

《第六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秘史》

作者：艾根·凯撒·科迪

申明：本书由奇书网 (Www.Qisuu.Com) 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 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 版权归作者和出版社所有, 如果喜欢, 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第1节：作者自序

历史学家在描述19世纪的历史时，已根据研究把重点放在这个时期的许多和不同方面；阐述孤立的时期、单个事件和个人被分散在成百上千的书籍中。然而，在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时期应该考虑在内的某种独特性质已被完全忽略。

一个被忽略的典型例子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评估这个家族在这个时期对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不仅是对欧洲，而且是对整个世界。足够奇怪的是，在其他综合性和煞费苦心的历史题材论文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几乎从不谈及，或只是最为随意地提到。

论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专门作品通常归为两个类别中的一个，要么是这个家族自己委托人写成的溢满赞美之词的颂歌，要么是仇敌煽动而写成的粗俗的小册子——两者都不令人愉快。然而，有两个作品具有重大的价值，它们很大部分从法律文档中编撰而来，只是其视野过于狭窄。一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雇员克里斯汀·维尔海姆·博格菲尔所写，另一个是里查德·埃任伯格先生所写的毫无偏袒的作品。不过，这些论述只是这个家族历史中独立的事件，并不能揭示它在整个欧洲的重要性。

目前讲述1770-1830年这段时期的这本书，目的是追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即从小开始，到获得重大的位置和产生巨大危机的高峰期（注：作者在本书之后还写作了第二部——《第六帝国之腥风血雨》，讲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30-1871年的历史。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在官方档案和回忆录的书中涉及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跟在当今的教科书中同样稀少。我打定主意要收集所有可能的资料，直到我的抽屉里原原本本地被塞满各种书信、契约和含有罗斯柴尔德名字的文档，并写有几乎19世纪每个年份的日期。接下来，我去拜访曾经作为这个家族活动场景的欧洲各国的首都，以便丰富我储存的所有相关著述。这个课题真是无法穷尽，但是我已收集的资料鼓舞我试图进行全景式的阐述。

这个课题需要最细致的讨论，但我完成这个作品的决心是带着明确的目的，并且完全公正的，因为我坚信从一开始就做过早的个人判断，对作品绝对毫无用处。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档案没有对我的查阅开放，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它特别注意保护它更重要的商业秘密。但这并不是完全没有它的好处，因为这使得我完全从政治的顾虑中解脱出来，也不受种族、民族和宗教偏见或反感的影响。我因此能够根据我的愿望，对这个家族在19世纪扮演的角色开始一个独立的历史性研究，我认为这比通常的想法更为重要。

这本书的总体框架将纯粹建立在事实之上，并以一种注重实际的方式来阐述，以利于我们形成自己关于这个家族个体以及他们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判断。

借此机会，我很乐意对所有在我的工作中给我极有价值的建议和帮助的人表达我特别的感谢。

第2节：第一章 法兰克福：第一桶金(1)

第一章 法兰克福：第一桶金

自1356年以来，法兰克福（Frankfort）在帝国选举中一直占据主要位置，18世纪下半叶期间，更是在德国的大城市中夺得统治地位。早在1245年成为东法兰克斯（East Franks）王国的首都之前，它已经是这个帝国唯一的臣属国，无论经历多少兴衰变迁，它始终维持着它的领导地位没有改变。在法国革命之前的最后几个世纪，它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大约拥有35000居民，其中1/10是犹太人。由于它非常靠近莱茵河大水系和法国与荷兰的边境，因此成为了德国与西方国家贸易的门户，除此之外，同英国的贸易也构成其居民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样的城市，对具有特殊的贸易和金融天赋的犹太种族成员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随着中世纪的结束，犹太人在法兰克福更加自由。首先，他们在居住方面就没有被设置任何障碍。直到商业住区的非犹太成员看到由于这些颇具企图心的犹太人所带来的竞争让他们不得不承受很多痛苦，而在与犹太人的混居中，基督教市民在人数上占优势，由此便开始了一个严酷压迫犹太人的时期。为了迫使他们从城镇里最重要的教堂附近离开，他们被1462年通过的一部法律命令离开他们已在里面居住的房子，而搬迁到特意为他们设定的一个居住区——所谓的“犹太城”。然而，这个区域只由一个孤立而黑暗的小巷组成，大约12英尺宽，而地势，正如歌德所说，介于城墙和一个沟渠之间。近300多年的时间，这个地方一直是法兰克福犹太人单一的定居地，而后来他们在城里越来越不受其他居民的欢迎。

早在17世纪20年代，在菲特米尔茨（Fettmilch）的领导下，爆发了一次暴动，其目的之一就是把犹太人驱赶出法兰克福。这个目的真的通过谋杀和掠夺而实现了。尽管犹太人很快回到城里，但是他们必须遵从无数的限制和规定，这一切体现在一部针对所谓“犹太身份”的特定法律中。他们被迫缴纳人头税，还被迫购买他们的人身和财产“保险”，就像城里的外来人口一样。因此他们开始被称为“受保护的犹太人”。他们的家族成员人数将被限制在500人以内，一年只允许12人结婚，如果一个家族趋于消亡，这个数字才有可能增加。犹太人不允许获得土地，不许学习耕作或手工艺。他们也被禁止在各种商品中从事贸易，比如水果、武器和丝绸。而且，除非定期集市期间，他们不得在居住地之外使用他们的任何用器。晚上、星期天或节假日，他们不得走出其居住地。甚至一个犹太人要过一座桥，也必须支付小费。他们不允许参观公共旅店，更不能在城市的街道和广场散步。按规定，犹太人还不能享有高规格的公众尊重。当他们出现在公众场合，通常会受到带有轻蔑性的问候，甚至有人会在他们身上扔石头。大街上的任何一个顽童都能对一个过路的犹太人说：“犹太人，履行你的义务。”然后这个犹太人必须走到一边，并脱下他的帽子。因此，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比法兰克福更令犹太人痛苦。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祖先就生活于像法兰克福“犹太城”这样的环境之中。而比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Meyer Amschel Rothschild）更早的祖先，则生活于16世纪中叶，他们奠定了这个家族未来伟大事业的基础。我们之所以知道

第六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秘史.txt

他们的名字，原因是他们的坟墓已经在法兰克福的老犹太人公墓地受到保护。以前犹太人区的房子不计其数，每间房子都被一个特定颜色的护板或标记区别出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房子带有一个红色的小护板，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们要感谢他们家族名望的事实。1585年，在红色的小护板上第一次写上“埃萨克·埃尔查纳（Isaak Elchanan）”，他父亲的墓碑上简单写有埃尔查纳这个名字。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纳法塔利·赫尔兹（Naftali Hirz）在这个标有红色护板的地方留有一个破败不堪的老建筑，在那里这个家族追溯到了它的名字，并占据所谓的豪斯·祖儿·辛特凡（Haus zur Hinterpfann），就在那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户籍被定为“受保护的犹太人”。

第3节：第一章 法兰克福：第一桶金(2)

直到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出生—1743年，这个家族基本上从事不同的零售生意。在18世纪初期，他们已在小范围内成为货币兑换者。从偶然保存下来的缴税记录显示，他们虽然不是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不过他们的生活只能算是适度殷实罢了。

1755年，12岁的梅耶·阿姆斯洛父母双双亡故，作为最大的儿子他继承了一些小遗产。这刺激他带着在儿童时代，父母灌输给他的活力和勤奋投入到生活的战斗之中。

当梅耶·阿姆斯洛10岁时，他就被父亲雇用来兑换每一种硬币，那就是，用金和银来兑换被人们认为是粗糙的适量铜币。而此时的德国正是骚乱时期—整个德国被分割成无数小公国和城邦，它们各有自己的货币制度—这给货币兑换生意提供了大量盈利的机会，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货币兑换商的协助，即使完成一次最短距离的旅行。在这个过程中，梅耶·阿姆斯洛意外地获得了一些稀有并具有历史纪念价值的硬币。因此一个重大的附加利润从这个职业上衍生出来，这种意识在他作为硬币收集商的直觉中苏醒。

结束了在“犹太城”中的福斯（Furth）学校的学习之后，梅耶·阿姆斯洛进入汉诺威（Hanover）的奥本海姆（Oppenheim）公司。在那里他碰巧结识了汉诺威籍凡·伊斯托夫（von Estorff）将军，一位痴迷的硬币收集者，而且将军雇用这个聪明的孩子来寻求许多极有价值的硬币。由于将军与黑塞的统治家族有联系，这次结识对梅耶·阿姆斯洛的一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空闲时间，梅耶·阿姆斯洛潜心学习钱币学。他掌握了所有他能得到的关于“钱币学”的一切报纸资料，尽管他并没有接受多少基础教育，但他还是很快成为了一个对钱币颇有研究的专家。在汉诺威工作一段时间后，为了接管父母留下的遗产，他又回到了他的出生城市法兰克福，而这一切正奠定他后来伟大生意的基础。可以说，从最早的少年时代起，他就在家乡和汉诺威两地接受了实际的商业和金融教育。

就在梅耶·阿姆斯洛回到法兰克福后不久，凡·伊斯托夫将军也离开汉诺威，前往黑塞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 of Hesse）（即老兰德格雷夫·威廉八世孙子（Landgrave William VIII））的王宫—离法兰克福很近的汉诺（Hanau）郡。黑塞王子的父亲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已经与属于汉诺威族系的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女儿结婚，两位统治者利用他们的家庭关系来巩固双方的王朝和政治利益。当时，很多德国王子都出卖士兵以便为外国政府服务，而英格兰则是雇佣兵的最大雇主。

不幸的是，弗雷德里克二世与他的妻子、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岳父争吵不休，因为他从新教徒改信天主教。为了保护他的孙子不受父亲的影响，老兰德格雷夫决定让威廉远离卡塞尔，并划分汉诺郡给他。直到他能够承担那个行政区的统治权，他才被送到与英格兰国王二女儿结婚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那里，而弗雷德里克五世的女儿命中注定是年轻的威廉王子未来的新娘。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来说，伴随黑塞统治家族与英格兰和丹麦的关系产生的最重要的相应结果是，使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利用密切的商业关系与黑塞统治家族、王宫以及丹麦和英格兰的政治家成功建立联系。

第4节：第一章 法兰克福：第一桶金(3)

老兰德格雷夫八世于1760年去世。随后弗雷德里克在卡塞尔主政，而威廉成为王位继承人；作为丹麦公主的新郎，按照他爷爷的遗志，威廉成为小汉诺郡的独立统治者，为了该郡50000居民的利益，他以最大的激情投身于统治事业之中。威廉是一个彻底活跃的人，从没有片刻的悠闲。他大量阅读各类书籍，并且亲自写一些关于本地历史趣事的随笔。他也试试他的手艺，虽然没有任何大的成功，比如雕刻、做模型和木工活，但他具有显著的收集天赋。

这和凡·伊斯托夫将军唤醒他的统治者在硬币收集方面的兴趣有着巨大的联系；在1763年，威廉以极大的热情采用这个业余爱好，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和满足。于是凡·伊斯托夫将军对他谈到—一个非常优秀的硬币专家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并告诉威廉王子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在汉诺威为他购买硬币的经历。在这样有力的推荐下，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选出一些最精美的纪念章和硬币，奉送给汉诺郡年轻的王子。然而，他并没有成功地亲自见到王子。于是，他想设法把它们转交给王子的一些随身侍从。这些奉送被证明是一种持久生意关系的起点，尽管在一开始它是一种相当松散和非个人性质的关系，但是，这为他后来的生意铺开了道路。

在那时，法兰克福的定期集市举世闻名，全世界最新的产品都在那里展览。每年春天都有大量的外国人来参观法兰克福。富有商业天分的威廉王子对这些定期集市怀有特殊的兴趣，并经常参加它们。每次，梅耶·阿姆斯洛总是千方百计从王子的仆人们预先得到这些行程的消息，然后奉送给威廉王子稀有的硬币和珍贵的宝石、古董。虽然这主要是通过王子的一些随员来完成，但有时他（梅耶·阿姆斯洛）设法亲自指导这些交易，无论如何，他极力想要建立一种稳固的生意关系。他很幸运的是，王子并没有对犹太人怀有那种普遍的反感，而是欣赏任何在生意上似乎聪明和出众的人，以及他认为对他的兴趣有用的人。

那时候，头衔和荣誉比今天远远具有更大的实际重要性除非一个人拥有某种放在姓名前面或后面的头衔，否则所有的门都向他关闭，每一个出生时没有获得贵族头衔的人，都努力从某个在那时仍享有王宫特权的人手里拿到一个官职，或无论如何也拿到一个官衔。但是，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当时虽然只有25岁，却具有令人吃惊的、对人性的敏锐，他全心全意想要利用与汉诺郡威廉王子的关系取得一个王宫头衔。由此，他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威信，尤其更能增进他跟其他对硬币有兴趣的王子的关系。

1769年，他给汉诺郡威廉王子写一封极为谦恭的请求信，在信中，在谈到对王子履行各种诺言，使王子得到最贴心的满足之后，他恳请“得到王子最宽厚地优先授权而成为王宫代理人”。梅耶·阿姆斯洛承诺永远奉献他所有的能力和财产为王子服务，在信的结尾，他说了一句极其诚实的话—如果获得这项任命尚需讨论，他希望得到商业上的尊重，另一方

面，这会使他在法兰克福建立他的财富。

这封以极其谦卑的表达方式写成的信，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众多成员在整个19世纪写给那些占据重要地位的达官显要们几乎无穷无尽的信中的第一封。这些信件中有许多请求都得到恰当的考虑，并为这个家族建立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帮助。第一封信取得了威廉王子的信任，任命在1769年9月21日正式生效。此后，罗斯柴尔德的名称附上了装饰性的后缀——“黑塞-汉诺公国王宫代理人（Crown Agent to the Principality of Hesse-Hanau）”。

第5节：第一章 法兰克福：第一桶金(4)

这或多或少类似于当今这种情形，即一个商人可以炫耀具有“特殊的任命”铭文的王室披肩，等等。虽然这只是一种不带有义务的任何任命，然而它却告诉人们，这样的商人享有最上流圈子的客人光顾。这第一封信的成功给梅耶·阿姆斯洛带来极大的喜悦，因为它不仅能够使他在原来的硬币生意中赚得巨大的利益，而且给他的公司在整个世界产生一种特殊的影响力，正如哪怕最小的王子也散发出某种魔力给所有来到他神奇圈子里的人；而汉诺郡王子是英格兰国王的孙子，丹麦国王女儿的丈夫，他注定会成为黑塞-卡塞尔（Hesse-Cassel）的统治者。

25岁的梅耶·阿姆斯洛是一个高挑、让人记忆深刻的典型希伯来男人；他的外表看上去虽然有点狡猾，但天性是良好的。按照那些年代的习俗，他戴着一个假发，可由于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允许给它涂粉，同时，按照他自己种族的习俗，他留有一副小点状的黑胡须。这个充满智慧的犹太青年不仅明智地管理了他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遗产，而且大量增加了它。尽管他当时还不能步入法兰克福富翁之列，或甚至不能置身于这个城市富有的犹太人之中，但是，他无疑可以算得上经济宽裕殷实，于是，他开始考虑组建自己的家庭。

他看上了一个商人的女儿，名叫古特里·斯切纳波尔（Guttil Schnapper），住在离罗斯柴尔德家不远处的犹太人区。当梅耶·阿姆斯洛向她示爱的时候，她只有17岁。她从小接受了成为贤妻良母的品德教育，非常简朴而端庄，极其勤劳，她带的嫁妆虽少，但也切实而富足。梅耶·阿姆斯洛的结婚典礼在1770年8月29日举行。年轻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生于1771年初，接下来的1773年、1774年和1775年生了三个男孩，取的名字分别是阿姆斯洛、所罗门和内森。

正当他的妻子为抚养孩子和管理家务不断忙碌之时，梅耶·阿姆斯洛不断发展他的生意。他正常的钱币兑换生意得到不断发展，而且他还从本地区困窘的贵族收藏者那里购买了几袋钱币收藏物，并且发行了一份自己印制的古董钱币目录，这份目录在那些对钱币感兴趣的王子们中间流传很广。他送这样的目录给歌德的主顾魏玛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Duke Karl August of Weimar），给帕拉提纳特（Palatinate）的卡尔·希尔多尔公爵（Duke Karl Theodore），当然，他首先总是给他在汉诺的恩人威廉王子。

威廉王子的母亲仍然使他远离他的父亲兰德格雷夫·弗雷德里克，他正统治着卡塞尔，他做了几次尝试来跟他的儿子建立联系，可是并不成功。威廉已经在梅耶·阿姆斯洛的婚礼之前6年跟丹麦公主卡洛琳（Princess Caroline of Denmark）结婚；但从结婚的第一刻起，他们就意识到他们并不适合于彼此。这对年轻的夫妇生活得非常不愉快，以致他们的婚姻极可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折磨。最后，导致威廉完全忽略他的妻子，而同许多自己喜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她们为他生了孩子。海诺、海姆罗德和黑塞斯坦家族正是这些结合产生的后代，从奥地利皇帝那里取得爵位给这些私生子已成为威廉的惯例，作为报答的，就是威廉借钱给他。很难证实威廉的私生子总数到底是多少。

当威廉执掌他的小领地——汉诺郡时，他处于一种绝对统治者的地位，他强烈而明显的个性特征立即使我我行我素。一方面他傲慢无礼，特别是对贵族；另一方面，在对待他认为将满足他兴趣的人，则不显示出任何骄傲。他极端猜疑，刚愎武断，暴怒无常，尤其当他的神圣权威受到质疑的时候。

第6节：第一章 法兰克福：第一桶金(5)

他广泛关注宗教事务，与共济会成员有密切的来往，实行完全的宗教容忍政策。在他的统治下，犹太人享受着各种各样的自由；例如，他们不必在市场中举出牌子，以示不同于基督教商人。威廉对犹太人卓著的商业天才表示欣赏，以致让他觉得应该体现出像对待同族那样对待犹太商人。

作为王子，他也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尤其当他具体考虑士兵们的福利时。他将亲自关注他们装备的最小细节；审核新兵招募，甚至马尾辫该留多长都需要他做出明确的指示。他尤其喜欢进行阅兵仪式，通过操练和擦亮制服纽扣来折磨他的士兵们。他迫切的希望自己的军队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以致他可以通过仿照他的父亲和爷爷的做法，即出卖他的士兵到英格兰而赚取大量金钱。他的父亲兰德格雷夫·弗雷德里克已通过这种方式一步步转移12000名黑塞人到英格兰，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1776年，威廉以同样的方式卖出小汉诺郡刚刚组建的军团。当时，雇佣军必须对任何被杀害或受伤的士兵支付补偿金，扣除所有支出之后，威廉从这次交易中得到的净收益大概是3500000马克，而对一个君王来说，公共资金和私人钱袋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区别，这些钱完全落入他个人的积蓄中。

抛开他君王的身份，这次财务上的成功只是刺激了这位富有商业本能的天才年轻人积敛更大财富的胃口。如果威廉不是注定继承黑塞的王位，他将已经成为一个杰出的成功商人。在王室尊严许可的范围内，他发现可以运用自己的商业天赋来从事这样的生意。于是，父亲和儿子继续积敛大量的资本，不过他们克制自己，以免从英格兰带来太多相应的补偿金到英伦三岛以外的欧洲大陆，因此，他们把它投资在英格兰本地。这些资金委托给阿姆斯特丹金融世家凡·德尔·诺滕（Van der Nottten）来管理。英格兰并不总是以现金支付给他们，而是经常以不得不打折的汇兑账单来支付。为了这个目的，君王和他的官员必须在像法兰克福这样的大商业中心雇用合适的经纪人；虽然经纪人要在生意中分走一笔不小的利润，但考虑到当时交通和通讯的制约，他们（经纪人）还是不能免除。买进和卖出不得不小心按规定进行，防止市场突然发生汇兑账单泛滥，以致汇兑率跟着下挫。

这项工作落到各个王宫代理人和中间人那里；这些人中，犹太人威德尔·戴维（Veidel David）是专属于卡塞尔兰德格雷夫君王的主要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只受汉诺郡威廉君王的雇用，也只是负责货币兑换生意和与之相关联的几项业务。起初，他与君王的私人关系非常微弱，然而，他充分地认识到，一位正执政的君王不会轻易跟一个犹太人保持来往，只有经过长年有效的服务，并按照威廉的品性行事，才能摧毁这样的天然障碍。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首先，作为生意人，必须与王宫的官员相处。对任何想要跟君王做生意的人来说，与王宫官员友好相处是一个基本的必要前提。

王宫行政部门中最有权势的人，是一个名叫卡尔·弗雷德里克·布德鲁斯（Buderus von Carlshausen, Carl Friedrich）的财政部官员。他是汉诺郡一所中小学校长的儿子，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才能来胜任财政部职员要求谨慎和精确的职

责。他的父亲曾是王宫女主人弗洛·凡·丽特琳丹萨（Frau von Ritter-Lindenthal，海诺的女祖先）孩子们的写作和音乐教师，这使他有可能会让君王注意到他儿子的一项计划，即通过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而从王室牛奶场的牛奶中增加利润，并最终获得王宫官员的关切和批准。年轻的布德鲁斯证实，这项计划仅以120泰勒（thaler，德国15~19世纪的银币）的成本就可大幅增加盈利。这个发现强烈地吸引着每半个便士都要计较的贪婪的君王，因此，他委托布德鲁斯掌管他个人的账户，另外，这也成为布德鲁斯的正常职责。

第7节：第一章 法兰克福：第一桶金(6)

此后，布德鲁斯在监管王宫的财政利益方面显现出极大的才能。他受到普遍信任的原因就是，在君王无数私生子的供给变得紧迫的时候，他通过征收盐税而成功地解决了问题。然而，这项政策让居民的生活成本剧增，尤其对黑塞-卡塞尔最贫穷的居民来说几乎难以承受。由于公共财政与私人钱袋没有区别，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到，这个人的影响力何等巨大。而且，那个时期的官员在行使职责中对完成财政事务方面总是喜欢以百分比为基础来衡量。

梅耶·阿姆斯洛对他的工作有一种天然的心理禀赋，他总是试图尽可能在任何地方同别人创建个人联系。他自然而然地寻找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同汉诺郡财政部的官员们友好相处，尤其同布德鲁斯。然而，汉诺郡财政部的官员们仍然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罗斯柴尔德的能力还是没有充分的信任，除了委托给他金额较小的交易外，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在1785年10月31日，威廉王子的父亲弗雷德里克二世在吃午饭的过程中突然中风，从他的椅子上摔下来，几分钟之后就死了。这个消息令威廉君王非常震惊，因为他的父亲近来几乎没有生过病。汉诺郡威廉君王相应地继任黑塞-卡塞尔王位而成为兰德格雷夫·威廉九世（Landgrave William IX），成为那个时候财富最庞大的德国君王。在宣读他父亲的遗嘱时，他高兴地得知国家没有背负任何债务，而且他继承了大量的财产。出卖雇佣兵所获得的补偿金已成为最盈利的投资，估计遗产的价值已变为2千万到6千万泰勒之间——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数字。

新的兰德格雷夫把他在汉诺郡的私人财产和他继承的遗产统合起来，现在他发现自己可以处置的财富数量赋予他身上的权力远远比他的新职位更大。他把他的官邸从靠近法兰克福的汉诺郡搬出，来到更偏于北方的卡塞尔居住。这样一来，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就远离了兰德格雷夫·威廉九世。但是，这位犹太商人下定决心，即付出一切代价维持这么有用的关系。为了使新兰德格雷夫记得他的存在，1787年他再次拜访卡塞尔，带着价值不凡的漂亮收藏品，如钱币、纪念章和金饰链条，然后以超出意料的低廉价格把这些物品提供给兰德格雷夫。君王非常欣赏这些收藏品的真正价值，并急切地渴望与梅耶·阿姆斯洛做生意，梅耶·阿姆斯洛则利用这个机会提交了他谦逊的请求，即如果将来有任何汇兑账单要打折，或者君王想要购买英国钱币，他希望自己成为其代理人。

罗斯柴尔德有意在这些小交易中损失一些利益，以便确保将来得到更加有利可图的生意机会。但两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得到兰德格雷夫·威廉九世需要他服务的消息。他嫉妒地袖手旁观，看着其他代理人拿到打折的汇兑账单，以及只有6或8个月之后就被要求去支付利息，或者其他人以分期付款付款方式付款，在对等的协议中允许一些公司或商号获得大量免息贷款。罗斯柴尔德密切地追踪这些公司的生意协议，同时，他已想出一种非常有用的办理这些委托事务的方法，他决定再到卡塞尔做一次拜访。1789年的夏季，他写了一封信给兰德格雷夫，在信中，他谈到在长年作为黑塞-汉诺王宫代理人的过程中他已提供的服务，并要求以信用为基础让自己被考虑在涉及汇兑账单的生意中。为了把自己摆到与竞争者同等的层次上，他承诺永远至少以卡塞尔任何银行家提供的一样高的价格做生意。

第8节：第一章 法兰克福：第一桶金(7)

这封信显示了罗斯柴尔德当时已经掌握了数目相当大的财富，最后这封请求信通过布德鲁斯被呈送给兰德格雷夫。兰德格雷夫·威廉委托布德鲁斯对罗斯柴尔德的生意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根据调查显示，梅耶·阿姆斯洛付款准时，是一个有能力和诚实守信的人，值得授予信用贷款，尽管关于他财产范围的明确数字还没有得到。这一次，罗斯柴尔德获得的只是一笔数额相对较小的信贷交易，与此同时，一笔30倍大的交易额被委托给威德尔·戴维；但，虽然数额不大，它毕竟是一个开始。布德鲁斯在那时的地位一直稳步上升而举足轻重，经常有机会在卡塞尔和法兰克福之间为生意事务而旅行。有证据表明，早在1790年他与罗斯柴尔德的岳父沃尔夫·所罗门·斯切纳波尔就有生意往来，正是斯切纳波尔把他和梅耶·阿姆斯洛带到一起来。

罗斯柴尔德总能事先打探到布德鲁斯行程的消息，以致当他到来的时候，他总能够去见他。这位黑塞的官员从其他途径听到法兰克福的这位聪明犹太人正在高升的声誉，以及关于他如何总是准时履行他的义务。布德鲁斯也渐渐被罗斯柴尔德富有说服力的才能所影响。1790年11月，布德鲁斯终于做出了一个将“2000泰勒汇给王宫代理人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决定。

从那以后，罗斯柴尔德与布德鲁斯的交往更加密切，同时，他也不断催促布德鲁斯，如果时机出现，请他把他推荐给兰德格雷夫，以便得到大笔交易。

1794年，机会终于来了。黑塞投资在英格兰的资本总数已经增长为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兰德格雷夫给的指示是，它们的一部分应当被转带到卡塞尔。除了已经在法兰克福成立几个世纪的西蒙·莫里兹·凡·贝特曼（Simon Moritz von Bethmann）基督教银行公司和其他四家公司以外，布德鲁斯把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也排在适合执行这项交易的名单里面。然而，兰德格雷夫与那时在德国十分著名的贝特曼银行公司的老关系粘连得十分久远且非常重要，且与其他早先建立的几家公司亦如此，因此，在这次机会中，罗斯柴尔德被他忽略。但这样的机会将不再出现。最后，在布德鲁斯的努力下，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终于出现在这一名单中，从此之后，罗斯柴尔德在汇兑账单和其他生意中开始得到更大范围的雇用。

罗斯柴尔德与卡塞尔的王宫往来相处很快变得非常活跃，他不仅煞费苦心地完成王宫委托给他的事务，更从中获得了一种敏锐的眼光，因此他从王宫获得的利润也大量增加。对于这个年轻的家庭来说，生意兴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因为在1788年，第四个儿子，卡尔·梅耶（Carl Meyer）出生，而在1792年，第五个儿子雅各布（Jacob），又叫詹姆斯（James）也降生，梅耶·阿姆斯洛的婚姻也被幸运地赐予5个女儿，有12个人的大家庭需要喂养。然而，梅耶·阿姆斯洛兴隆的生意不但足够维持他的家庭，而且有一个相当可观和持续增加的剩余足可以增进他的生意资本。

1785年，作为他财富不断增加的一个外在迹象是，他购买了一处以扎姆·格伦恩·吉尔德（Zum Grunen Schild）而闻名的体面住宅，同时，他把自己过去一直居住的祖尔·辛特凡房子转卖给了一位亲戚。

罗斯柴尔德一家人搬进去住的这个房子是由两个小家庭住房组成的一幢建筑的右半边，只有房子前面左边的三个窗户属于罗斯柴尔德家，第一个门的上方是一块小得几乎无人注意的五边凸出的绿色护板。

第9节：第一章 法兰克福：第一桶金(8)

由于罗斯柴尔德家的房门是打开着的，因此房内摆放了一个古老的闹钟，以保持声响，从而发送出传遍整个房子的警示。一个人迈出的每一步都揭示了那时的犹太人被迫生存于令人痛苦的拥挤环境中，唯一允许居住的犹太人区建立在小而狭窄的犹太人街道内。房子里的每一样事物都非常狭窄，似乎空间中的每一个颗粒都一目了然。吱吱作响的木制楼梯，其下面已被建做壁橱，楼梯通向上面一层和女主人的小“绿屋”，这么称呼，是因为它里面的装饰都是绿色的。桌子上面的一个玻璃盒里是梅耶·阿姆斯洛妻子枯萎了的新娘花环。嵌入墙壁的左面，是一个秘密的小壁橱，被挂在它前面的一面镜子遮挡着。在这里，空间也被小心地利用，所有可能的墙壁都建了壁橱。

第一层是父母的小卧室，而众多的孩子不得不起共用另外一间小屋。一条狭窄的过道通向屋顶的露台一种有一些植物的屋顶小花园。由于犹太人不允许到公共花园，这个屋顶花园便提供了一个小型的替代品，作为这一家人消遣娱乐的场地。还由于节日神堂的庆祝活动必须在开放的场地举行，但已经没有别的可能建造神堂的地方，因此这个小花园也被作为这个目的之用。

在房子的后面，会看到一个9平方英尺的房间，这正是罗斯柴尔德家的第一个库房。它最重要的设备是一个带着巨大挂锁的大铁箱。然而，这个锁是多么勉强，以致铁箱不能从挂锁所在的那一边打开，而只能通过从背面提起盖子才行。在这个房间也有一个秘密的隔板精巧地隐蔽在墙壁里。厨房很小，大约12英尺长、5英尺宽；一个小小的壁炉地面，仅够容纳一个煮饭用的锅，一个箱子和一个长凳。有一个固定的装置构成了那个时代一个巨大的奢侈品，那就是一台原始质朴的水泵，通过它把饮水传输到厨房。这就是梅耶·阿姆斯洛和他的儿子们早期活动的场景，他们的能力和进取心为他们家族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伯格菲尔（Berghoeffer）的研究显示，在1790年的战争时期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每年的收入在2000～3000基尔德（gulden, 荷兰货币单位）之间。当我们考虑到有很高地位的歌德家族每年消费支出大约是2400基尔德时，我们就能够更加地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那时，在法兰克福有这样一个收入，完全可以生活得非常舒适。当时，正在发展的法国革命的间接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它宣扬的平等原则在全世界激起希望或惊恐的情绪。每个人，无论王子或是农民，都感受到了这种气息。革命军队的旗帜上刻写着他们的决心，即把他们革命成果的益处扩大到全世界，那些掌握政权的人很快把目光瞄准世界的版图。这个事实对领土与法国毗邻的德国贵族们构成一个特别的威胁。法国贵族的避难者涌入德国，其中许多人来到卡塞尔王宫。

兰德格雷夫·威廉已经在各种场合听到移民们所讲的恐怖事件，这些移民在断头台下失去了他们最亲近的亲人，他们作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被迫移居国外，沦落到绝对贫困的境地。这种印象来自受难者自身，关于对国王和王后威胁要执行死刑的消息，以及残酷对待所有享受王宫和贵族特权的人的报道，使得威廉为他的王位而颤抖不已，就像所有欧洲的君王那样。他也考虑到他的巨额财富，在那样的时候，这是一个特殊的危险来源。因此，他没有很急迫地要求加入抵抗法国革命的君主大联盟。

第10节：第一章 法兰克福：第一桶金(9)

这个联盟的头领是奥地利的弗朗西斯（Francis），他即位不久，是第一个与普鲁士联合抵抗法国的君王。兰德格雷夫·威廉与这个刚登基的皇帝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在一封写给“最杰出、最荣耀的堂兄”的信中，他赶忙答应他的军队将提供帮助，以作为他“为你的崇高愿望做出最特别的奉献”的证明。奥地利的弗朗西斯表达了他的感激，并评述说这应该用来作为他人的一个榜样，尤其是“不仅每一块领土上的君王和任何形式的政府，而且每一个拥有任何财产的个人，或者已经通过上帝而被赐予任何财产或通过继承或其他途径而获得任何权力的人，都必须意识到一直以来日益猖獗的犯罪……这场战争是对所有国家、所有形式的政府，甚至所有形式的个人财产，以及一切人类社会秩序规则公然宣称的世界战争，这已被法国糟乱的状况和国内的荒芜，还有把相似的状况传播到整个世界的狂怒决心所清晰地证实”。

但是，君主联盟已大大低估了法国革命党人的进攻。在领导不利和缺乏团结的情况下，君主联盟在抵抗受到自由和民族主义思想鼓舞的革命军队中没有占据优势。普鲁士和黑塞被迫撤退；1792年，法国将军德·卡斯蒂尼（French General de Custine）横渡莱茵河乘胜追击，并到达法兰克福，结果，威廉惊慌失措地退到卡塞尔，极大地顾虑着他的王位与财宝。带着盛怒与愤慨，他看着法国写给黑塞战士的宣言，即敦促他们放弃“出卖他们的鲜血，以填满他胸膛的暴君和老虎”。兰德格雷夫最终成功地把法国的小股军队驱赶出法兰克福。这付出他一笔数量相当大的金钱，但他的损失因为一个新的补助金协议而得到弥补，该新协议是基于他送了8000名士兵到英格兰，并已加入反抗法国的联盟而签订的。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和他的竞争对手们完全被来自英格兰的、与该交易相关的账单兑现生意占据着。

当1795年普鲁士退出抵抗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时，黑塞的兰德格雷夫以此为榜样也跟着退出。与此同时，他被封为普鲁士的陆军元帅，1796年，当拿破仑占统治地位时，两个国家的关系尤其友好。然而，无论普鲁士和黑塞如何退出，英格兰和奥地利仍继续进行联盟战争，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正当波拿巴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之时，阿尔切杜克·卡尔却在德国南部取得一系列胜利。法兰克福不得不又一次因变幻不定的战争而痛苦不堪；在1796年7月13日，它受到法兰西狂轰滥炸，结果在犹太人区的一些房子--156间房屋包括犹太教堂，其中大部分是劣质的木质结构--被付之一炬。

罗斯柴尔德的家是街道中建筑结构最好的房屋之一，只蒙受轻微的损坏。考虑到重建这些房子需要时间，犹太人必须从居住区暂时离开，也必须允许在严格规定的界线外居住和经商。罗斯柴尔德一家属于那些利用这个合适机会的人之列，及时转变他们的商品经销生意--他们更多地经营战争急需物资，如布匹、食品饮料和酒类--来到靠近市中心的斯切努尔·卡西，在一位皮革商那里租房住宿。

对于第一次联盟战争的军事发展，梅耶·阿姆斯洛在卡塞尔的皇宫主顾以不同形式的财富积极参与，通过其各类王宫代理人以“为兰德格雷夫服务”的名义来承担大量增加的活动。虽然战争给法兰克福带来的不只是一点点的损失，但它也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某种间接的好处。法兰克福交易所由于迄今为止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下跌而大为获益，尤其在1795年当法兰西攻克荷兰时，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几乎完全崩溃。结果，大把大把的生意转而来到法兰克福银行家这里，也使得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跟战争需求密切相关的金融和贸易生意能够突飞猛进地增长。

第11节：第一章 法兰克福：第一桶金(10)

那时获得的战争利润形成了后来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缔造的巨大财富的真正基础。要完全隐藏这么大数额的财富当然是再也不可能。直到1794年，这个家族的财富数字20年来一直只被评估为恒定不变的2000基尔德，他们按照这个“评估”支付税收，每年总共大约13基尔德。而在1795年，这个数目突然变成双倍，就在这一年，罗斯柴尔德被列入那些财富为15000基尔德或者更多的人之中，成为被提名进行财富评估的人中数目最高的。

同时，他最大的三个儿子已长大成人，20几岁的他们与父亲一起涉足生意。像他们两个最大的姐妹一样，他们被安排在非常重要的岗位，给父亲提供积极的协助。家庭人口众多，原本对很多人是一个担忧和焦虑的来源，但在这一家，却是一个有益的祝福，因为有大量的工作提供给每个人。这使得罗斯柴尔德不必找陌生人来插手他的生意，而是让孩子们参与到各种秘密和微妙的生意步骤之中。随着生意的扩张，加入生意的孩子的数量也相应增加，因此梅耶把所有的机密职位都留给自己的孩子来担任。由于外界的迫害，犹太人传统上的社团意识和家族意识非常强烈，他们被迫团结起来进行自卫，正是这种家族意识造就了他们后来的辉煌。梅耶的两个最大的儿子从孩童时代起就一直热心地从事生意，而他们的父亲明智地鼓励他们亲自分担生意，而不像一般家庭那样只是让他们对财产感兴趣。

1795年，当最大的女儿结婚时，女婿莫斯·沃尔姆斯（Moses Worms）没有在生意中被雇佣，但当1796年最大的儿子阿姆斯洛·梅耶结婚时，儿媳埃瓦·汉诺（Eva Hanau）被给予一个职位。无论家庭成员的人数如何尽可能地增长，梅耶·阿姆斯洛发现雇用一位具备语言知识的家庭教师是有必要的，因为那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全都没有经受过很好的教育，除了希伯来语，他们只会说和写一种不入流的法兰克福伊地德语；考虑到他们与最上流社会圈子的联系，他们必须对书信体的格式进行特别的注意。由于他能找到胜任该职务的人只有一位基督教的姑娘，罗斯柴尔德便毫不犹豫地带领她到自己的生意中。

正是这一时期，梅耶·阿姆斯洛与他两个最大的儿子之间达成一个高度精心制定的合作契约，规定盈利和损失应该根据一个明确的方案由三位合作人分割。

由于战争对国库需求的增加，这很有利于发展同黑塞郡兰德格雷夫的关系。在巴塞尔独立和约之后，黑塞郡的威廉对欧洲的战事行为采取一种毫无偏袒的观察者的态度，占据着他的主要是对他已扩大的财产进行有利可图的各种经营管理。对于贪得无厌所带来的真实可靠的欣喜，他已不是一个陌生人。尽管他的财富多么巨大，但他增加它的胃口依然热切不已。在有效地存贮每一种财物上，他显示出最大的足智多谋，并付出他的一切休闲时间用于谋划各种方案，以便对正聚敛在他宝库中的大量现金资源做出最有利的投资。

正在统治地位上的兰德格雷夫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的银行家，不仅把他的钱借贷给君王和贵族们，而且也借给小商店经营者和犹太人，甚至借给手艺人，从而得到很好的利润。借钱的数目范围从成百上千到几个泰勒，这要根据他的客户的财务信誉而定。制鞋匠和裁缝师为小额借贷支付同君王为大额借贷一样的利率。兰德格雷夫的债务被精确地登记在账簿里，形成数量庞大的卷册。如果一个银行家想要从他那里借钱，他必须向兰德格雷夫提供政府担保。因此，他的大量财富由现金、珠宝、艺术珍品和钱币构成，恰如借出的款额总数和作为担保而保存的借据证明所证实的一样。

第12节：第一章 法兰克福：第一桶金(11)

在1795年，普鲁士和黑塞从抵抗法西的战争中退出导致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对其暂时的疏远；但很快他就和兰德格雷夫重建友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对彼此互有需求。威廉渴望在获得领土方面得到支持，并在他的努力下取得选举权人的尊严，皇帝则由于与法西长期的战争而可怜地处于资金短缺之中。因此，兰德格雷夫要求皇帝支持，以实现他的目的；皇帝在1797年9月8日给他书面回应，说他欣赏他的堂弟为他的利益所已经做出的努力，很感激地得知兰德格雷夫对他需要贷款的同情。“我也相信，”他写道，“那是我的责任所需要做的，因为你对我和我的家族所持有的忠诚态度，我已获得正由赫尔·科恩罗姆波夫进行协商的关于贷款事务方面的特别证据。我很高兴阁下你将会令人满意地做好这件事。阁下你尽管放心，我也会真诚地为你而服务。”

这些交易的具体细节通常由犹太籍代理人来协商，虽然梅耶·阿姆斯洛没有在这个机遇中受到雇佣，但他很快作为兰德格雷夫和皇帝的中间人而提供服务。

这样的事实使得罗斯柴尔德的财富在最近的战争期间获得快速增加成为可能。到18世纪末期，他的财富已远远不少于100万基尔德。汇兑账单的转换、现金支付和来自英国的商品托运、弗兰克福特·普拉特兹（Frankfurter Platz）供应给整个德国的主要供给，这些生意使得罗斯柴尔德有必要在对面海峡任命一名代表。这样一名代表必须是一位他无比信任的人，自然，这个人选他必须从他的儿子中选出一个。

两个最大的儿子阿姆斯洛和所罗门，在1798年，分别是25岁和24岁，完全被吸引到法兰克福的生意上。第三个儿子内森，一个具有很高天赋的21岁的年轻人，极其勤奋并具有非常独立的精神，觉得他的两个哥哥没有给他充分的空间。尽管他很年轻，他同样受益于他父亲明智的安排，也在生意和家庭财产中拥有他自己的一份。

作为欧洲大陆的国家，由于战争和革命，生产大大减少，但是消费比正常时段要大得多，因此，英国的商务旅行者云集欧洲其他国家，1798年，他们其中的一位访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并由内森接待。那个时期的英国商务旅行者极端地自认为他们国家的商业和政治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习惯于采取一种傲慢的待人处事方式，因为他们觉得欧洲其他国家依赖于他们的商品。这个英国人的举止使内森·罗斯柴尔德很气恼；因而他粗鲁地回应他的傲慢，以致这个外国人自己离开了。

这件事是促使内森决定向他的父亲提议的直接原因，即他应该亲自去英国，以便在那里成为一个独立经营的商人，也全权代表罗斯柴尔德公司。他的父亲和兄弟们也认为他是一个最好的人选，并表示每个方面都支持他。内森带着尽可能多的准备资金在身上，其余的在他动身之后寄送给他；他带到英国的资本总数大约是2万英镑，或25万基尔德。这个数目约有1/5是他自己的钱其余的归属于家族生意。对这个作为完全陌生的人，甚至对他所要去的国家的语言都不了解的年轻人，他父亲和兄弟们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内森将注定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中的杰出人物。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个分支的建立来自于家族关系以及同英国的贸易需求，并没有任何预见性的规划，也没有关于这一步对未来生意具有重要意义的最远大的观念。但是，这的确开启了他们家族生意的一个新时代，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拿破仑时代的到来和随之而来的法国革命，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奠定第二个分支结构的时机，也是在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兄弟之间第一次合作的时机。

第13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1)

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场反抗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随着革命的潮流而兴起。1801年显赫的波拿巴家族取得了吕纳维尔（Luneville）战争的胜利。之后签订的吕纳维尔和平条约让法国得到了大片大片的土地。法国也因此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而同时英格兰也确定了其在海上的优先权。即使波拿巴（Bonaparte）攻克了所有的敌人，他也不得不承认，四面环海的英格兰并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继吕纳维尔和平条约之后，埃门斯（Amiens）条约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英法两国势必会燃起战火，直到其中一个对手头破血流，俯首称臣。

在接下来的15年时间里，英法之间斗争异常激烈，战火几乎蔓延到欧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其结果就是无可计数的公司、银行还有富商的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而另一方面，那些拥有工业、能源和资源的商人，却凭借他们经商的天分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有了财富，他们的腰杆就挺起来了，他们的势力也不断膨胀。

尽管是世袭的，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和权势。这就注定了这个家族要深受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早在1800年，罗斯柴尔德之父梅耶·阿姆斯洛就在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人中排位第十。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商业巨头和他的儿子们在那个暴风雨的时代是站在什么立场的。

那个时候很多有力的竞争者都比罗斯柴尔德家族要富有，至少跟他们一样富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相比，他们关系网更宽大而老道。他们中甚至有人已被基督教接受，从此不必为犹太人的身份苦恼，不必再忍受犹太人为他们带来的屈辱。而罗斯柴尔德之父梅耶·阿姆斯洛勤奋能干、活力十足，人又厚道可靠，也不乏智慧。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他那几个能干的儿子也成了一流的经商精英。其中的一个儿子，所罗门，刚刚迎娶了卡洛琳·斯特恩（Caroline Stern），她本身是法兰克福富商的大家闺秀，因而所罗门很快就成家立业了。第三个儿子内森，当时居住在拿破仑的敌国—英格兰。依靠英国的海上势力和世界贸易圈，他的生意没有像他父亲和兄弟一样受到那么多阻挠，因而他的事业在这个帽子的国度保护得很好，做得也很像样。以后那么多大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他都能冷静应对，并且化险为夷。再者内森也是这五个儿子中最有事业心的，其实他去英国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的事业和商业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方面。只要有牟利的可能他们就做，不管是佣金还是运营商，无论是红酒还是纺织品。而纺织行业也是最近才能自由贸易的，丝绸和平纹细布他们也做，就不用说货币和古玩玩了。红酒行业发展尤其迅猛。梅耶·阿姆斯洛从不浪费一个机会亲近那些高高在上的王子和君主。他的关系网甚至比黑塞公爵（即威廉）还要广阔。在法兰克福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图恩（Thurn）和塔希思（Taxis）皇室家族，他的头儿是卡尔·安瑟姆（Karl Anselm）殿下，他在古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世袭的邮局局长跟前可是个说得上话的红人。

第14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2)

这个家族是米兰（Milanese）血统，在意大利被称为德拉·托雷（della torre），在法国则是德·拉·托尔（de la Tour）。就是这个家族萌发了邮局的想法，在15世纪末的时候将邮政体系介绍到了泰罗尔（Tyrol）。1516年受马克西曼一世大帝（Emperor Maximian I）委任，这个家族负责维也纳与布鲁塞尔之间的邮政事务。邮政部长这个头衔在那个时候叫得很响。而这个家族中的一员就被授予这个头衔。

这也是图恩和塔希思邮政体系取得瞩目进步的起点，之后的整个中欧（Central Europe）就如此联系起来了。体系的中心设在法兰克福，但是这个家族对他们的事业以如此不一般的速度发展并不满意。他们利用从委托给他们的信件中获得的信息来谋利。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邮政体系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开始采用公开信，信的内容是公开的，受到审查后，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垄断邮政行业，图恩和塔希思家族愿意让国王掌控从所谓的机密信里获得的信息。因此，如果跟图恩和塔希思家族关系密切的话，就能在第一时间相当容易弄到这样的机密信息，然后再将消息发送出去。

那个时候梅耶·阿姆斯洛认识到，对于一个银行家和商人来说，第一时间得到准确的消息，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是最为重要的。他的家乡是邮政和信息体系的总部。他也是很有远见地跟图恩和塔希思家族建立了关系，并且在一笔笔各种各样的金融生意中都使图恩和塔希思家族很是满意。就是因为如此，他才有机会向法兰克福帝国邮政公司的名誉头目写信自荐，而他才是真正的帝国陛下。

在写给陛下的请愿书中，他请求他本人还有他的儿子们理应被授予皇家贵族的头衔。梅耶·阿姆斯洛解释说，在对法国的战争中他在金融和商业交易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是他向图恩和塔希思家族提供的服务。他做生意诚实、守信、准时。他在请愿书中提到的、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会为他证明这一点。

古罗马帝国大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权力也就局限于给予那些荣誉而已，并于1800年1月29日以专利的形式授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皇家贵族的头衔，这就是一张可以在罗马帝国任何地方出入的通行证。不仅如此，他也可以正当的佩戴武器了，而那个时候犹太人要付的一些税目以及要尽的义务，他也免除了。弗朗西斯二世签署并且授予了这份专利和头衔。他是以罗马皇帝的名义签的，跟奥地利或者奥地利政府部门毫无关系。而罗斯柴尔德兄弟同奥地利及其官员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已经是后话了。再往后1795年，黑塞的兰德格雷夫借给弗朗西斯大帝100万荷兰盾，1798年又借给他50万，是其他的银行家完成了这些交易的，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张皇家专利中的大量特许豁免等都是一纸空文。因为当时的欧洲绝大多数大大小小的王子割据一方，1800年这样的王子在德国数量相当大。他们都实施自己的法律和规章。而这并没有对梅耶·阿姆斯洛造成很大困扰，重要的是这个新头衔“帝国皇家代理人”比黑塞皇宫代理人好听了。并且这个头衔似乎还能吸引来一大串别的头衔。冯·叶森伯格（Von Ysenberg）殿下和德国爵士圣·约翰（St. John）都鉴于梅耶·阿姆斯洛在从公侯国贷款的谈判中有功而授予他宫廷头衔。1804年罗斯柴尔德请求图恩和塔希思家族将相似的荣誉和特权赐予他的儿子，因为他本人是“帝国皇家代理人”。

第15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3)

我们不难注意到当罗斯柴尔德跟皇帝要头衔的时候，他的理由居然是他为了图恩和塔希思家族提供的服务，而当他想要请求图恩和塔希思家族帮忙的时候，理由却是帝王认可了这种服务。这些荣誉与头衔确实帮了他不少忙。他的老赞助商黑塞兰德格雷夫是个无论怎么说都倾向怀疑别人的奸商。威廉对梅耶·阿姆斯洛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本人相当富有，绝非一般的富有，他的财富比帝王的还要多。与今天比起来，在当时更重要的是，他是近在手边的，彼此相互往来或通信很便利。而且，他在英格兰和丹麦有亲戚，据说贫困潦倒。而内森就住在英格兰，通过将钱借给鲁佩尔（Ruppell）和哈涅尔（Harnier）公司，就像贝斯曼一样，已经赚了很大一笔利润。

梅耶·阿姆斯洛建议兰德格雷夫通过买股票参与这个贷款。他就投了一小笔钱进去，由罗斯柴尔德亲自操作这笔生意。结果兰德格雷夫相当满意，但是梅耶·阿姆斯洛请求一大笔现金用来购买货物和外汇。[Qī-shū-ō āng]梅耶·阿姆斯洛了解到兰德格雷夫在英格兰和德国的投资赚了不少钱，又有闲钱在手边之后，提出两个借款时间：1801年11月16万泰勒（thaler）和1802年7月20万荷兰盾，以作为抵押贷款，担保是丹麦和法兰克福公司的债券。

虽然罗斯柴尔德开出的条件相当优惠，但是威廉也是在他的金融主管布德鲁斯的建议下，在最后关头顶不住压力才借了钱。这笔生意又使得罗斯柴尔德与兰德格雷夫的私下关系拉近了许多。

要第二笔钱不仅仅是为了梅耶·阿姆斯洛他自己，更为了帮助他的两个大儿子。这两个儿子不论在哪里都已经开始获得宫廷的头衔。早在1801年他们被任命为官方代理人，以黑塞政府的名义为战争付款而奔波努力。梅耶·阿姆斯洛早就开始关注里佩尔和哈涅尔公司同丹麦进行的金融贸易了。他的野心就是与丹麦做类似的贸易，用兰德格雷夫的钱，自己的账户，丹麦的合作伙伴只有自己。他自己还缺一大笔资金数额，而其他公司都有足够的本金。但是，布德鲁斯告诉了他一个准确而振奋人心的可靠消息——黑塞的统治者手上正有一大笔钱，且在寻求投资机会。罗斯柴尔德决定以出高价和更好的条件打败其他的竞争对手。法兰克福公司习惯上等待商机到来，这个时候罗斯柴尔德决定横插进去，然后亲自与丹麦一方进行谈判。他亲自在卡塞尔获得了贷款，之后，他打算再去那里一次与威廉的顾问布德鲁斯谈判合作的事宜，这样他们就可能开导兰德格雷夫答应与丹麦的谈判。重要的一点是，丹麦不会知道钱从何而来，因为威廉在他的家庭圈子里并不显摆他的富有，他害怕一些亲戚会有一些特别的“请求和需要”。因而他们决定找个合适的中间人。这个人与布德鲁斯有关系，又跟罗斯柴尔德扯上关系，又恰好住在离丹麦不远的汉堡，而且离黑塞又很远，不至于让威廉产生任何怀疑，这样的人就是去丹麦谈判的最佳人选了。一个叫作拉瓦特兹的犹太银行家恰好都满足这些条件和要求。

另外，罗斯柴尔德与一般惯例不同，他自己觉得这笔贷款应该持续的时间长些。并不做出关于十年或者十年以上还款的警告，十年之后也只能一小笔一小笔的追回，收款期限超过20或30年。他们确实说服了威廉提供这样一笔贷款。很快便与丹麦达成一致，拉瓦特兹也就回来了，在法兰克福亲手把谈妥的还款利息限度展示给梅耶·阿姆斯洛。

第16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4)

“贷款方，”这个汉堡银行家写信给丹麦一方说，“是个富得流油的资本家，并且对贵国朝廷极其友好。在他那里获得更大笔数目的金钱和更优惠的条件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时期拉瓦特兹确实跟罗斯柴尔德没有私交。

1803年9月第一笔款就这样贷出了，这笔钱完全是梅耶·阿姆斯洛私自规划用了，结果他赚了一笔，不仅如此，他也因此在黑塞政府取得了皇家贵族的称号。他的对手听到这件事后异常不满，不断在威廉面前诬陷和算计罗斯柴尔德。里佩尔和哈涅尔两人更是坚持不懈。他们不断地强调丹麦的上一笔贷款是以公司债券的形式贷出，更是罗斯柴尔德以个人名义完成的，而其目的是为了鼓舞丹麦的国家虚荣。这样做并不是丹麦一个国家的信誉而是罗斯柴尔德这个犹太人的名字使这些义务在黑塞实现和接受了。

罗斯柴尔德对对手的回应涉及了兰德格雷夫的金融行政官员。很快布德鲁斯就偏袒向罗斯柴尔德。而外交官莱内普（Lenep）则倒向了里佩尔和哈涅尔一边。罗斯柴尔德和布德鲁斯占了上风奇Qī sūu. c om书，因为到1806年至少有7桩富商的贷款通过了。从罗斯柴尔德这笔贷款中获得的利益急红了对手和莱内普的眼，他们愤恨不已。而这一事件发展诡异。

罗斯柴尔德在事业中孜孜不倦，将所有的心血都撒了进去。为了亲自联系拉瓦特兹这位银行家，也为了监督丹麦那边的生意进度是不是令人满意，他抽身去汉堡，那个时候去汉堡可是相当困难的。

一封从汉堡银行家写给布德鲁斯的信包含了以下内容：“皇家代理人罗斯柴尔德明天要光临寒舍，解决我们剩下的账户，他打算后天就走。我能与此人结识备感荣幸与喜悦，将来如果他有什么地方用得着的，我一定效犬马之劳。”

对手的阴谋在威廉身上并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他的态度还是捉摸不定，还是善于猜疑。甚至几次否定罗斯柴尔德的建议跟自己有任何关系，直到很多人都来劝导和请求才答应。除了给丹麦的贷款，一些钱也贷给了黑塞·达姆斯塔特（Hesse-Darmstadt），圣约翰伯爵，一部分以经商资金赞助给了罗斯柴尔德的中间人。这样钱就花了不少了。

当然数目越大，梅耶·阿姆斯洛就越开心。因为他的贷款利息是按照比例上升的，但是他本人并不担什么风险，钱都是兰德格雷夫的。而兰德格雷夫最喜欢做的就是那些复杂的运算和管理经营，从而增加他的财富。在英格兰的投资尤其引人注目。自巴塞尔（Basel）和约后，黑塞与英格兰的关系就紧张了，虽然谈不上白热化。聪明的兰德格雷夫已经弄清楚了什么人身上可以赚到钱。他贷款给威尔士王子（Prince of Wales），之后是乔治国王四世（King George IV），两次一共是10万英镑。约克（York）公爵和克拉伦茨（Clarence）公爵是这笔贷款的担保人，他们自己也从兰德格雷夫那里借钱的。不仅如此，威廉在伦敦各方面的贷款利息为他赚了64万英镑。这对他来说相当有意义。

老赞助人的例子给罗斯柴尔德好好地上了一课。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将钱贷给那些身居高官大位的殿下、伯爵们。尽管威廉在第二次联盟战争中保持了中立，但他私下里还是希望法国失败，如此他就能恢复在英国的补助金合同，那可是有利可图的。

吕纳维尔和平条约使法国的边界延伸到莱茵河畔，这也给予了威廉伯爵选侯（指拥有选举国王的权利的诸侯）的尊严，他对此已渴盼许久，本来在1803年应该实现的，但由于如流星而起的波拿巴和革命的法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在他看来并不自然且很有威胁。他与普鲁士的友谊也动摇了，因为那个国家已经胜利获得了诸多土地，却不顾黑塞的王子而任其在寒冷中瑟缩。

第17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5)

法国与英国之间的和平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早在1803年5月，爱尔兰王国又一次对巴黎篡位者宣战。不久之后，威廉就不得不在这个新世界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1803年10月，法国人侵占了英国汉诺，试图以汉诺的领土向伯爵勒索钱财。他害怕得罪英国，因而这笔生意就没有做成，因此伯爵首先回击的是科西嘉人。他根本不知道科西嘉人有多么令人颤抖。法兰克福和黑塞一时的和平此刻也到头了，这个强大的天才拿破仑搅乱了整个欧洲。危机重重，这个时候黑塞的威廉也就不可能做出有远见和智慧的投资。这个时候他就深感对梅耶·阿姆斯洛的需要和依赖，所以罗斯柴尔德出现在卡塞尔的频率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大儿子曾一度几个月就住在那个城镇。威廉对罗斯柴尔德这一法兰克福家族表现出的不一般待遇立刻引来了卡塞尔犹太商人的妒忌和憎恨。对于这样的局外人，他们如此抱怨罗斯柴尔德偷走了他们的生意，而别的犹太人要付的夜间营业税和人头税罗斯柴尔德都不必支付。梅耶·阿姆斯洛尽全力回避这些赋税，但是最终不得不缴纳这其中的一些税。

1803年8月，他觉得为了保护他个人和儿子们在卡塞尔的安全，十分有必要写一封信给伯爵，陈述即使他们住在法兰克福，也应当享有卡塞尔犹太人受保护的权利，这理应成为一种义务。他的要求被批准了，前提是他付400泰勒，但是信文件并没有完成，很可能这是梅耶·阿姆斯洛自己的意思，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得不在卡塞尔纳税了。

而卡塞尔的犹太人，很快就听到了这个花招的风声，最终梅耶·阿姆斯洛不得不陈述这封保护信是以谁的名义写的，保护的人包括谁，因此罗斯柴尔德又写了下面的信给伯爵。

最最仁慈宽厚的伯爵，最最出色的王子殿下和主教阁下：

您宽厚仁慈，因此屈尊允诺小人，只要我交100弗洛林就免除我的夜间营业税，只要我交400弗洛林，我的一个儿子或者我个人将受到保护。

我现在不得不陈述这封保护信是以谁的名义写的，保护的人包括谁。我十分为难。我打算保护的那个儿子，跟我在伦敦的儿子住在一起，现在正忙着做生意。

因此我得说这份保护书是鄙人为自己求的。如果我能每年支付跟不住在卡塞尔城里的犹太人差不多的钱我就很感激了。我是个生意人，到处跑，我今天在这里，明天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现在鄙人万幸戴着皇家代理人的皇冠已经有30多年了，尊贵的殿下，我怀着希望，能得到您同意，并致以深深的敬意，让我躲在陛下您的庇护下。

我最仁慈的王子和主教

您最最忠诚的仆人

至上

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

卡塞尔，1805年4月21日

当时这封信是用低级的德文写的，在宫廷上引起了很大一番嬉趣。梅耶·阿姆斯洛被告知他的请求不能批准，除非他携全部财产搬到卡塞尔。但是很显然梅耶·阿姆斯洛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和准备。最终这封保护信以梅耶·阿姆斯洛大儿子的名义完成。

尽管梅耶·阿姆斯洛不得不为他个人在卡塞尔的境遇打拼，他在法兰克福的名声却提高了不少，因为他跟黑塞统治者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日见端倪，以各种方式显现出来。奇Qisuu. com书当这些店铺要在伯爵的广场进行拍卖时，犹太人，甚至是定居下来的犹太人都不能参加，而梅耶·阿姆斯洛却是个例外。这些店铺中的其中一间是不参与拍卖并留给罗斯柴尔德的，这样做可能是因为那笔现钱和梅耶·阿姆斯洛在那件事中的声望起了作用。

第18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6)

这段时间，最后两个也结束了，但现在为止最多的是丹麦贷款，价值70万和60万金币。在这些交易里，拉瓦特兹（Lawaetz）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有着非常友好的生意关系，但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看法依然有所保留。当和他的朋友们聊天时，他经常宣称他已经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经常十分机敏，很有经商头脑，值得充分信任。”然而他也发觉当有一大笔资金处在危险状态时，应该十分小心谨慎，特别是在和罗斯柴尔德打交道时。这之后，气氛中充满了怀疑的味道，这时的欧洲，政治的“晴雨表”指向了暴风雨，而资本家都为自己财富的命运捏了一把汗。

波拿巴已经摘掉了他的面具，并毫无顾忌地抓住了皇帝的紫袍1804年的夏末，“国王万岁”的呼喊声响彻了整个法国。德国帝国体制的声望正遭受着与法国同样的下滑，而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1804年8月10日宣布弗朗西斯二世在奥地利称帝。

除此之外，1804年9月，拿破仑已经新占领了莱茵河沿岸省份。他光彩照人地出现在埃克西·拉·查培勒（Aix-la-Chapelle）和梅因茨，就好像他是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的继任者。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梅因茨选举最高部长达尔伯格的帮助下，拿破仑奠定了德国联邦的基础，而在这之前，它叫作莱茵联盟。

拿破仑已经继承了他们的保护者的角色，并邀请黑塞的威廉到梅因茨去，这个邀请其实是一个暗示性的命令，即让威廉前去尊敬他。伯爵以突然中风作理由回绝了。拿破仑冷冷地做出回复。他依然表现得很客气，但是他发誓威廉会为没能立即拥护拿破仑保护下的联邦付出代价。在卡塞尔的法国大使当听到威廉不去梅因茨非常的气愤。

黑塞伯爵感觉非常不舒服，同时他也偷偷地将他的触角放到奥地利和英格兰——奥地利已经表现出要站到抵抗法国的那一方。弗朗西斯二世在奥地利称帝这件事关系到他世袭的土地，这也给了他一个机会，能够“为了国王陛下的圣人的无尽福祉和最高皇室不断增长的荣誉”向“最出色的强大的战无不胜的罗马皇帝和最高贵的君主”表示他最真诚和忠心的美好愿望。

他的笔被他需要强大支持的意愿推动着，而这封信不小心提醒了皇帝，写信的人在1804年11月22日曾提出的一个请求，而这个请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允许。伯爵曾经最喜欢的药剂师的女儿丽特尔（Ritter）是海诺（Haynaus）的后人，皇帝降旨封她为林登萨尔（Lindenthal）夫人，而由于比起年老的兰德格雷夫，她更喜欢一位年轻的陆军中尉，因此她不再受宠了。而一年之后，她的爵位被卡洛林·冯·斯切罗瑟姆（Caroline von Schlotheim）取代了，卡洛林是一位俄国官员的女儿，皇帝曾封这位官员为黑塞斯坦（Hessenstein）伯爵夫人。

1805年5月，奥地利最终加入了反拿破仑联盟。拿破仑放弃了占领英伦三岛的想法，集中精力对付奥地利。这导致了奥地利极度缺钱，因为奥地利财政部由于之前的战争而背负了沉重的包袱硬币稀缺，而纸币也贬值了。因此决定，按照之前的惯例，贷款的利率可以在欧洲的主要交易中用硬币支付，但是在维也纳只能用纸币支付。对于伯爵个人来说，这十分困难，因为他已经借给了弗朗西斯皇帝150万荷兰盾；同时，他曾请求对他这个状况实行一次特例，因为“不怀好意的人告诉他，就所有的外债而言，奥地利已就要破产”。

第19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7)

帝国大使拜伦·冯·维森伯格（Baron von Wessenberg）自然希望能够扭转大局，于是将这个请求作为自己的专邮发送给自己的上司，在里面他还写道：“鉴于贪欲是伯爵最大的弱点，如果你答应他利率将来可以用现金支付，那么有可能从他那里获得更大一笔贷款。如果国王陛下能够将斯切罗瑟姆封为黑塞斯坦（Hessenstein）伯爵夫人，那么他可能更容易接受这个建议。这个受封将会让伯爵特别高兴。”

于是他第二个愿望被满足了，但是在利率支付方面不可能有特例。然而，维也纳和伦敦同时试图确保伯爵加入联盟，因此他对于这些表示友好的人回复说需要获得补贴。但是他很难找到能够将他账户里的所有钱都拿出去的投资项目。到1805年12月，他向普鲁士借出了一千万金币。他希望奥地利-俄国-英国对抗拿破仑的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奥地利使得那些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战争期间，英国以每月支付33万英镑现金的形式对奥地利进行财政援助，这笔钱通过最困难最曲折的路被送往奥地利。罗斯柴尔德运送大笔现金的方法那时还没有人知道，唯一的方法却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运送真正的金银条。当奥地利开始打仗时，这笔委托的现金才真正上路，因为害怕被打败，皇家总部发布命令，指示这笔委托金改道，穿过卡里茨亚（Galicia）和卡尔帕森斯（Carpathians），走一个大大的环线。

这场战争几乎将欧洲所有国家，不管他们是不是乐意，都卷入其中。黑塞伯爵个人希望他自己能够加入可以盈利的一方。由于普鲁士已经加入到与拿破仑的斗争中，他希望可以吧伯爵拉到他这一方。另一方面，法国宫廷也让他明白，如果他能够完全脱离普鲁士的影响，丰厚的利益应当属于全体选民。这项建议通过在黑塞的邻国收集法国军队的尸体而被不愉快地强调。

伯爵和所有人讨价还价，并从巴黎手中确保了土地的获得，以及在他的管辖内的法兰克福的并入。唯一尴尬的一点就是拿破仑要求英国大使一补助是通过他才得以实现的——回到自己的国家并且当伯爵拖延此事时，拿破仑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表明他的不快，这一切直到伯爵屈服，并将大使送走以后才结束。

黑塞的统治者因为法国的威胁态度而十分生气，因此他再一次试图接近普鲁士。在1806年7月12日，有关莱茵联盟的文件发布了，通过在选举最高官员西尔多·冯·达尔伯格（Theodor von Dalberg）大公的帮助下，拿破仑因为答应他们脱离德国皇室而赢得了德国16个州。

普鲁士试图发起一个由德国北部大公组成的联盟，而作为对上述文件的反驳，并通过给黑塞伯爵他一直想要的土地和王权，来争取他的支持。随之而来的是来自法国的威胁和承诺，而伯爵的态度依然不明确。尽管还没有被批准的、签了字的和普鲁士的条约的存在，他现在却觉得保持中立态度，直到战争的真正爆发才是最好的，然后就可以轻松地选择战胜的一方加入其中。

然而，他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拿破仑强有力的人格。要和这样一个人建立一个含糊的外交是不可能的。他对于黑塞踌躇的态度已经感到不耐烦了。当月14日，普鲁士就在耶拿（Jena）和奥尔斯特特（Auerstedt）遭到了拿破仑的闪电袭击。拿破仑对黑塞的中立感到很不屑。他命令卡塞尔和黑塞应该被占领，除非伯爵和王子离开，否则他们将会被抓起来作为战争的俘虏，就像普鲁士的陆军元帅一样。拿破仑命令说：“你们封上所有的财政和存款，并指定拉格朗吉（Lagrange）将军为国家总督。你们将可以以我的名义征收税率和宣布判决。保密和速度是你保证全胜的手段。我的目标是迫使黑塞-卡塞尔家族（House of Hesse Cassel）交出统治权，并将它从统治者的名单中剔除出去。”

第20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8)

在法兰克福，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一直怀着恐惧观望着事件的骤然发展；而他的儿子，在卡塞尔的阿姆斯洛，就像在法兰克福的他自己一样，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他们和伯爵遭受巨大的财政损失，以致生意一直发展得极好。贝斯曼公司发现自己已经被拉到后台后，一直在做着艰苦的努力，想从伯爵与丹麦的贷款交易中分一杯羹，可由于政治条件和资金短缺，最终被迫退出了争夺，因此将胜利的大门向一直有着充足资源的罗斯柴尔德敞开。

与此同时，在汉堡的拉瓦特兹认定了罗斯柴尔德。1806年7月6日，他亲自给布德鲁斯写信说，只要可能就要一直站在他的好朋友罗斯柴尔德这一边，并说：“我希望最后人们会意识到他是一个应该得到尊重的好人；那些嫉妒的人可以说任何他们喜欢的反对他的话。”

迄今为止，无论罗斯柴尔德为伯爵提供了什么服务，他还是没有赢得足够的信任能够在由于军事形势的发展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被人们叫来“顶大梁”；因为尽管伯爵一直希望那些幼稚地贴在通向黑塞的路上、写着“支持中立（Pays Neutre）”的通告应该得到尊重，但他却充分关注着他的那些被送走财宝的安全，并注意隐藏他更有价值的财产。然而，处理选民贷款办公室大规模的银行账户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由于他积攒了大量财富，以致几个月之后，工作还远未完成。

财宝和王子的私人金库没有什么区别，不仅是他自己的贵重物品，还有他的橱柜，以及战争和档案室的现金记录，都有必要离开正常途径而隐蔽几十年；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旦他的财政管理资料被需要，就可以使得要检查他的业务状况变得不可能。记录有许多卷，代表着大笔数目的金钱；只在一只箱子之中，就有两千一百万泰勒，其中一千六百万泰

勒是借到各地的贷款，总计带来好几千泰勒的利息。所有这些都尽可能的封存起来了，而这件事是交由值得信赖的官员在布德鲁斯的监督下完成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作为雇员参与了这项长期的运送和封存的工作。

时间紧迫，这其中的一些东西送往了丹麦，但是要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出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这么做会引起很大的动静。因此，伯爵投入了最大的个人精力来确保他财产运送计划的安全，并决定，他最珍贵的物品应该封存在他的三个城堡的墙壁中。在维荷姆朔赫（WiheImshohe）城堡的台阶之下，藏着24个箱子，内有银币，150万荷兰盾的抵押贷款文件，这其中有罗斯柴尔德的公司债券，而24个箱子和现金收据以及一些图书馆的珍贵文献则被封存在屋顶的墙内。另外二十多个箱子被藏在位于维荷姆朔赫公园风景如画的罗温伯格（Lowenburg）城堡之中，更多的财宝被放在47个箱子中运送到位于遥远森林中的萨巴伯格（Sababurg）。

伯爵原本打算将最后两笔委托货物沿着威瑟尔（Weser）运到英国，但是他和船主因为50泰勒没有谈拢，所以这两笔货物没有被送走。偷偷带着这些东西走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太多人参与这次交易；而早在法国入侵这个国家之前，由于伯爵声称要藏起他所有的宝物，整个区都已经警惕起来了。

与此同时，拿破仑的命令正在被执行。来自法兰克福的法国军队已经在10月31日的晚上在卡塞尔周围的高地安营扎寨。伯爵警惕地从他城堡的窗户盯着敌人的营火，并且将一个又一个副官派到法国的将军摩铁尔（Mortier）那里。在适当的时候，法国的外交使节被选出来，并从拿破仑那里带来了最后通牒，明确写出：“告知黑塞·卡塞尔伯爵，为普鲁士服务的陆军元帅。”

第21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9)

很快，刺痛的宣判使威廉的双面游戏被曝光，占领国家和解除居民武装的事宜也被公布。伯爵立即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拿破仑并加入了莱茵联盟。但是已经太晚了。摩铁尔将军再也不听信伯爵使者的话了。伯爵发觉除了逃跑没有别的可以做了。

在法国人进入这个国家前的几个小时里，他必须转移尽可能多的他剩下的财产，并针对那些重要的账户做出更加紧急的安排。威廉授予布德鲁斯法律的权力，以便收取来自维也纳弗朗西斯皇帝的利息付款而布德鲁斯将这个权力转给了罗斯柴尔德，他可以通过他在维也纳的商业上的朋友、银行家弗兰克（Frank），继续为伯爵收取这些利息。

除此之外，布德鲁斯那一晚还带了两个装着债券和财务收支表的箱子到了在卡塞尔的奥地利大使巴伦·冯·维森伯格（Baron von Wessenberg）家里，请求他帮忙管理这两个箱子。另外，一位伯爵的保镖在半夜唤醒大使，给了他五个装有150万泰勒汇票和息票的包裹，还有伯爵与普鲁士及英格兰妥协的信件。他还给了大使一小箱珠宝，请求大使能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处理这些东西。

巴伦·冯·维森伯格觉得十分不舒服；他作为中立力量的大使地位遭到了严重的危害，但他幸运地将这些钱财委托给他一个熟人的管家，那个熟人正好当晚要到汉诺去旅行。然而，这些信件是多么的有损声誉，他惊恐地将它们全部都烧了。当清晨他听到法国侵略军的号角和进行曲时，除了珠宝外，他已经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早在几分钟之前，伯爵和他的儿子已经坐着马车离开了镇上。在一个门前被法国军队截住之后，他从另一个门逃跑了，毫不停歇地穿过哈梅恩（Hamelin）和阿尔托纳（Altona），到了斯切尔夫维格（Schleswig）的兰德斯堡（Rendsburg）。

进入卡塞尔之后，摩铁尔将军立即履行了拿破仑所有的指示，并且强行没收了伯爵所有的金钱和财产，甚至包括了马厩和宫廷的家具。他占用了伯爵在城堡里的房间作为他的私人房间，并让伯爵的仆役做了自己的仆人。他没有调戏伯爵的配偶，维森伯格成功地把珠宝送给了她，而她们将它们缝在了自己和她一些女仆的衣服里。布德鲁斯则伪装成一个学徒，跟着他的主人离开卡塞尔，开始流亡生活。他那绝望的家人只能留在身后。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或他的任何一个儿子似乎都不在卡塞尔。他们早就意识到法国人对伯爵的态度是很严厉的，而且也意识到他们和他的关系将会把他们也拖进麻烦之中。法兰克福也被法国军队占领了，而公司的总部、他们的房子和所有财产也全部都任敌人摆布。

在梅耶·阿姆斯洛心中，他依然对伯爵保持忠实，并且认为法国入侵所造成的处境以及伯爵的逃跑都是他应该继续为伯爵服务的原因。他猜测性地、又非常正确地得出结论，那就是在这段危险期间，他应该与伯爵自己的利益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如果有可能，他才能继续在法国人的背后开展伯爵的业务。追随着他的天性爱好，在法国人眼里不向自己妥协，并与这些危险的同伴尽可能保持着距离，他也依然进行着最伟大的实际事业。

就算梅耶·阿姆斯洛或其他其中的一个儿子的确在卡塞尔，那些委托给巴伦·冯·维森伯格的钱也不会安放在他们那里。他们迄今为止，远没有享受到伯爵对他们的信任；真的，当时大使确实在给维也纳的报告中写到，伯爵把很多东西托他保管，是“因为伯爵缺少对他的生意代理人的信任”。

第22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10)

法国人立即提出调查，试图发现伯爵到底把他的财产都藏在哪里。拿破仑在柏林接收着来自卡塞尔的事态发展。1806年11月5日早晨4点，他将以下的命令发给了拉格朗吉：“将所有王宫宫殿里的所有大炮，军械商店，家具，雕像和其他东西运到梅因茨。宣布这位大公再也没有统治权。我将不会在我的领土忍受一位不友好的大公，特别是那些几乎把自己当作普鲁士人的人，更不用说是英国人和那些出卖自己臣民的人。你必须彻底消除那些平民的怒气和敌意，然后委派一个专员没收王室的收入。总之你可以仁慈的对待那个国家，但是一旦那里出现了暴乱的征兆，你就得下狠手了。黑塞家族如果出现在莱茵河是危及法国安全的，所以我希望它能永远的保持安静。我希望你按照这个原则行事。”

这就是拿破仑对伯爵的想法了。后者派了一个又一个信使，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给拿破仑，但是皇帝大人没有任何回信。1806年11月1号，黑塞的威廉到达了目的地——哥托尔（Gottorp）城堡，离斯切尔夫维格不远。这是他兄弟的城堡，他兄弟也娶了一个丹麦公主。很多来自德意志各州的王子殿下都集聚在那里。他们以前的生活无忧无虑，现在却突然到了如此地步，那些舒适的奢靡生活一去不复返。他们因此也糟了大罪了，尤其在经济方面境地十分尴尬。

“我们在这里受苦受难。”1806年11月17日布德鲁斯在给伦敦的一封信中这么写道，“请给我们弄点钱吧。我们真的没有办

法了，除此之外我们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卡塞尔现在在一个法寻（farthing，英旧时值四分之一便士的硬币）都不给我们。上帝啊，时过境迁，我们怎么承受得住如此变化呢。”同时法国人占领了汉堡，很不幸，这离伯爵的避难所又近了一步。他（伯爵）犹坐针毡，坐立不安。他害怕自己落到法国人手里。然后他费心拯救下来的那些财产，那些都用箱子装好的财产，那些可以运送到更远地方的财产，所有都会落到法国人手中。他惊慌不已，未雨绸缪。有一次甚至要布德鲁斯尽可能的带走他这些值钱的东西和债券，然后找个好地方藏起来。然而，以后的事情并没有朝着坏的方向发展。法国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斯切尔夫格，威胁也小了许多，伯爵也因此慢慢的恢复了他的冷静和沉着。

此时，拉格朗吉正在卡塞尔严格执行拿破仑的严令。甚至是维森伯格因为涉嫌私藏伯爵的财宝也暂时给关押了起来。渐渐地，城堡中所有的宝藏—金银盘子，古董，一整套的钱币和金牌（这其中不少是罗斯柴尔德进奉的），无可计数的装满货物和债券的箱子，都被发现了。伯爵可能会后悔为了贪图50泰勒，他竟然没有将这些银子沿河运送出去。而这些发光的银子就给送到梅因茨融化了。

这些财富晃花了拉格朗吉的眼睛，他开始中饱私囊。尽管拿破仑——他的皇帝头头很清楚伯爵很是富有，但是他几乎无法想象伯爵的富有竟会达到如此的程度。

拉格朗吉向拿破仑报告说发现的财产只值1100万泰勒。当然这个数字跟事实相差甚远。为了用现金还26万法郎的房地产契据，他给了黑塞政府42个箱子，这些箱子差不多都装满了债券和地契。伯爵的一个勇敢的上尉冒了很大的风险，安全地保管了这些箱子，其中有19个箱子他运去了法兰克福。箱子没有放在罗斯柴尔德那里，倒是放在佩耶（Preye）和约迪斯（Jordis）的仓库里，那些仓库足够大，放下这些东西不会引起怀疑和注意。

第23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11)

收下另外的8万里弗（Livre）给了他，还有那个专员，这个不诚实的官员答应把剩下的文件都归还，同时不再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了。因此更多的箱子和财产得以保存，为安全起见，由很多受人信任的人分开保管。其中有四个箱子里面放的是枢密院的文件。1807年春季展会时在罗斯柴尔德犹太人区的绿色草坪上被发现了。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拯救伯爵的财产中扮演的唯一角色了。

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把这些箱子藏起来，其中一个由他的女婿莫斯·沃尔姆（Moses Worms）保管在他的地下室里一段时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他还打算将这些箱子转移到另外的密室。一个密室在房后；一个在后院下。从房子到密室是相当容易遮人耳目的。后院的那个密室通过邻居家的一条密道连接也是相当不容易发现的。早些时候，法兰克福犹太人为了应付审判修建了很多此类的秘密避难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这样设想假如房间被外国人比如说法国人搜查，那么后院地下的那个密室是不可能被发现的。即使被发现了，还有很大可能将里头的东西都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

同时，政变也结束了法兰克福的政治独立。卡尔·冯·达尔伯格（Karl von Dalberg）与塔雷兰德（Talleyrand）勾结，建立了莱茵河联盟。1806年6月12日他被提名为联盟首脑。拿破仑颁布法令，并将法兰克福城市和周围的领土赐予了他。

这个事件不仅仅对伯爵本人来说相当重要，对他忠诚的仆人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达尔伯格十分愿意效劳伯爵，而由于早些时候跟罗斯柴尔德有过生意交往，也是不讨厌他和他的行政长官布德鲁斯。尽管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大主教，并且是个严格的天主教教徒，他本人在宗教观点上却是相当开明和宽容的。法兰克福莱茵河联盟的内部不合作不团结也终结了它作为帝国一州的组成部分。现在那些个充满敌意的贵族控制了内阁，而犹太人也因此陷入了他们的打击压抑。他们急切盼望从他们几个世纪以来遭受的那些禁忌、法律条款中解脱出来。

然而，这个商业城却笼罩在更严厉的新环境下，这里的生活也增添了一份完全陌生的复杂。人们都得照别人的意思行事，或者说是按照法国人的命令行事。下面这个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为了给敌军英格兰沉重一击，拿破仑宣布进行大陆封锁。所有跟英格兰通过信件或者别的方式进行的商业活动和交流被禁止了。因为英格兰的咖啡、白糖还有香烟都是完全依靠这个国家供给的，禁令一下，这些物品的价钱就嗖的飞涨起来。一个聪明的商人投机倒把通过倒卖或者走私这些物品，再经过荷兰和北德意志的港口运出去就可以大赚一笔了。

尽管法国对法兰克福在贸易上实行严格的控制，但是梅耶·阿姆斯洛在他仍然在英格兰的儿子内森的帮助下以这种方式赚了很多钱。当然做这种生意是有很大风险的，依据大陆封锁令第五条，所有英国产品的价格都做规定了。时间越长，这种生意做起来就更冒险，因为拿破仑的权力更大了，他的控制更严格有效了。

梅耶·阿姆斯洛很清楚，尽管伯爵逃避拿破仑，他的财产也因为法国人受了损失，但是他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资源的。更何况，说不定哪一天出了什么变故，拿破仑疯狂的事业一落千丈。如果真有这样的变故，那么情形就全变了。因此一方面他尽自己所能坚持巴结讨好拿破仑新提名的法兰克福的长官，另一方面却又秘密的忠诚地继续为伯爵尽忠服务。他也不是无的放矢，他认为保持这样紧密的联系是完全必要的。

第24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12)

1806年12月15日，梅耶·阿姆斯洛为斯切尔夫格送去了他早先在伦敦交易市场的账单，并且报告说他手中的其他的账单那个时候还不能卖。虽然这个奴性十足的人十分不满地抗议，但信还是充满了卑躬屈膝的谦逊，并且信写得不很体面，梅耶·阿姆斯洛的名字他都拼错了好几回。但是信也揭示了一种骄傲，因为梅耶·阿姆斯洛利用他跟达尔伯格建立的良好关系，他已经派上了不小的用场。

罗斯柴尔德欢喜地报告说他已经影响了达尔伯格并让他与伯爵站在了一边。并且已经设法让新上任的法兰克福长官以伯爵的名义同皇帝和皇后讲情。他接着陈述说，达尔伯格认为伯爵应该表现得谦逊些，在拿破仑面前以低下卑微的请愿人自称为好。梅耶·阿姆斯洛结尾又大表他对伯爵的衷心忠诚，并且他希望对达尔伯格施以影响，将拿破仑向伯爵个人强收的资助战争捐款由100万减到30万泰勒。他声明达尔伯格已经将他推介给了所有的法国元帅和部长。

梅耶·阿姆斯洛这封信可谓吹得好，但就他没能减少伯爵的战争捐款这点来说，他绝对夸张了他的影响力和能力（凑巧的是，伯爵成功的将这税务转向了黑塞王国）。但是报告少许内容还是实在的。大主教和莱茵联盟的长官，他们统治着德意志16个王公，他们在拿破仑的庇佑下高高在上。他们向犹太人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显示出的善意是十分令

第六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秘史.txt

人瞩目的。梅耶·阿姆斯洛虽然是个有钱人，但是他没有要求进入高层和有影响的圈子。如此他们这样做确实是出于一些原因，似乎由于经济问题，罗斯柴尔德贷给他们一笔笔款子，这段关系才建立的。

当伯爵在斯切尔维格他的新避难所稍微觉得安全了一点，他就又投入了他的嗜好，打算清理那些乱七八糟的财产。这件事是布德鲁斯一手经办的。之前他离开斯切尔维格一段时间然后回到汉诺。他在那里忙着收伯爵的账务，以免这些钱落入法国人手里。有一次，冯·吉尔·乌尔扎（von Zeil-Wurzach）殿下下的账可能要泡汤了。但是布德鲁斯还是拿下了这笔账。在报告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罗斯柴尔德的名字和他的鼎力帮助。

“这些功劳不是我个人的，全靠皇家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帮忙，”1807年3月8日他在给主人的信中这么写道，“我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帮助我和乌尔扎大臣约定了会面，地点他选。”

欠钱的乌尔扎殿下的大儿子亲自参加了这次会晤，结果就是布德鲁斯他们得到大笔赔偿款。布德鲁斯强调罗斯柴尔德运用个人影响力与殿下顾问和官员盘旋才取得了如此佳绩。他补充说，鉴于罗斯柴尔德的可信度，在卡塞尔的法国人已经允诺如果他能转移拿破仑9000荷兰盾的命令，就提给他20%到25%的审议中的数目。

“高贵的伯爵，”信接着这样写道，“您不难想到在如此危险的境况下要想省下这笔钱谁是最佳人选。”除了布德鲁斯，卡塞尔的勒索普（Lennep），汉堡的拉瓦特兹，还有战争特派员，主子跟那些皇家代理人像梅耶·阿姆斯洛还有他的儿子们，他们都看好伯爵的金融利益。“法兰克福是我所有生意的最关键的部分。”布德鲁斯，负责所有操作，向伯爵如此写道。

布德鲁斯不断地将伯爵的生意介绍给罗斯柴尔德，实际上，基本上除了罗斯柴尔德他不雇用别人做生意。他们在卡塞尔也寻求合作伙伴，跟伯爵，还有汉堡的拉瓦特兹，为了同重要人物做生意不得不用一些假名。比如说梅耶·阿姆斯洛就叫作“委托人”或者“赫尔·冯·哥德斯坦（Herr von Goldstein）”，在英格兰的股票就叫作“票鱼（stockfish）”。在这些信中，罗斯柴尔德被叫作“阿诺迪（Arnoldi）”。梅耶·阿姆斯洛经常与伯爵见面传递一些账单和别的信息什么的。这七天，梅耶·阿姆斯洛坐在马车上，穿过不平的道路，冒着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身上揣着那些委托信，时间一长，他越来越感觉到苦恼。他也就是64岁，但是他的健康却不堪重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从此以后，慢慢的将这些去往北边的商务旅行交给儿子卡尔，因为他的两个大儿子阿姆斯洛和所罗门在法兰克福总部忙得不可开交。

第25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13)

现在不得不多出差，因为拿破仑对伯爵的财产采取了明确的攻势。这就要求所有支持伯爵的人都要采取一切措施全力抵制这种情形。根据拿破仑的意见，法国人打算，正如他们在冯·吉尔·乌尔扎殿下身上所做的那样，通过在资金数目上提供很大幅度的打折，将伯爵借出的钱全部转移到法国文物部。

拉格朗吉给这些数目估价只有400万泰勒，相当于1600万法郎，但是，实际上他们估价为1600万泰勒。因此我们很容易想象法国人这样的行为引起了伯爵多大的不快。归属莱茵河联盟的很多王子都欠伯爵的钱，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的债减去了一些。在罗斯柴尔德的建议下，伯爵祈求维也纳弗朗西斯大帝没有理由拒绝向法国人支付关于从他那里借来的15000荷兰盾的本金总额或是利息。

试图改变拿破仑态度和想法的努力都失败了，同时，哥托尔的情形也变得不可能了。伯爵已经安排好同最好的情妇斯卓瑟姆（Schotheim）跟他一起，还有他主人的妻子，她是君主夫人的妹妹，她害怕与斯卓瑟姆联手会伤害君主的感情。黑塞的复兴失败夺走了他最后的一丝希望。

“愚蠢的家伙，”拉格朗吉1807年2月18日在对黑塞人的公告中呼吁，“别再指望你们的君主了；他还有他的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了。任何人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

与此同时，威廉移民到兰德伯格，之后又到了斯切罗斯·伊特霍尔（Schloss Itzehon）。他写给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大帝的信，其言语感人肺腑。对前者他写道：“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四个月了，我悲悲切切苟且偷生，并且对于您和您的国家所经历的苦难窃窃关心，时运不济……这一切胜过了我个人的悲伤。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祖先挣来的土地正在忍受痛苦和灾难，而我的那点财产已被挥霍殆尽，那些臣民要是没有救助，就不得不沦落街头，乞讨为生。殿下您却要忍受这样的经历实在是来之不易。对于您这样有良心，在上帝和臣民面前都无愧，却要受到这样的不公就更不容易了。”

他写给奥地利大帝的信也是用尽吹嘘之能。在开篇句子中的定语是“最坚不可摧的不可战胜的”，鉴于奥斯特利兹（Austerlitz）一战，是不适宜跟“最令人瞩目的和最强大的”词汇一起用的。他用最有力的语句祈求陛下的帮忙与援助。伯爵写了很多封信想与拿破仑和解，但是这位法国皇帝对此只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鄙视不齿与反感。而黑塞威廉对每个人的态度还是质疑而踌躇不定。与此同时，他一边好言恳请拿破仑，一边却在与英格兰谈判怎么联合抵抗法国以及如何登陆英格兰海岸的问题。但是在英格兰，他的提议被拿破仑发现了。因此拿破仑不再信任他，并且他在英格兰的资本也被查封了，那样的话即使他可以拿到利息，也没有权力处理这些资本了。所有这些事情怎么能让伯爵的心情好起来呢？他的脾气更坏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殿下在受驱逐流浪的时候，经常以普鲁士政府的名义造访这位大爷，他写道：“跟他在一起，可是没法说的郁闷与不快。他没完没了地抱怨，脾气突然就爆发了，要忍受这些，我的耐心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布德鲁斯和梅耶·阿姆斯洛不久也体会到了这种尴尬与惆怅。后来由罗斯柴尔德负责征收和计算英国人及丹麦人欠伯爵的利息。由于这件事情并不是伯爵一个人完成和决定的，他就不停地抱怨罗斯柴尔德做出的安排。他又变得多疑，突然要求布德鲁斯不许将这笔钱经过罗斯柴尔德之手，而是直接将钱转到伊特霍尔的储备库里。而这种安排是更加不容易完成和实现的。不仅仅是布德鲁斯，还有罗斯柴尔德对此都十分恼火。要知道，罗斯柴尔德正在为伯爵的事情忙得团团转。他正在通过达尔伯格的运作来买回伯爵的那些钱币收藏。那些收藏可是价值连城的金质和银制的样品，之前被运到了巴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没有让伯爵欣喜的，他的脾气更坏了。

第26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14)

拿破仑在提尔斯特（Tilsit）条约中许诺俄国沙皇分享统治权，但却窃取了反对普鲁士运动的果实。结果就是黑塞被划分到一个新成立的维斯特法利亚（Westphalia）王国，而拿破仑的兄弟亚洛姆（Jarome）则在卡塞尔威廉的宫殿下榻了。因为受到驱逐，伯爵怒火中烧，又感到面子上很挂不住。然后感情用事，很明显他对待身边的人也有失公正了。当

第六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秘史.txt

布德鲁斯又一次跟伯爵一起呆在伊特霍尔，谈到罗斯柴尔德及其提供的服务，伯爵暗示说，十分困惑为什么布德鲁斯能这么罩着罗斯柴尔德，他不过是个奇怪的犹太人的先辈，并且关心布德鲁斯这么器重他、重用他，即使在最近的几次重要的金融交易中一律不用别人，只用罗斯柴尔德。布德鲁斯立刻申明强烈反对。他指出罗斯柴尔德总是第一时间就能付款，尤其是伦敦的那次，他十分赞赏罗斯柴尔德是如何遮掩法国人的眼目，并以伯爵的名义跟英国人做生意的技巧与高明。他又想到法兰克福官员最近调查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以确认他是否为伯爵回收那些英国货币收藏。不久，罗斯柴尔德就有了确凿的说法，他给出一本账，证明自己跟这件事情一点点牵连都没有。这也证明了罗斯柴尔德自己留了一手，他准备两本账，一本用来应付那些各种官僚权威和收税人，而另一本里面却写满了更为秘密和有利可图的交易。布德鲁斯又指出贝斯曼，鉴于他是法兰克福的贵族，并且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公司的头儿，在政治环境如此阴暗和见不得天日的情况下，是不适合进行生意交往的。他又说1806年贝斯曼给丹麦的贷款有去无回，是罗斯柴尔德帮助他度过了那段困境，让他重新站起来恢复了活力和能量。他接着说罗斯柴尔德忠心不二。

自从伯爵受到驱逐后，他们从贝斯曼那里几乎根本打听不到伯爵的消息。但是罗斯柴尔德却时时为伯爵的利益考虑，当必要的时候，他本人躬身去斯切尔夫格，如果自己去不了，就派他的儿子去。

布德鲁斯一番陈述后，伯爵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怀疑少了几分，毕竟现在无论从什么方面，自己都跟罗斯柴尔德已建立了私下关系。伯爵行政官的不断努力结果就是别的银行家都渐渐地被挤兑出去，罗斯柴尔德代替了他们的位置。从这以后罗斯柴尔德就不再受到伯爵的怀疑。只要有可能，伯爵还是对罗斯柴尔德充满了信心。梅耶·阿姆斯洛成为威廉的主要银行家，不仅如此，不管伯爵遇到什么问题，罗斯柴尔德都是他私下秘密的顾问。

由于健康的原因，他也不能为伯爵事事躬亲，为了继续为伯爵效力，他又委任自己的一个儿子供伯爵使唤，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这时候伯爵拒绝了内森来自伦敦关于利息的收取和资金的投资的各种建议。后来，在1807年6月，他授命他设在伦敦的金融部，不管内森询问关于伯爵的金融业务的任何事情，一律不予回应。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是慢慢地完全改变了他的态度。再说这也是为了自己好。那些可能从伯爵这里借到钱的，比如说德意志的统治者，还有普鲁士国王，自从拿破仑胜利并在他们的国家游行后，就被冠上了很重的战争赔款和强加的补偿，而他们也正是急着用钱的时候。

维特根斯坦王子多次督促普鲁士国王要友好对待伯爵，因为如果他们可能邀请伯爵到柏林做客，那个时候他们有可能劝说伯爵成功得到一笔贷款。邀请函已经发了出去，但是那个时候很不走运，普鲁士国王自己不得不逃离首都柏林，他正在忍受最为沉痛的不幸，这样的话柏林也不用考虑了。同时，丹麦受拿破仑逼迫不得不放弃其中立的立场。法国人入侵了伯爵的领地，而丹麦皇室意外地发现了伯爵的到来，这令他境地十分尴尬，他可是拿破仑的眼中钉肉中刺啊。

第27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15)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四处避难的人们很容易被发现，然后拉去坐了监狱。黑塞是亚罗姆在统治，这对伯爵的处境一点利益都没有。拉格朗吉的双面交易也被发现了，因此也被开除了。

尽管得到了来自威尔士王子的邀请函，威廉还是不愿意去英格兰。如果他去了，这就是为篡位者拿破仑留下了一个理由，再说，那个时候伯爵还是存有拿破仑能原谅他的不合理希望。另外，就是奥地利的邀请。在弗朗西斯陛下的一封来信中，他表达了“他十分同情伯爵的这些悲惨遭遇”，并且希望他能提供帮助。因此伯爵请求在奥地利境内得到庇护，他打算先在卡尔斯巴德停一下，然后接着逃往波希米亚（Bohemia）。他的财产跟他寸步不离，走到哪里便带到哪里。那些值钱的文件，包括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梅耶·阿姆斯洛认为离开汉堡之后用得着的东西。他们一路上掩藏得很好。在一个有法国士兵的地方，他们差一点损失了所有的财产。他把东西藏在马车轮子里，但是，在集市的时候不小心包装破了，因此他们不得不转移到另外一辆马车轮子上。所幸的是，没有人怀疑这些大包里都装着什么物品。好在以后的路程并没有出现一点点小的意外。1808年7月28日伯爵终于到达了卡尔斯巴德，他在那里等待拿破仑皇帝关于他最终的落脚地的命令。同时梅耶·阿姆斯洛和他的儿子们在法兰克福依然做着他们的生意，发展贸易和完完全全的金融事业，不掺和政治。家族所有成员都主动地各尽其力。罗斯柴尔德未婚的女儿也坐在桌边数着现金，旁边陪着的是所罗门和阿姆斯洛的妻子。而第五个儿子，雅各（Jacob），一般叫作詹姆斯，已经到了16岁了，像他的哥哥们一样已经开始积极参与到商业活动中了。他们努力设法让大儿子阿姆斯洛可以经常离开法兰克福，这样，像公司的“出差专员”一样可以去波希米亚探望伯爵先生。

布德鲁斯让他确实履行应该履行的行政业务，根据他的安排，伯爵的现金收入由罗斯柴尔德负责征收，由他保管代收4%的利息。如此，在1808年夏季他就收到了223800荷兰盾的利息，而且都是现金。那个时候这么多现金实在不多见，更何况这数目又是这么可观，因此，伯爵也是不十分情愿将这些钱都留给布德鲁斯保管。但是他发现罗斯柴尔德却将这些钱目算得一清二楚，分文不少。

按照弗朗西斯大帝的意思，伯爵于1808年8月底搬去了布拉格。君主十分了解这其中的利害。他请来的可是一位财神。这个时候奥地利正不时缺钱。尽管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计划要雪耻。康特·斯塔登（Count Stadion）尤其是一位反对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并想要进行一场新战争的主要发动者。

正如维也纳证券交易所揭示的那样，奥地利的金融却是混乱不堪。弗朗西斯大帝的一个密友写给他的信中直言不讳：“我不得不说，我有这样的义务，证券交易所目前就像杂草而不是什么皇家交易所。它受了糟粕和肮脏的人群侵袭，那些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商人，却被迫退出了舞台，被关押在监狱里面，如此就不可能讨论怎么拯救我们的国家。进一步调查显示，这些人中很多是被股市操作人付了钱，很系统地破坏我们交易所的有序运行。”我们的纸币不断贬值，物价猛涨，通货膨胀严重，对战争的恐惧和不安，这些都是如今我们落入这种境地的原因。而弗朗西斯大帝要设法阻止交易所进一步恶化，靠那些粗暴的、没有地位且只顾眼前小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人是完全徒劳无功的。是啊，引起这些问题的最根本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改变，因此又如何挽救这一切呢？

第28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16)

奥地利希望能够从正在布拉格的伯爵那里得到一些财政方面的援助，他正在列支敦士登王宫（Palace Liechtenstein）里享受着退休生活，而维也纳也在伺机等候分一杯羹。所有秘密情报机构的人员，警察局的机密局的探员们，他们有的靠绅士贵族掩饰自己的身份，有的穿着官员的制服，全部都被派往布拉格。其中一人报告说，黑塞伯爵在他的账户里存了一大笔钱，并且是国家利益，正通过中间人在和“特定人士”进行沟通。他指出，如果有利条件得到允许，就有可能贷款给朝廷，并且他建议，也许值得通过机密银行家和外汇商家对这件事进行调查。

在接到这一报告之后，陛下立即带着少有的敏捷思维指示财政部大臣欧·当涅尔（O·Donnell）伯爵，让他尽快就这份来自“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的报告发表他的看法。

现在，我们第一次在与奥地利宫廷有关的文件中找到了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欧·当涅尔伯爵报告说，毫无疑问，伯爵已救下了相当一大笔钱财，并且在英国还存有大笔金钱。因此，这表示，这企图诱惑他签署了一大笔贷款，在“足金”或是“国外可靠汇票”方面，不管怎样都很值得。伯爵强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最佳方法可能就是伯爵接触信赖的，能够把自己的金融事务委以重任的中间人，而这一切，最好通过维也纳或布拉格的可靠的交易所实行。”

欧·当涅尔建议，这个中间人应该能够得到1%、2%或3%的佣金，在类似交易中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合乎常理的，并且，他们接下来就会有兴趣刺激伯爵进行交易。“信贷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欧·当涅尔的报告继续透露，“这类人以伯爵的代表出现，然后再作为兰德格雷夫的代表出现，在1796年洽谈贷款1200000荷兰盾的事宜。他们就是法兰克福公司的里佩尔和汉涅尔，和枢密院议长布德鲁斯。那时，这笔贷款的利息以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名下的位于法兰克福的犹太公司的名义，被当地的弗兰克（Frank）和康佩尼（Company）公司获得。该犹太公司有枢密院议长布德鲁斯颁发的授权书。在我看来，这便是最显而易见的证据，证明这位枢密院议员是主谋，需要通过一些利益将他除去，才能使我们面前的路更加平坦。”

因此，大家决定向中介机构提出两项建议：要么，他们可以获得5%的贷款抵押保障，要么，他们要说服伯爵在彩票贷款上透出一大笔钱，至少要一百到两百万。于是，就有了皇帝陛下颁发的以下决议：“鉴于提供一笔足够的钱，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现金，毫无疑问是十分必要的，我同意从黑塞伯爵获取现金贷款。重要的是，要利用一名可靠且有智慧的中间人，他能够让我们信赖，能够谨慎并有技巧地继续谈判，使我们能够以尽可能优惠的条件达到预期的结果。”

根据这一指示，布德鲁斯和罗斯柴尔德以调解人的身份接受秘密接见，同时，他们保证一定尽力做到最好。但他们也强调，最终决定权全部掌握在伯爵一个人手上。他们立即以适当的方式告知了伯爵关于奥地利方面的意愿，但他表示不愿和他们见面，而后，战争爆发，谈判也因此被推迟。

在跟踪伯爵这段时间，布拉格的大街小巷流传起各种各样与其贪婪和巨大的财富有关的故事，而这一切都被专门由维也纳派出的秘密警察们密切关注着。他积极关心当前的事件，并且密切注视着德国境内，尤其是普鲁士进行着的有力的运动，而该运动的目的是摆脱国外的羁绊。这一运动并没有真正得以开展，但是在康尼斯伯格（Konigsberg），在这个普鲁士的国王和政府的驻地，“图根邦德（Tugendbund）”正在集结，这个联盟表面上遵从道德科学，但最终目的却是解救德国。

第29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17)

该联盟的主要保护人是巴伦·冯·斯坦（Baron von Stein）大臣；而威廉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联盟的成员范围十分广泛，还包括犹太人，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也成为其中的成员。无论如何，他们在这件事上为了伯爵的通信扮演起中间协调人的角色，并且为了支持图根邦德而付账。

因为读了从巴伦·冯·斯坦那里截来的提及伯爵的信，拿破仑得知了一场复仇之战是如何设计的，也知道了在黑塞正在兴起的复兴计划。巴伦·冯·斯坦只好逃跑，而拿破仑也越来越不信任伯爵和他的公仆。陛下清楚地发现伯爵受到牵连，也就是说，他在融资。再次截获的信件证实了这一观点。结果，不少信中被伯爵提到的商人被抓捕归案；这显然是想通过他们获得更多关于伯爵的取之不尽的资源的信息。在这些商人中，布德鲁斯是最突出的，而且能够确定他与那些银行家的确切关系。这些银行家中的一位就是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他和布德鲁斯长期以来的关系法国官员都是知道的。这位法兰克福的银行家据说会于1808年8月13日出现在城区的詹瑟里（Chancery）和法兰克福区；但是，由于他生病卧床，便没有遵守传唤的要求。

1808年6月梅耶·阿姆斯洛曾生重病卧床，并接受了来自梅因茨的一位教授的手术。因为担心自己的大限将至，他写下了他的遗嘱。因此，他派他的儿子所罗门出任他的职位，并告诉他不要被别人抓住把柄，并只发表那些不太会让法国人得到任何重要信息的，或是有错误的声明。所罗门非常有技巧地执行了这项任务。法国人没有从这种反复搜查中获得什么线索，在年底时，他们下令解雇这名年轻的犹太人，并命令他立即向法院上交布德鲁斯和罗斯柴尔德公司的任何一封来信。

布德鲁斯和勒涅普（Lennep）在1808年9月被捕，并在梅因茨仔细受审了好几天，这些事之所以被认为是自然合法的，是因为这两个人被认为是伯爵的工具，是法国在法兰克福布下的势力，而他们的老大（伯爵）则在布拉格，远远超出拿破仑的势力范围。

拿破仑不信任威廉是完全说得通的，因为在1808年10月，伯爵在布拉格为促进整个暴动，使它能够蔓延到德国的西北部而进行谈判，他认为，暴动也应该同时传播到德国南部。当然，这件事进行得非常秘密，就连奥地利的警察也仅仅是捕风捉影地大概认识到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很有趣的是，在他们的报告中，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当时用一种很幼稚的方式记载下的结论。

“黑塞伯爵，”其中一份报告这样写道，“据说有41个儿子，他对他们都相当体面地供养着。但随着伯爵不能给他们一份很好的职业，让他们希望破灭，他们都纷纷去找自己的父亲。而战败的普鲁士却剥夺了他们利用武力反抗的所有机会，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正在位于汉诺威的英国共济会聚会场所的保护下，将其活动发展到整个德国。这个联盟将采取适当措施面对公众显露自己的阴谋，以达到最终的目的。……另一场战争开战的可能性唤起了培养改变信仰者的新期待，在秘密的小范围内，这有时候被说成是把拿破仑和他的兄弟逐出他们的道路，从而可能结束一个国家的苦难。”

但是，维也纳对伯爵感兴趣的，并不只是他高层的政治家。还有有关他的财政顾问们，特别是欧·当涅尔提到的罗斯柴尔德，他们还渴望得到他的进一步信息。因此，一份紧急指示被送到布拉格的警察总长那里，指示要求他们获得有关这个人行动的尽可能准确的信息。

第30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18)

警察总长报告说：

“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住在第三主区，注册号码是184，是黑塞伯爵的战争付款代理人，他和他的兄弟，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于1806年选举年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两名男子的父亲是作为战争付款人出现在选举年里。根据马佐·冯·森梅尔（Major von Thummel）所提供的信息，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为了照顾伯爵的财政事务，从法兰克福搬到这里，而自此以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而伯爵的财政事务之前是委托给巴拉伯恩（Ballaborn）的，只是他们似乎表现得不够勤奋。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认定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为伯爵在其他方面也提供很重要的服务。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犹太人能够在这个重要的宣传系统中枢为伯爵卖命，而伯爵的业务已经拓展到前黑塞的领土上。”

“我之所以会这样认为是有原因的。这些假设是基于以下事实每次我到伯爵的住处，我总是能发现罗斯柴尔德也在场，并且总是和陆军委员斯切闵克（Schminke）和战争秘书卡纳特兹（Knatz）一起。当他们进到自己的房间后，罗斯柴尔德的手里就多了一些文件。我们可以假设，他们的目的对于奥地利是没有任何故意的，因为伯爵非常急切地想重新获得他的全体选民的财产，因此可以几乎毫无疑问地肯定，各个组织和联盟一大概也是罗斯柴尔德的指导思想一正全力关注公众的反应和其他可以采取的方法，假如奥地利在抵抗法国和德国这件事上能够取得任何进展的话。鉴于罗斯柴尔德拥有广泛的业务联系，和他人相比他可能更容易地确定这一点，同时也可以成功地将他的‘阴谋诡计’隐藏在商业的斗篷之下。”

这份报告多少还和事实有些关系，因为罗斯柴尔德是住在黑塞的、永远也不会害怕的布德鲁斯和伯爵之间的接线人。罗斯柴尔德也不断为伯爵的财政事务而忙碌着，而1809年开始，这些事已经有一个特别广泛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战争的利息或其他而不断积累的存在英国的钱，已经多到需要他们特别谨慎的监督。布德鲁斯提议他的主人应该以3%的份额获得英国证券，并建议梅耶·阿姆斯洛对它们的购买负责。罗斯柴尔德自然在第一时间对布德鲁斯做出这个承诺，而布德鲁斯也正式把他提出来。

罗斯柴尔德和布德鲁斯的亲密关系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体现在他们之间的一份书面协议上，这份协议书将选务官员作为一名合伙人安排到罗斯柴尔德的公司，这份极其重要的文件是这样写的：

“以下保密协议已于今日完成，协议双方是枢密院战争议长布德鲁斯·冯·卡尔绍森和法兰克福的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布德鲁斯已向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银行交本金20000荷兰盾，24弗洛林，并承诺建议这个公司在所有业务中都尽力表现得最好，并且只要可能就使本金的利润升值。罗斯柴尔德的公司承诺将为布德鲁斯建立一个真正的帐户，用以存储上面提及的20000荷兰盾。并允许在任何时间他查阅所有账本，使他能够对这项规定满意。”

这份协议包含了一项规定，即在任何一方要终止该协议时都要提前六个月通知对方。现在，布德鲁斯在确保罗斯柴尔德能够垄断伯爵的生意方面也考虑到他的个人利益。他所做的一切已是所有考虑中可得到最好利益的。他这几年的经验已向他证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可靠和技艺。他对犹太人没有偏见，他坚定地说服自己，伯爵，也就是他的上司，注定能够因为将财政事务交给一家公司而获得盈利，特别是当这家公司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时。

第31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19)

另一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需要这样一个人的支持，特别是这个人能够为他们赢得爱猜忌并且贪婪的伯爵的信任，因为他是一个极端难相处的人。他们通过布德鲁斯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他们希望将来确保这份关系，因此在持续繁荣的生意中为他个人保留了利益。最后，布德鲁斯自己通过这个安排而获利，因为他在做了如此持久的牺牲和努力后，完全当之无愧；而他永远也不希望他自己被贪婪的伯爵视为擅离职守者。而且，他是一个极其按原则办事和诚实自觉的人，从没动过在管理伯爵财产的过程中挪用资金的念头；但他有个非常大的家庭，通过成为罗斯柴尔德公司的秘密合伙人便可满足了整个家庭的所有需求。

布德鲁斯和他主人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在罗斯柴尔德关于购买英国股票的建议下，伯爵采取了行动，然后他下令用他的账户购买15万英镑的股票，这笔数额实际上超过了布德鲁斯曾经的建议。投资本身是委托给罗斯柴尔德的。

在这个时候，只要利润支付可以被考虑，英国的金融交易就是最可充分信赖的。但是来自英格兰皇家的利润支付间隔的时间最不稳定，而且常常拖欠很久。但是，伯爵没有赞成要购进这笔款项，因为他认为这笔钱不是一笔投资，而是将统治家族成员放置于他的权威之下的一种手段。

罗斯柴尔德兄弟明白了伯爵对重要人士的这种做法他们有实际证据一来自于他们王子级别的客户一即短暂损失的交易会最终成为一笔很好的生意。借贷人对于在下跌的那天没有付款的不安情绪，使得他们开始通过研究有价值的信息，或者通过政治服务，而尝试做出补救措施，而这些措施通常导致最后的现金远远超过他们所实际借欠的。

在此时刻，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伯爵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密，合二为一；这不仅仅是因为布德鲁斯的引荐，也因为他们之间的忠诚：尽管这能使他们获得优势，他们也承担了涉及忠诚的风险。这种联系所带来的唯一不愉快的状况，就是无聊的伯爵继承人，他们总是在要钱，涉及各个方面，并且总是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他父亲忠实的犹太人借钱。由于罗斯柴尔德确信他一定可以要回他的钱，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王子继承父亲聚敛的巨大财富都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罗斯柴尔德和伯爵之间大型的金融交易并未使他们之间交易小古玩的行为断绝，而这对于他们之间的业务关系来说是一个起点。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点不同：他们的角色是互换了的；现在伯爵向罗斯柴尔德卖花瓶、珠宝以及古董盒等，比罗斯柴尔德卖给他的多得多。这些交易在伯爵和他的犹太代理人之间构成了更为特殊的有认同感的纽带，并且在罗斯柴尔德面前展示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才华，伯爵很是享受。这也同时符合他高贵的出身。与此同时，奥地利与法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尖锐。拿破仑皇帝从西班牙归来，因此，拿破仑与弗朗西斯陛下下一场新的战争也在不断逼近。伯爵为陛下提供了4000名官兵的一个军团，这个提供在“陛下应该确保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复职”这一动人的呼吁下翻倍。这项提议被欣然接受。1809年4月9日，奥地利人穿过了客栈（Inn）；于是拿破仑不再成为威胁在布拉格的伯爵的一个因素。伯爵作为一个元首而被授予荣誉，社会各界应邀纷纷访问他在布拉格的亲信，而此前他们一直都是非常受忽视的。为了从他那里拿到足够的钱，获得尽可能多的军队，他们想站在他认为对的那一方。但是，伯爵只派遣了他许诺的一半军队去战场。这一举动使他损失了6000荷兰盾；而这笔款项是由罗斯柴尔德去收集和分配的。

第32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20)

这项工作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充满了危险性，因为他们在法兰克福正处于任法国摆布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尽管罗斯柴尔德缺少大量金钱，但是他从自己的资源中向伯爵提供了急需的数额高达几十万荷兰盾的短期贷款。伯爵已经知道自己拥有了他的国家，罗斯柴尔德在1809年4月的一份声明中不成熟地写道：“我来松开你们的债券；奥地利的崇高君主保护着我，也保护着你们。让我们为勇敢的奥地利人欢呼；他们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正是因为他们在他们中间，有了他们的帮助，我才来到你们这里。”

正是凭着雄辩的口才而不是金钱，他号召黑塞人起来反抗。当其中一个地方官员要封锁卡塞尔，并要逮捕亚洛姆（Jerome）国王时，他提出申请，要求伯爵在第一时间提供财政援助。然而，他所收到的仅仅只是一张纸，纸上说派给他30000泰勒，“只能在起义成功的状况下才能使用”。当起义失败之后，伯爵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起义准备不够充分，且不够成熟”。

起义失败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伯爵在黑塞领土上的手下遭到了更严厉的管制。尽管布德鲁斯和罗斯柴尔德与在法兰克福的联邦天主教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但事实上，亚洛姆国王的地位在维斯特法利亚（Westphalia）已经遭到严重威胁，导致在卡塞尔监视布德鲁斯和罗斯柴尔德一切行动的警察更加严密，因为警方怀疑他们已经资助了起义。

这一有利时机被位于卡塞尔妒火中烧的对手们利用了，当时，他们为警方和他们臭名昭著的警长萨瓦格纳（Savagner）提供消息。另外，位于法兰克福为达尔伯格服务的维斯特法利亚外交官巴伦·巴切尔（Baron Bacher）十分可靠，而他最痛恨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因为他长期深信，因为有了伯爵的支持，在对抗法国的所有行动中罗斯柴尔德都大胆参与，所以他特别不满达尔伯格对于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喜爱。萨瓦格纳认为起诉富有的犹太人可能会使自己口袋里的财富有所增长，因此他集中了一切精神，引诱维斯特法利亚的亚洛姆国王授权颁发搜捕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搜查令，因为他是将伯爵的钱提供给叛军的中间人。在这样危险的形势下，罗斯柴尔德要求达尔伯格以他的名义干预这件事达尔伯格做了他能够做的，而在卡塞尔的法国警方突破了极大的困难，最终还是拿到了搜查令。某一位征收的士兵是罗斯柴尔德对手的女婿，他告诉萨瓦格纳一定要审查罗斯柴尔德和伯爵做交易的领域。

1809年5月9日，布德鲁斯再次于汉诺被捕，要求接受严密的搜查审问，并只隔了数天之后就让交保释金。5月10日，萨瓦格纳离开前往法兰克福，随身携带着最终成功获得的搜查令，但是这个通缉令只在搜查住宅和仔细检查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有成员时才合法。

他们及时得到了警告无论是在卡塞尔还是在法兰克福，当地居民的主要情绪就是团结一致对抗入侵者。只是，这种感觉极少服从于商业竞争。达尔伯格还给了梅耶·阿姆斯洛一个暗示。他特别关心在他看护下的伯爵四个装有银行账本的箱子；它们都在他的地窖里藏着，而他甚至都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由于地窖很显然会被搜查到，他作为主人一定要在这场突如其来危险中尽快保护好伯爵的物品。

老梅耶·阿姆斯洛和他的妻子、儿子所罗门和詹姆斯，以及两个大儿子的妻子那时都在家中。大儿子阿姆斯洛和伯爵呆在布拉格，卡尔在为其他生意奔忙着。所有呆在家里的成员便努力使这些损害名誉的箱子通过连接通道运到屋后院子的地窖中。但是他们发现，这个通道过于狭窄，箱子根本没法通过。因此箱子就被清空了，里面的物品和一些表示自己公司未兑现的礼券被放在其他箱子里。然后，家中所有人开始着手将那些会使人蒙受耻辱的银行账本和与伯爵事务有关的秘密记录，还有一些令人尴尬的公文通通藏匿起来。

第33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21)

1809年5月10日，当威斯特法里亚警务处长带着那极其有限的搜查令来到法兰克福，审问罗斯柴尔德的家人，并搜查他们的房子，最重要的文件已经被很好地隐藏起来，而家庭成员也已经约定，当他们被逐个审问时应该回答什么，以便他们不会说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话来。

法兰克福的最高首领达尔伯格一直在关注着来自卡塞尔的一切行动，并且对此十分反感；他们的行为侵犯了他行使主权的权力，并且，他们还影响了一个高贵的金融家，达尔伯格本来还想很快再向他申请个人贷款；另一方面，他认为，他反对亚洛姆伟大的哥哥拿破仑的意愿，这是很不明智的。与此同时，由于财政原因，威斯特法里亚的国王本人曾不情愿地同意向他们发出搜查令。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将不会受到任何严重的伤害，这已是成为定局的事实了。达尔伯格还命令自己的警官随时跟着萨瓦格纳。两位委员因此前往罗斯柴尔德位于犹太区的房子，在那里，罗斯柴尔德的全家人正在等待着他们。

老梅耶·阿姆斯洛也涉案其中，并在他自己的房间被抓捕，而所罗门和詹姆斯则在楼下的办公室里在警员的监督下被逮捕。在此期间，所有装文件和商务信函的橱柜都被封存了，警察们也开始对这间房子进行系统性的搜查。与此同时，所罗门在城里的家也接受了类似的搜查。幸好接到提前警告，并准备好了隐蔽性非常好的副本，因此没有太多罪行被发现。

下一步，是调查家庭中的成员。梅耶·阿姆斯洛必须要回答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由他的犹太征税人根据他的竞争对手、在卡塞尔的银行家西蒙草拟的，这些问题涉及到了罗斯柴尔德和伯爵的金融交易。在很多情况下，他都回答说，他对所指的事情没有任何印象，同时指出，他患了一场很严重的病，并于1808年接受了手术；他表示，这个手术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更重要的是，这个后遗症已经影响了他的记忆力。依靠这种逃脱的方法，他成功地避免说出任何警务处长可以用来当作犯罪证据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家庭成员都要接受调查，其中包括梅耶·阿姆斯洛的妻子。老母亲回答说她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她只关心她自己和房子，一年到头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房子，也没有做过任何与生意相关的事情。两个儿子所做的陈述，是先前与他们的父亲安排好了的，总体来说，是秉承着少说少错的原则。

审核被发现的账本，结果却没有什么发现，因为真正能构成犯罪的文件已经被转移了。梅耶·阿姆斯洛巧妙地利用了一个它自己提供的机会，那就是借给萨瓦格纳300泰勒，这大大有助于加快正式调查的结束。在任何情况下，萨瓦格纳的权威都有限，而达尔伯格的手下自己本身就是个犹太人，处理该案时也就对罗斯柴尔德偏袒了一些，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整个调查得以结束，由于所收集的材料充分地证明了这次行动是在必要的、公正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卡塞尔的有关当局也感到十分满意。对于被告来说，还有一点十分幸运，那就是，罗斯柴尔德的对手巴切尔（Bacher）大使当时不在法兰克福；所以说，整个痛苦的时期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来说很快就过去了。

法国就此事的报道透露说，法国官员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十分聪明狡猾”，并已设法争取到所有住区的朋友。唯一积极

第六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秘史.txt

的结果就是确定了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是正待在布拉格的，并且直接指挥黑塞伯爵的金融投资；同时也确定了罗斯柴尔德公司为暴动的领导支付了小额款项。唯一引人注目的情况是，被认为是开展进口的业务，实际上是罗斯柴尔德兄弟定期为当时住在哥塔（Gotha）的伯爵配偶支付相当大数目的款项，同为收款人的还有她的业务经理坤克尔（Kunkel），他也同时是伯爵在推动对抗法国的黑塞革命的代理人。

第34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22)

这些事实本身就提供了足够的材料，有了这些材料，如果是受到强烈要求，就能决不手软地处理罗斯柴尔德家族但是罗斯柴尔德得益于住在法兰克福和卡塞尔的统治者，而他们，尽管一直保持着与法国新权贵的联系，却真心希望对伯爵效忠。一切都很开心地结束了。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但他们也吸取教训，那就是在未来要更加谨慎。最重要的事就是将伯爵的箱子立即从他们的房子里带出来，因为如果再有一次搜查房子的行动，院子里的地窖也许会被很容易地发现。因此，这些箱子被转交给一位中间人——罗斯柴尔德一位在达姆斯塔特（Darmstadt）做生意时认识的犹太朋友，名叫亚伯拉罕·梅亚（Abraham Maya）——并一直放在他那里，一直到伯爵回到他的国家才物归原主。

当这一系列事件在法兰克福慢慢发生时，拿破仑对抗奥地利的战争正在进行之中。拿破仑的机智如闪电般迅速，一路沿多瑙河冲杀到维也纳。他在阿斯本（Aspern）遭遇了一次挫折，但是在7月6日，他在瓦格拉姆（Wagram）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伯爵在布拉格一直焦急地观看着不断变化、跌宕起伏的战争。他原本希望，那个使他痛苦的人能够很快被打败，而他现在看到那个人正在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他在布拉格的避难所。当拿破仑在维也纳的大门口时，伯爵更成了惊弓之鸟。他将不得不再次逃亡，在充分考虑下，他带上了他的律师和顾问，也带上了和他呆在一起的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其实他比伯爵还恐惧，他们考虑是否应该躲在奥尔姆兹（Olmütz）的城堡里。无论如何，有更贵重的物品将会被送往那里。七个装有证券的箱子和一个装有珠宝的箱子已经被送过去了。

瓦格拉姆是下一个目标；拿破仑提前到达玛仁（Mahren），而奥尔姆兹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箱子要被送回去，伯爵出发前往柏林，因为国王已经为他在哪里提供了避难所。但是国王现在十分后悔当初做出此决定：拿破仑太强大了，很有可能憎恨伯爵获得批准在柏林得到庇护。国王在1810年1月29日写道，由于在他和拿破仑之间“关系微妙”的原因，要将这件事推迟。与此同时，和平协定在斯卓伯伦（Schonbrunn）签署，其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伯爵参与了这项条款。拿破仑回到了巴黎，而威廉决定留在布拉格。

1809年战争的失败导致了奥地利外交部长康特·施塔迪（Count Stadion）的退休，他是一位出色的人，同时也是拿破仑的对手，最终回归了私人生活。1809年10月8日，克莱门特·梅特涅（Clements Metternich）王子接任了他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在命运跌宕起伏的欧洲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梅特涅刚刚上任时，收到了一封来自黑塞伯爵的信件，要求新部长支持他，并且“使他的孤儿臣民复职，因为他们一直热切地期望着”。他殷切希望着梅特涅能够将其影响力用到陛下身上，然而当他得知梅特涅在和平谈判时连提都没提时，他失望极了。

他给施塔迪写了一封惨痛的控诉信，信中写道：“有那么多毫无价值的人，因为仰赖着法国的保护，才能够丝毫不受惩罚地和我作对，没有人觉得他对我应该有什么义务；每个人都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我行我素。我因此损失了2/3以上的财富，而且还在一直不断地损失。这已经很难了，我目前的状态和这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第35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23)

对于伯爵来说，这是十分典型的，这表示，他已经相当穷了；除去他的损失，他实际上依然还是当时那个时代最富有的王子之一；但是如果有掠夺品要被分配，他不希望自己因为已经足够富有这个理由而被排除在外，以致分不到一杯羹。对于伯爵来说，钱永远都是最主要的动机，而在这件事上，他和他的官方代理人罗斯柴尔德有相当完美的默契。罗斯柴尔德经常建议伯爵抓住每一个机会问问地方行政长官——比如，出于对他的尊重，应该豁免部队等等——而伯爵越来越习惯听从罗斯柴尔德的建议，每当采取任何重要的金融措施时，几乎都要征询他的建议。

临近1809年12月8日时，罗斯柴尔德投入了一笔150000英镑的钱财，以“贫穷”的伯爵的名义获取其中3%的英国公债（British Consols）作为利益。参与这项交易的生意很自然地造成了大量的通信，鉴于要在法兰克福和在布拉格的梅耶·阿姆斯洛之间传送信息，他亲自负责起了这件事。他在私人二轮马车中旅行，而在那辆马车里有一个秘密的抽屉。如果可能的话，法国人希望能够拦截伯爵和他的法兰克福代理人之间的通信；而有一次，他们竟然成功截获一封发到英国的信，信中清晰地揭示了以下这个事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负责管理伯爵在该国的资金。

在这段时间，欧洲的总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奥地利的外交有了新的个性，它给以往的政策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转变。比起动用武力，没有什么能够和拿破仑对抗，因此，梅特涅尝试了其他的方法。

拿破仑和约瑟芬的婚姻没有任何子嗣。他与一位帝国公主的联姻能够提高他的威信，他同时也强烈地期望能够产生继承人。因此，迄今为止，敌国为他的婚姻前景进行调解，并在1819年1月，奥地利皇宫让拿破仑明白，如果他肯向18岁的陛下女儿玛丽·露意丝（Marie Louise）求婚，他将不会被拒绝。而这个婚姻的合同是早在2月7日就已经签署了的。

在这个情况下，黑塞伯爵是最早知道整个变化的人之一。他立刻再次写信给梅特涅，施以以下影响：“我向阁下写这封信，希望争取您同情我最珍视的愿望。这个能够使两个最伟大的君主国成为联合体的联姻使我产生了一个希望，那就是，我能够重新获得拿破仑皇帝的好感，如果我们陛下能够为我求情的话……他带给法国全权代表的一个字能够确保我的幸福，并且，无论如何让我在德国任意一个解放区当一个统治者，即使我不能重新获得我的家财。当然，君主将无法抗拒他崇高岳父的干预，也无法抗拒代表一位王子的可爱的妻子的干预，而这位王子永远不能理解他是怎样招致不悦的。”

伯爵也一再催促施塔迪，让他利用他的影响力，代表威廉来控制奥地利的统治者。这位部长觉得劝阻他前往维也纳简直困难重重。

虽然在这些信函中，伯爵做出了这样一个可悲的姿态，但他在布拉格表现得极为出色。他在克莱恩塞特（Kleinseite）

买了一个宫殿，他在那里有一个王宫，并拥有36位管家。他还拥有辉煌的城堡和巴本斯切（Bubenetsch）的土地，这些全部在充分考虑经济情况的条件下做了精心装饰。罗斯柴尔德公司负责与这些采购有关的所有生意。

伯爵的实际财务状况在维也纳是众所周知的。王宫的财政事务和公共部门的财政事务正在逐渐下滑，在最近签署的和平条约的牵制下，与法国新结交的友情对减轻债务负担只起到了极少的作用。在法国和奥地利的谈判中，奥地利财政部官员尼科拉斯·巴比尔（Nikolaus Barbier）在倡导奥地利的利益之时表现得已经十分激烈，他认为法国全权代表在某一场合确实抗议出席。这位聪明的财政专家在各种贷款业务中都曾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这些贷款业务都是在战争期间奥地利不得不进行的。

第36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 (24)

在那个时候，皇家与罗斯柴尔德银行公司并没有任何业务联系。在维也纳有四个或多或少与官方有交易的商行，奥地利政府通过它们安排贷款和其他金融业务。它们分别是盖姆勒（Geymuller）银行，安尔斯坦（Arnstein）和埃斯克勒斯（Eskeles）银行，格拉夫·弗莱斯（Graf Fries）银行和斯特纳（Steiner）银行。奥地利政府还于1809年在汉堡与巴黎银行做过交易，如汇款和英国津贴的兑现——这是当时广泛应用的技术名词。

奥地利联邦当时的财政状况是十分可悲的。其纸币的价值在战时持续下滑，而流通纸币总额已经上升到相当高的地步：超过10亿荷兰盾；已经到了十分有必要付500荷兰盾来换100荷兰盾硬币的境地，而这个数额又很快上升到1200荷兰盾。1810年6月，困难越来越严峻，以至于要做一个尝试——提高枢密院账户的贷款从200万到300万荷兰盾，那笔钱是存在维也纳财政部的。这笔钱将以抵押证券的形式由上述全部四家银行负责。银行家埃斯克勒斯出差前往巴黎和荷兰，以便筹集这笔金钱。

奇与会者还建议，国家垄断的彩票应该实行按揭，但四家银行公司本身没有很大的资本，在试图提高信贷方面做得也不是特别成功。埃斯克勒斯不得不从法兰克福报告说，“不管是在筹集资金方面，还是在按揭国家彩票方面”，他没有成功的希望。

书在这令人沮丧的情况下，维也纳想起了富有的黑塞伯爵，他们曾经对他很不好，有人认为通过罗斯柴尔德的劝说，他也许会给奥地利贷款。巴比尔（奥地利财政部高官）被赋予了这项任务，并亲自就这件事与伯爵进行商讨，并告知罗斯柴尔德有关事宜。伯爵的回答闪烁其词。他说，他必须先与他的顾问讨论；布德鲁斯对他的上司指出，已经对私人进行了很多钱的贷款，再做进一步投资是很不明智的。

网@罗斯柴尔德还建议反对奥地利宫廷要求的生产资本总额的数目，尽管他觉得让一个国王碰一鼻子灰是很不可取的。伯爵和罗斯柴尔德突发灵感，建议国王，伯爵应该移交给给他所有他个人的财产，然后把债务人记录在案而成为国王自己的生意。他建议国王应该施加更多的影响和权力，使这件事产生影响，他还建议，他应该在任何反对法国筹集债务的状况下都保持中立。对他来说，优势是他接着将只有一个债务人，奥地利皇帝。

相应地，伯爵写信给巴比尔说，如果他的王室和国王陛下因为他而将接管债务，并在随同的明细表中标明，他会更高兴。他声明，比起建议来，他不是处在以其他任何方式同意贷款的恰当位置上，因为早在18个月以前，他已经购买奥地利政府价值上百万荷兰盾的股票，而在英格兰的基金已被没收。如果他从他的财政困难中恢复过来，他会很高兴为他的陛下服务。

他卷起一张写有33个不同客户的清单，他们欠他数目不同的金额，欠款范围从784,848泰勒往下到6,951泰勒之间。除了几个王室家族，英国枢密院和外交人员顾问的名字也在这张清单上，比如像哈登博格（Hardenberg）这样的大臣，欠着伯爵140,000泰勒。所有欠款总额价值总共为5,832,532泰勒。

然而，这项提议毫无结果。由罗斯柴尔德推动，并得到伯爵赞同的这个方案，已经是太隐秘和复杂了，而且在弗朗西斯皇帝的指令上，一个答复被送到选举人，即谢绝提议，实际情况是，钱的筹集将是一个太困难和不确定的过程，而且与奥地利国家尊严不相符。这也指明了这些钱已被附属于法国政府，而接受这些责任的转移将因此使奥地利蒙受耻辱。

第37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 (25)

尽管这项提议受到拒绝，但它具有重要的结果，即第一次一名奥地利高级财政官员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谈判。

同时，重大的政治变动已在法兰克福发生。达尔伯格的莱茵联盟已经用汉诺和福尔达（Fulda）来交换里根斯伯格（Regensburg），法兰克福公爵达尔伯格被封为大地主。达尔伯格的促进给梅耶·阿姆斯洛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由于他过去获得好职务，因此他通过提供超出财务范围的其他服务来对布德鲁斯表达他的感激。

布德鲁斯一直不断受到法国警方的骚扰，罗斯柴尔德决定经过说服达尔伯格在汉诺众议院换届会议上推举这个选举团的官员为法兰克福的一名众议员，并委任他为财务委员会的董事，以便使这种状况得到结束。他希望当布德鲁斯拥有这个官方的地位时，就会平安无事。

达尔伯格同意罗斯柴尔德的要求。他在正处于流放中的前实权人物和在法兰克福的新主人之间非常灵巧地驾驭航向。他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他不能将自己从他出生的城市里连根拔除。他所有的财产在那里，而这个城市是欧洲大陆主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奥地利大使巴伦·冯·胡戈尔（Baron von Hugel）满怀激情地报告关于法兰克福的日益繁华，说它已历经战争期间的所有困难，保护了它的财富，目前正变得更加富裕。

“奢华，”他写道，“已令人难以置信地增长。现金流动大大加快。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得到最大规模地提供；贸易和工业繁荣兴盛，每一个人都充满进取心。”

胡戈尔强调这样的事实，即这个城市已经给人留下成为最令人愉快和最重要的德国城市的深刻印象。“达尔伯格公爵，”他继续说道，“在每一方面都带来积极的利益。自从我到这里以来，我还没有看见一个乞讨者。花园里的玫瑰从来不被碰触过，而且，无论历经任何困难，工商业人士和银行家都是模范的。事实上，他们的困难似乎成为他们更加努力的一种动力。最近的20年间，没有任何破产的记录。通过这个城市的物品流量不可思议的巨大。富豪水准在法兰克福得到实现。人们通过他们所创立机构的豪华状况或通过他们设法追求的外观而受到估价。”

胡戈尔指出法兰克福是北方和南方德国之间的一个焦点，是通向法国和奥地利的门户；不少于800人的市民已承认拥有50,000荷兰盾或者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富余现金，同时大约几百人享有这个数目或以上的年收入。

虽然这种描述或许已经涂上了玫瑰色彩，但从本质上，它与事实是相符的。有许多人在法兰克福已变得富有，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迅速崛起以至富裕和具有影响力尤其显著。考虑到他生意的发展，梅耶·阿姆斯洛现在决定制订更加清晰的内部章程以比现行公司框架内更大的精确性来更加详尽地规定他儿子们的股份。

1810年9月27日，一个新的合伙契约相应地在父亲和儿子们之间被制订出来。这份协议的主要原则是梅耶·阿姆斯洛在生意上给他所有的儿子们一个数目可观的股份，以便刺激他们的勤奋努力。在生意的持续繁荣中，他们成为，不仅间接的，而且是直接的受益人。为了标明这种变化，公司的名称改为“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与儿子们”，罗斯柴尔德还以打印的信件向他的生意朋友们传达这个信息，在其中他强调这样的事实，即他现在与他三个儿子在生意上进行合伙，且这种关系已建立了40年。

第38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26)

这份协议评估生意的总资本价值为800,000基尔德，其中370,000基尔德划归父亲，儿子阿姆斯洛和所罗门每人分得185,000基尔德，卡尔和詹姆斯每人分得30,000基尔德，他们都还没有达到成年。这些股份分给他们作为绝对财产，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仅18岁，被分给的股份资本价值只有30,000基尔德，是由于他还适当地从“认真完成老公司委托给他的生意”中盈利。

为了分摊利润或损失，生意被分为50份；这样有利于将来生意在5个兄弟之间的平等分割，同时留有一小部分可以根据5个儿子不同年龄和能力来分配及获利。当分割遗产的时刻到来时，每个儿子都能获得一份相等的1/5份额。

仔细看一看这份资料，你会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居住在英格兰的内森在合伙协议中没有被提及，好像已完全被自己的亲人遗忘，尽管他与母公司的生意关系密切，与家人的关系也极好。在这份协议之下，24/50股份在未来10年中属于父亲，阿姆斯洛和所罗门每人得12/50股份，卡尔和詹姆斯每人得1/50股份。然而，事实上，梅耶·阿姆斯洛持有的其中12/50股份是预定留给内森的；但由于公众的舆论和考虑到法国的统治，这些都与居住在英格兰的内森有关，必须保密。我们可以猜想到他们与内森有一个秘密的补充协议，从而精确地规定他跟公司的关系。

每一位成年的合伙人都获准代表公司签字。这份契约指出：“在万能的帮助下，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已经通过他从年轻时代起就显示出来的勤奋努力，通过他的商业才能和一种持续到老年的永不疲倦的行动，独自奠定了目前生意繁荣状况的根基，从而为他的孩子们提供了现世的幸福。”因此，协议中宣称，商业交易中的所有决定都应该留给他，他是商业上的首领。而且，他特别地给他自己一个人保留这样的权力，即如果他认为合适， he 可以从生意资本中抽取出资金，而其他合伙人只能拿出他们的年利润和他们家族认为必要的资金数额。

协议还规定，没有任何女儿或女婿有权利看到公司的账本。结果这有效地预防了“令人烦恼的诉讼”，还有，任何在运行中诉诸法律的合伙人都将因此受到惩罚。这一条款巧妙地减少了五兄弟之间各种纷争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可能使得它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但是他们完全赞赏它的明智，五兄弟全都庄重地同意遵守它。

合伙契约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丰富的特征赋予某些洞见力，而且它是倾向于变迁的。像“不良和不可能实现”的抵押、债券和各种未完成的债务都被提及，很显然在它很多的任务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时蒙受损失和犯过错误。这些当然总是带来间接的好处，就像梅耶·罗斯柴尔德不断对他的儿子们强调说，错误具有教育价值，而一个人必须永不失去勇气。

梅耶·罗斯柴尔德小心翼翼地保护伯爵通过高层往来为他促成的老关系，并利用他们为自己的家族谋求利益。尽管，原先他已经在伯爵借贷者和丹麦之间充当中间人，在1810年12月的早期，他提供400,000泰勒贷款给康特·斯金梅尔曼（Cout Schimmelmann），丹麦的财政部长，这笔贷款不是由伯爵预先垫付，而是由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儿子们。这是走向他逐渐从伯爵这里实现财务解脱的另一步，虽然如今已到了为自己的利益做生意的这一步，但他依然在自己的同行中继续使用被黑塞的威廉证明很管用的生意原则。

第39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27)

罗斯柴尔德仔细观察着总体的政治形势。虽然由于他的个性和出身，还有语言上的欠缺，他不能拥有这些在外交中正常要求的品质，但他对人性具有非常敏锐的理解，完全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偏见。在当时政治混乱动荡的世界中，这是一个特殊的优势。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商人必须成为一个技艺高超的外交家，以便不造成任何冒犯而经营他的生意，无论对法国，或是对正受压制的势力。

只要拿破仑政权处于优势地位，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必须扮演得好像对法国和她的统治者怀有好感他们都借钱给法国和本地的官方当局，送面粉给朋友，也一样送给敌人，希望彻底不受拿破仑的干扰。就像我们今天知道的，他们感觉到的比实际更安全。他们正经历巨大的风险，例如，在他们的商业中，或尤其是不合法的贸易，以及同英格兰的商品经销。

直到有一天，欧洲大陆宣布封锁之后，拿破仑才意识到，不仅英格兰，而且法国也遭遇困难，因此，法国失去她最好的顾客，在那里生活成本大幅提高。相应地，他发布不同的政令来改善欧洲大陆封锁之后形成的严厉的粮食供应状况，以致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允许一种官方走私，也允许进口殖民地物品，同时征收几乎相当于50%物品价值的关税。尽管痛苦得到减轻，但走私还是大规模地继续下去，它的方向自然集中到商业城市法兰克福。拿破仑已经派他自己的间谍去那里，在得到他们的报告之后，他决定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抵制法兰克福。

布德鲁斯恰好决定给这个年轻的王宫代理人，即想要设法将伯爵遗留在斯切勒斯维克的财产带到布拉格（Prague）的卡尔·罗斯柴尔德，关于伯爵要求得到的1807年的最后账目。这个官员（布德鲁斯）说他倾向于冒险独自踏上行程，因为他受到太过严密的监视，害怕进一步的抓捕，以及所有财产可能被没收。

他的信中也包含着将欢迎他贪得无厌的主人的消息。“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巨大努力的结果，”他说，“我已说服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使第三次150,000斯特灵（Sterling，英国货币）的投资生效，少收取1.25%的手续费，因此他将传送这

些股份，且省下4,521斯特灵……这位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更年轻的儿子会带过来有关第一次购买股票的文件，把它安全地传送过来，财富就尽早见到。”

但这没能如此轻易地实施拿破仑很恼怒，因为法兰克福没有尊重他抵制英国的封锁规定，导致了更严厉的管制。布德鲁斯被迫完全改变他的计划。”王宫代理人卡尔·罗斯柴尔德，“他在1810年11月2日写道，“应该继续立即到布拉格，因为几支法国军团，还有一群海关官员，带着大炮已来到市区。所有的门口都被占领，若不经细细检查，没有任何人被允许通过所有仓库已被封住，更进一步搜查英国和殖民地的物品已经开始，当这样的物品被发现，就被控告而实施严厉制裁。”

“普遍困惑和悲痛的范围使得乞丐都无法避免。我自己已采取了每一种设想得到的预防措施，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的儿子们因为在你高贵的伯爵专心服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知疲倦的勤奋和热情而值得最高的赞扬，对此表明我绝对坚定的信念，我觉得是公正的。新的政令已发布，答应提供关于你投资基金信息的会有15%的回报，伪装的间谍和叛徒人数是多么巨大，因此现在任何人都不可信赖。从这种温和的关于形势叙述中，你可以高兴而优雅地推断我要动身离开是不现实的。我将安排王宫代理人卡尔·罗斯柴尔德尽快地出发，以便从法兰克福取回一个包裹。”

第40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 (28)

在从巴黎传来的指示上，一个按户籍普遍搜查被隐藏的英国生产物品的命令已经在法兰克福开始实行。这个被胡戈尔以荣光闪耀的色彩描绘的城市此刻正处于经济恐慌之中。自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也受这个措施影响。一张清单上写有234个商人必须缴纳专门针对被发现的殖民地物品所征收的重税。

在这张清单上，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名字排在第68位，并被迫支付19348法郎，相对于其他商人支付的金额总数，这当然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比如，赫本斯特雷特（Hebenstreit），支付了近100万法郎，还有博斯曼支付363000法郎。总之，法国在法兰克福筹集了总共925万法郎关于发现的殖民地物品的税收。罗斯柴尔德支付的一半数目是因为蓝靛。由于罗斯柴尔德与大公爵政府的关系，以及他巧妙的隐藏，我们可以猜测到他实际贮藏的殖民地物品要大得多，并通过他的关系他极大地减少了他本应该支付的数额。然而，这次突然的侵扰，且亲自由拿破仑命令，已明显地警醒了他。

同时，在布拉格的伯爵已收到布德鲁斯的信件，并送回以下答复给他信赖的官员：“考虑到进一步投资150000斯特灵的前景，你已经劝服罗斯柴尔德公司少收取1.25%的手续费，对我来说，这特别地令人满意。”

“考虑到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更进一步的代理权，及具有优惠的价格方面，我已决定增加投资100000斯特灵，……但需要理解的是，我将分期支付这笔资金，在任何方面我对它毫不担心。同时，你会见到关于第一次投资的文件一定尽可能地传到我这里，随后，我会很快收到其他的文件。我很高兴地注意到罗斯柴尔德对我显示出一贯的忠诚，尤其当前在法兰克福遇到的灾难中。你会亲切地向他们转达我的满意和感激。”

而此时，法国皇帝恰恰经历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1811年3月20日，玛丽·露意丝（Marie Louise）已为他生下一个他多么渴望的儿子和继承人，在摇篮中就被册封为罗马国王的法国继承人，其洗礼会是一个无可比拟的辉煌和豪华的场面。来自他们所有的领土主要的大人物成群成群地来参加庆典，利用机会表达他们对伟大帝王的拥戴。

在法兰克福的达尔伯格也渴望去巴黎表示敬意，但要这么做，他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即行程非常昂贵，没有一批随行人员来匹配他的地位，达尔伯格就不能去拜访巴黎。但他没有随行人员，首先他就转向法兰克福的商人协会求助，要求他们借给他80000基尔德，以便启程去巴黎。

商人们不喜欢拿破仑的政治体制，且根据应该捐资的比例，也不能同意，便拒绝了这个要求。达尔伯格第一次没有正式向罗斯柴尔德请求，因为他认为这个数目让单一的个人来垫付是太重了。梅耶·阿姆斯洛了解达尔伯格的愿望，并自愿为他预先提供这个数目，收取5%的利率。现在达尔伯格便可以去巴黎了。

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一直享受到达尔伯格的优惠，这个聪明的行动让他获得了达尔伯格的完全信任，就像后来一个法国警察在报告中特地谈到罗斯柴尔德时所说：“通过在这件事情中的会面，他成功地获得了达尔伯格的信任，此后达尔伯格极少拒绝过他的任何要求。”

例如，他要求发一张护照给年轻的詹姆斯，想把当时刚刚19岁的詹姆斯经过安特卫普（Antwerp）送到巴黎，径直进入狮子的嘴巴。对于内森正在英格兰进行的明显违法的生意，詹姆斯在那里出场是必要的，这一点在后面将讲述得更详细。眼前暂且说詹姆斯在1811年3月24日刚到达巴黎，他住在拿破仑酒店而没有受到阻止，还及时将自己报告给警察。

第41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 (29)

这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一直保持大量出行。除了他们自己的生意，所有能出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经常在路上，以便亲自办理不同地方伯爵的重要生意。这极其清楚地显示在布德鲁斯和伯爵的通信中。

“年轻的罗斯柴尔德，”1811年4月7日，他从汉诺写信给他的主人说，“正在去伦敦的路上，以便拿回关于你资本投资的所有权证明，他能随身带来信件的小包裹。他的父亲会高兴地做出努力从果托普（Gottorp）拿到这些物件……并已经在打听这件事。在我的建议下，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已经要求将这些资金支付到哥本哈根（Copenhagen），且已收到159600荷兰盾。你高贵的伯爵会仁慈地允许我将你对你代表你所进行的各种活动表示的满意传达给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吗？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通知我说，布拉格警察已在他的四轮马车中发现秘密的抽屉。因此，我认为把我上个月的账目随同其他文件传送是不明智的，在这样的场合，衣服下面是不能像在信件中那样隐藏的。”

伯爵以表达真心的满意来答谢这样的消息，同意罗斯柴尔德应该知道他对他的满意。然而，他依然关注投资在英国股票上的资金，这方面他还没有收到任何所有权的文件。”要看到关于投资的文件……我感觉真的漫长，”他回复给布德鲁斯说，“我想这是有根据的，我还没有得到通知说这里的警察已发现四轮马车中的秘密隐藏地。无论如何，没有任何理由期待任何麻烦从那里发生。”

布德鲁斯不断地努力按伯爵的看法来颂扬罗斯柴尔德家族，并说了所有其他不太可靠或较少友好的生意家族。这表现在

更早期的一笔交易上。由于伯爵在荷兰，他已经从卡塞尔调转100万荷兰盾给罗斯柴尔德和其他两位犹太银行家。在此过程中，由于各种困难导致了在荷兰的款项支付推迟，同时负责债务转调的人已支付了更大一部分的有关资金。在做更进一步的支付之前，他们自然要求伯爵提供担保。

布德鲁斯告诉他的主人：“这项生意的最糟糕之处在于，它不是委托给单一的业务公司……代理人司徒本·黑塞·格尔德斯密特（Stuben Hesse Goldschmidt）和米切尔·西蒙（Michel Simon）的继承人对你伯爵大人是最不友好的。列维（Levy），西蒙的女婿，掌管这项生意的人，竟然做到那样极端的程度，正如我确切知道的，他导致了我自己和罗斯柴尔德最近一次的被捕，并给军需官警察提案，使得我们遭到最严厉的反复盘查。”

布德鲁斯建议卡塞尔犹太人应该从这项生意中退出，整件事情应该单独委托给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一个人。伯爵对这份建议表示赞同，并答复如下：

“我已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这份关于100万荷兰盾贷款的报告……你非常正确地坚持让卡塞尔犹太人退出这项生意（虽然我一直总是把司徒本·黑塞·格尔德斯密特看作一个诚实的人）……我担心这些犹太人不会信任法兰克福的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并想象着这项生意会有丰厚的利润，而要求得到很高的退出补偿。”

最后，伯爵把整件事留给布德鲁斯，相应地，他把它全部交到罗斯柴尔德的手上。

然而，大体来说，伯爵再次陷于极其糟糕的情绪状态中，首先，因为罗斯柴尔德还是没有成功把他的财产从霍尔斯坦（Holstein）带到布拉格，第二，因为他已经收到一份来自布德鲁斯的报告说，通过威特根斯坦王子作为中间人，一份有关伯爵的贷款被借到名为普列腾伯格（Plettenberg）的一个家族，而威特根斯坦王子的康复似乎很令人怀疑。他也对布德鲁斯的一项建议，即他应该参与法兰克福的贷款项目而感到很苦恼，因为在那里他曾有多么不幸的经历。正是在高度紧张状态中，他等待着关于投资在英国股票方面的文件，可仍然没有到手。这种情绪体现在一封极其愤怒的信中，在其中伯爵通知停止支付给罗斯柴尔德关于英国股票方面的资金，因此在罗斯柴尔德-布德鲁斯公司中引起极度恐慌。

第42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30)

在这封信的内容里，他说：“毕竟，我在霍尔斯坦的行李箱和衣箱中装有不只是衣服的物件；里面有黑塞证券，各种各样的账目，一只衣箱里还有银币。我计划直接把它们带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已经对一年又一年就这件事传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感到厌烦。”

“我将发送一封草拟的信件给冯·威特根斯坦（von Wittgenstein）王子，关于普列腾伯格贷款这件事，不过不要期望它会有很多结果。整个商业都是一个阴谋诡计的网。我决心牺牲一切，也不让自己对那个王子善罢甘休。他已经对我做了令人惊愕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不愿参与法兰克福的认捐贷款。我厌恶一切贷款，我真的宁可让我的钱闲放着。”

依旧没有来自伦敦的消息，一个事实又激怒了伯爵。“我极其担心这件事，”他写道，“也极其渴望等待着听到你所必需说什么。与此同时，你要停止对这些股票做任何更进一步的支付，你也不要任何在英国获得的利息投资在它们上面。我仍然白白等待着得到关于我已投资的资金的文件；无论我给罗斯柴尔德怎样的信任，我也不能容忍任何更长时间的推迟。老股票的登记也没有受到影响。劳伦特斯（Lorents）经常且特别地提醒你这件事。你一定知道他保持着完全地通知我所有关于我在英国的财务事项，尤其通过罗斯柴尔德而受到影响的投资，为此他可以保持关注着它们，因为那是他的责任。对此你将立刻就会注意到。”

伯爵的恐惧已经因为他在伦敦的全权代表劳伦特斯的来信而增加，而劳伦特斯已受到伤害，因为在伦敦为伯爵所做的生意中他没有被布德鲁斯和罗斯柴尔德当成知己。他已建议他的主人说英格兰可能缔结不利的和约，这已导致英国股票严重下跌，因此提议卖掉刚刚购买的证券。

布德鲁斯以一种委屈的口吻回复他的主人说，按照指示，他已经对罗斯柴尔德关于新买的股票停止任何支付。他再次转达了罗斯柴尔德的解释，其中列出了在往返英格兰旅途中以及在战争和封锁时期安全传送文件与信件的大量困难。

布德鲁斯强烈认同他的法兰克福伙伴的评说。“以我的观点，”他写道，“他的看法是合理的，他的要求也是公正的……我还没有通知战争议员劳伦特斯有关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所做的投资。这样的消息是不应该让太多人知道的。”他还补充说如果伯爵的指令没有撤回，他将立即执行它们……里佩尔（Riippell）和哈涅尔（Harnier）银行，“他继续，”直截了当地说，绝对满怀愤怒地反对伯爵大人。尽管他们完全欠伯爵大人的财富，但他们的行为像疯人一样，他们没有保持应有的冷静，也没有为他们的顾客尽职尽责，从而为顾客盈利。”

在第二封信中，布德鲁斯写道：“出于难以理解的优势因素，在关于推迟荷兰的生意上，罗斯柴尔德已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尽管这可能会给你阁下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毕竟，那是罗斯柴尔德单独一个人筹集这样数目的金钱，正如你已收到的，而其他银行家在这件事中没有做任何努力。”

同时，一个更年轻的罗斯柴尔德兄弟（可能是卡尔）带着布德鲁斯详细的报告来到布拉格，在其中布德鲁斯强烈敦促他的主人不要危及在英国投资的生意，因为它正开展得那么好。年轻的罗斯柴尔德雇请他所有雄辩的人来说服伯爵取消其进一步支付的否决。他想他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便从布拉格写信给布德鲁斯，说伯爵已宽厚地同意继续以在英格兰获得的利润投资在英国的股票上。随后，布德鲁斯立即在伯爵的账户上恢复对罗斯柴尔德的支付，直到他从他的主人那里收到一个指令，时间在1811年12月9日，该指令不批准罗斯柴尔德不成熟的结论。因此，布德鲁斯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要让他主人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取消对更进一步支付的否决最终会符合他最高的利益，因为如果不取消否决，罗斯柴尔德银行公司会面临一个严峻的危机。

第43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31)

“这是我的责任，”他写道，“提供事实以便证明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家们没有任何疏忽地采取一切可能的努力来获得投资的证明资料，你高贵的伯爵一点也不不知道在这里与伦敦之间传送重要文件是多么困难。奇Qi sūu. c om书如果你阁下考虑到将会增加的危险，即要是这样一个文件落到错误的人手上，你就会确切地意识到，必须采取一切手段以使这种事件发生

的机会降到最低。

“对罗斯柴尔德银行家们停止更进一步的支付，并没有使他们更加努力来获得这些文件，因为这些努力不能被增加。直接从布拉格回来之后，年轻的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就旅行到海边，以便寻找机会来带回这些文件。在他所住的荷兰村庄里，他感觉不安全，然后转而来到敦刻尔克（Dunkirk），而且他必须每天给警察局布置家具，以使他住在那里有令人满意的理由。根据他最后的信件，他尽一切可能让这些文件尽早到达。

“司法部长的人送信给银行家凡·诺滕（Van Notten），说在1810年10月28日之前，允许老股票恢复转换（以假名），离开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之后，船只被返回海岸，我的信件传送到荷兰的一个村庄，在那里由罗斯柴尔德一位可靠的熟人保存它，直到现在。年轻的王宫代理人罗斯柴尔德现在已抓住一个有利的机会来发送它，并保证安全到达航道的对岸。”

最后，已旅行到伦敦的年轻的罗斯柴尔德，继续成功地偷运一张总值189500斯特灵的证明到欧洲大陆，并立即发送给伯爵。现在威廉再一次对他的资本被用作进一步投资所产生的利润感到满意。在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高度紧张维持且又降低了费用的生意表示满意之后，威廉宣称现在愿意给予这些股票70%的手续费。在传送这个消息给布德鲁斯时，伯爵表达了他的欣慰，并在他的信中总结说：“我不是没有意识到关于与伦敦交通及通信的困难，因此极其高兴地得到189500斯特灵的所有权证明。”

伯爵也表达愿望说，罗斯柴尔德的兄弟之一应该长期住在布拉格，但是布德鲁斯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这个家族的经营已经如此广泛，以致不可能答应这个要求。布德鲁斯给他的主人写道：

“很荣幸你建议罗斯柴尔德的一个儿子应该获准长期住在你伯爵大人的邻国，可这就勉为其难了。他们的父亲年老多病。他最大的儿子阿姆斯洛，和他第二个儿子所罗门，也是体弱的，都是他生意经营中必不可少的。第三个儿子内森，在伦敦生意的创建中是非常有用武之地的，而第四个儿子卡尔，几乎是继续专门投身于你伯爵大人的服务之中，还有最小的儿子詹姆斯，他的时间花在伦敦与巴黎之间。他们俩已对我宣称，他们不会做出任何努力来执行你的指令。”

欧洲大陆的封锁给与英国的通信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这个问题确实成为欧洲主要政治家们的重大问题。在埃尔夫特（Erfurt），1808年曾有这样的观点，即拿破仑和俄国的亚历山大将能够分享对欧洲的统治。法国皇帝尤其认为在俄国的协助下，他最终会征服英格兰。

为此目的，俄国无条件实行对欧洲大陆的封锁但是沙皇从来不打算为了拿破仑的利益而牺牲与英国的所有贸易。相反，他推进海上货物的进口，英国产的货物现在轻易就找到路径取道俄国而到达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这样拿破仑政策措施的效果就有危险，而在1811年夏天的早期，对整个欧洲来说，很明显，两个最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相互侵犯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现在只是时间问题。

第44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32)

随后，拿破仑的警察对法属领地中所有通信和秘密协议全部采取更严厉的审查制度。标明写给黑塞统治家族的任何东西都要经受严密的检查。1811年11月1日，一封注明法兰克福，两个地方不小心写有梅耶·阿姆斯洛的信件落到法国人的手里。在一段文字中，不知名的写信人承认通过梅耶·阿姆斯洛豪华的办公室从伯爵那里收到一封信，而另一段文字则如下：

“我认真地把您（伯爵）的信件读给罗斯柴尔德听，他的儿子们在场，您阁下的信件说他们是那样的亲切和礼貌。他们全都很高兴。”

很清楚，从上下文看，这封信涉及图根邦德，而伯爵其中的一个成员，信里写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必须代表伯爵的利益进行支付的问题。这封信立即被从它受拦截的地方汉堡（Hamburg）发送给巴黎警察委员会长官萨瓦里（Savary）将军，他指示驻法兰克福的法国大使巴伦·巴切尔（Baron Bacher）尽一切可能搞清楚这封信隐含的含义，以及信中提及的人物。

巴伦·巴切尔建议说，他们不应该继续通过像1809年户籍搜查和抓捕那样来抵制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是以更大的隐蔽性来行动。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伯爵的其他代理人应该在一种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被平息他们的信件应该被巧妙地打开、复制，然后发送。以这样的方式，巴切尔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熟悉他们搞阴谋诡计的网络，包括它所有复杂的分支。

这位警察委员会首席长官也要求在梅因茨的委员会提供一份报告，而报告对他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前在殖民地物品和英国产品的交易中极其活跃。但由于他们已经屈从于户籍搜查，而且他们所有的英国物品已被没收，因此主要从事银行生意和受限在欧洲大陆的商品贸易。梅因茨委员会的长官补充说，这个家族的首领对法国不友好，虽然他假装诚心诚意喜爱这个国家。

巴切尔的劝告得到采纳。罗斯柴尔德兄弟们在法兰克福和法国都受到法兰西帝国警察最严密的监督，在这两个地方，他们住在跟英国进行非法贸易的人之中；同时，他们与达尔伯格的法兰克福警察相处极好，尽管这支队伍附属于拿破仑。达尔伯格的警察长官冯·伊特斯坦（von Itzstein），虽然是一个犹太人，却是大公爵警察的主管，也是梅耶·阿姆斯洛和所有法兰克福犹太人的特别主顾。

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长期心中怀有这样的想法，即利用达尔伯格友善的感情为同一信仰且以前受压迫的同辈犹太人成员，或偶尔也为自己的家族谋求利益。由达尔伯格宣布的新的一种“地位”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他们的处境，这确实是真的，但没有涉及本质的改变。例如，犹太家族成员人数依然限制在500人以内。“500人，只有500人，”一些犹太人愤怒地写道，“为什么不更多或更少？”达尔伯格意识到他能够利用这种形势，并做一笔良好的生意交易，他允许梅耶·阿姆斯洛和他的合伙人古姆普雷切特（Gumprecht）说服他，即由犹太人以每年一次性支付22000荷兰盾作为交换，然后在法兰克福授予他们市民的权利，因此使他们在政治上与基督徒平等。与此同时，犹太人获准拥有他们自己的管理组织，就是“犹太人宗教区管理组织”。警察长官冯·伊特斯坦被任命为区长，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从最杰出的犹太人中选择。

第45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33)

在做出努力的过程中，达尔伯格暗示梅耶·阿姆斯洛，犹太人要准备做出财务上的牺牲，最后达尔伯格要求他们应该以每年一次性交付22000荷兰盾20倍的金额来作为交换。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目，但法兰克福犹太人中的一位可以拿出，尤其像罗斯柴尔德一个人就可以预先垫付100000荷兰盾，几乎是总数的1/4。他也设法这么安排，即只有440000荷兰盾中的150000基尔德应该以现金立即支付，剩下的部分24位债券持有人也被接受。犹太人圈子中的成员以极大的悬念等待着，这些安排的结果对他们的前途是多么重要。如果这个提议获得通过，梅耶·阿姆斯洛就是第一个给他具有相同信仰的同辈成员带来好消息的人。

一段时间之后，这件事获得通过，以致在犹太人中引起了极大的热情，就像在敌视他们的参议院和贵族家庭中引起的大愤慨一样。立刻，到处都暗示着，除了公开的数目之外，达尔伯格本人还接受了其他金钱。与这件事关联的集中评论，是关于梅耶·阿姆斯洛和他的儿子们已被任命为官方银行家，而且梅耶·阿姆斯洛已成为法兰克福选举团成员之一。一名奥地利的秘密警察确切地宣称他知道具体的数目，也就是33000卡洛林（karolins），达尔伯格已经接受它用来建造他的办公楼。

犹太区大众当然非常感激年迈和虚弱的梅耶·阿姆斯洛，而他自从动手术之后，从来没有完全苏醒过，不过他依然有能力利用他所有的影响力和金钱来确保他们这次地位的提升。价值290000基尔德的债券，立即被投入流通。其中之一，价值50000基尔德，被达尔伯格的财政部长克里斯汀·冯·本歇尔·斯特诺伯爵（Christian von Benzel-Sternau）获得。另外有8份债券，每份价值10000基尔德，都被赫尔·冯·贝斯曼拿到，而由犹太人用现金支付的更大一部分是直接到达巴黎，以作为对已被法国人抓住的福尔达和汉诺伯爵的部分付款，现在达尔伯格已将这两个公国再次购买回来。达尔伯格又一次立即卖这两个领地给私人，以便获得价值350万法郎的保证金，可以分期付款，当交易结束，他将获得190000法郎的利益，比法国从这两个领地所获得还要多。

当交易协议签订时，达尔伯格带着有些过早的高兴宣布，“完成得如此巧妙的交易，值得奖赏，”然后便奖赏那些在交易中被雇佣的部长们，还有他们的妻子，每人送礼40000法郎。在关于这件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由于我决定不通过这个生意获得什么，除了国家的财富，现在仍然有70000法郎可以从190000法郎中变现。在这个数字中，我把10000法郎送给知道内部机密的议员冯·伊特斯坦，作为他在转换犹太人欠国家的债务为现金的过程中所提供服务的酬劳。我给罗斯柴尔德家族10000法郎，因为他们出色的合作。我将把剩下的50000法郎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我欠他们债务的一部分还款。”

法兰克福市参议院，和以前掌握政权而现在流放的那些人，怀着关切和恶意在观察这些事件，并下定决心，如果情况发生不同的转变，他们将做一切可能的事情来恢复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梅耶·阿姆斯洛的为人，无论如何已经使他跟法兰克福市以前的官员很熟悉但是目前他们只好无力的观看着，且允许他和他的保护人达尔伯格做他们所要做的。

第46节：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34)

他们带着极大的疑虑，察看着欧洲政治的整体进程。关键点是拿破仑与俄国的争端已经濒临战争的边缘。拿破仑集结着王公显贵的雇佣军，成为欧洲最大的霸主，以便抑制欧洲大陆上最后的独立王权。在德累斯顿（Dresdun）一次盛大的王宫典礼上，他会合了信赖他的王子们，而他的皇帝岳父即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也在那样的场合出现。在布拉格的伯爵再一次请求弗朗西斯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向法国皇帝申诉他的理由。弗朗西斯皇帝习惯于这样的请求，没有对这封信投入更进一步的关注。当浩大的俄国战争的戏剧正上演时，伯爵依然在布拉格，以极其焦虑的心情等待着事件的结果。

拿破仑的军队正稳步朝着沙俄帝国的心脏进发，尽管他们无疑正蒙受着巨大损失。40万人的军队，只有不足10万人进入莫斯科（Moscow）。但是所有欧洲人看到的是胜利进军。由于当时的形势，更新的信息到达法兰克福之前，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那时候的商人不能像现在这样快速就得到信息而尽快做出决策。

梅耶·阿姆斯洛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对正在莫斯科且势不可挡的实权人物郭尔西根（Corsican）的认识，而当他的老伤口再次打开时，已经没有希望把他带回病床。他没有活着看到拿破仑在俄国的彻底失败，以及一年之后拿破仑在德国的被打败，紧接着便是罗斯柴尔德的君主及其黑塞领土的回归。

在1812年9月16日，一个重要的犹太庆典日，即所谓的“长日”，这个日子是用来为忏悔的罪人请求原谅而设立的，梅耶·阿姆斯洛已经一直在斋戒中，这符合他严格的宗教原则，他花好几个小时站在犹太教堂中，并沉浸于祷告里。在同一天晚上，他感觉伤口附近剧烈疼痛。他立刻被抬到床上，但他的病情已经恶化。他发着严重的高烧，他已感觉到死亡正在临近。因此，他决定，趁他还有力量在身上，尽早安排他的事宜，以及订立新的遗嘱来适应最近的发展，替代他更早的时候订立的遗嘱。

在这么做时，他便使他已经跟他的所有孩子们订立的协议生效，按照协议，他将他生意中的股票、证券和其他财产全卖给他的五个孩子，比如大量的葡萄酒股票，总价190000基尔德，当然这个数目远低于它们的真正价值。他的儿子们因此成为生意上的专有主人，很清楚，虽然没有明确声明，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们在股份上的任何不平等都将停止，于是每一个儿子都占有50分之10，那就是1/5生意上的股票。

这份遗嘱完全把女儿和她们的丈夫，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从生意上排除出去，甚至都不让他们知道。梅耶·阿姆斯洛这么应用所获得的190000基尔德：他给他的妻子70000基尔德作为生活保障；剩下的他分给他的五个女儿。这样的安排有两个目的。首先，这使得在他死亡这件事上，他不必向官方通报他的大量身价，因为在那时生意已被他的五个儿子分割，只留下不大的财富即190000基尔德给他自己。其次，使得生意绝对确保分给他的五个儿子，不受到来自他女儿和她们的亲属的任何可能的干扰。

这份遗嘱规定，孩子们之间要遵守团结、互爱和友好的准则，任何表现出违抗意图而不恭顺的孩子，将受到惩罚，即只能继承不超过法定的最低数目，经计算，这个数目是190000基尔德。

当梅耶·阿姆斯洛订立他最后的遗嘱时，五个儿子中却只有两个儿子在法兰克福，也就是阿姆斯洛和卡尔，因为所罗门正住在巴黎，而詹姆斯，正维持所罗门和在伦敦的内森之间的通信联络，他正住在帕斯德卡莱斯（Pas-de-Calais）海岸航道上的格雷弗莱恩斯（Gravelines）。这些事实，正如法国警察的记录所证实，而且这些记录已获准公开发行，它们对众所周知的传说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些记录，梅耶·阿姆斯洛召集他的五个儿子来到他临终的病床，并将在欧洲的

生意分配给他们。另外，他的病来得相当突然，又发展得这么快，因此，召回在国外的儿子的想法从来没有来得及充分考虑过。

当梅耶·阿姆斯洛运用他的权力做完这一切，以便确保他家族未来的繁荣——确实，他考虑的只是在财富的获得上——通过清晰和简洁的规定来维持他大家族的团结与平安时，他就平静地走到生命的尽头。在完成他的遗嘱两天之后，1812年9月19日的晚上，他的老疾病急转直下，变得更为糟糕。那时候所有的医学手段都是放血，是一种只会使病危老人更加虚弱的方法，而不是减轻他们的病痛。在同一天晚上8点15分的时候，梅耶·阿姆斯洛，不知疲倦、俭朴和虔诚的犹太人，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及其儿子们金融公司的创始人，终于离开了人世。

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充分意识到他留给他的儿子们一份很好的遗产，但他无疑不会猜想到，他已奠定了持续19世纪上半叶在整个欧洲发挥着无可匹敌的影响力的世界级实权的基础，而且贯穿19世纪的下半叶，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这种影响力几乎无人能及。

第47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1)

第三章

伦敦与巴黎：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

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大陆长期饱受战乱之苦，大片土地也遭受了战争双方真枪实弹的侵袭。然而海峡对面的英伦三岛被碧蓝海水环绕，却逃过战火袭击，虽然她也向大陆集团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土地却几乎未受任何干扰。彼时，英格兰把她的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商业，使她的公民们生活逐渐繁荣富裕。

年轻的皮特（Pitt，1759-1806年英国首相）推行了金融改革，推动了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通过这一改革，他也使得英国内部事务变得有条有理，从而使英格兰有可能从自己不断增加的财富中拨出一大笔钱给她的盟国——他们正在因为财富和公民的鲜血对欧洲大陆发动战争。到18世纪末期的时候，英国已毫无争议地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力量，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走了一步极其巧妙的棋——安排家族中的一个最具胆识的孩子内森——让他在这个巨大商业王国中扎根定居下来。内森最先定居在曼彻斯特，当时，那里是各种布料的手工制造中心，也是他有长期生意来往的城市。由于众多军队都需要衣物等布制品，布匹贸易给赚取超额利润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赚的第一笔钱一两万英镑，在当时来说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本金总额——给了这个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陌生人一个从一开始就得到保证的地位。因此，内森并不是以小商人的身份来到曼彻斯特，而是作为来自欧洲大陆一家已成立的商业公司的相当重要的代表来到那里，彼时，他手里有一大笔金钱可以自由支配。

他带着年轻人的热情开始着手他的商业活动，同时，尽管他如此年轻，却也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灵敏的经商头脑。首先，他仔细研究他所在的商业环境，探索同行的赚钱方法，奇Qisuu.c om书并且明确了所获的利润应来自三个阶段，即购买织布所必需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的染色过程，以及成品的销售。而这三个阶段的运作在当时的英国都是由独立商家所把持的。

内森决心在整个经营布料的过程中保住自己在每一阶段的利润。他自己买原材料，亲自为它们染色，然后再把它们送交出去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制造，最终由自己将制好的布料送去进行贸易。内森并不将自己仅仅局限于布料生意。他在各地购买各种他认为物美价廉的商品，因此他购买了各种各样的新奇货物，也购买殖民地的产品，比如靛蓝染料、葡萄酒、糖和咖啡。他从不担心他所买的这些货物会找不到市场，因为远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母公司需要所有的这些货物。

第48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2)

当内森的父亲和兄弟们从他在英国的出现后带来的众多好处中大大获益之时，内森最开始带来的本金很快也翻了两番甚至三番。生活在英国他感觉到很享受，相比于在法兰克福时压抑专制的生活状况，他在英国感到异常的自由和不受束缚。

随着内森业务的增长和扩大，很自然地，他开始与首都建立商业联系。当时的首都不仅是大英帝国的核心，也是整个帝国所有的财务利益的集中地。在打定主意在英国永久定居后，内森于1804年离开曼彻斯特前往伦敦，在那里，他将与政治发展密切接触，而政治发展则对商业生活产生极深刻的影响。他立刻意识到，如果他一直是一个外国人，这将对他的生意产生极大的障碍。因此，早在1806年的夏天，他便申请入籍为大英帝国的臣民。他的愿望很容易获得批准，因为作为申请人已经在英国居住了六年，就算他还没有在商业界做到非常突出的位置，他也已经备受众人尊重。欧洲大陆对商品的需求甚欢，受此眷顾，内森在伦敦继续他的生意并大获成功，这样的“盛况”一直持续到1806年。他对于英国的生活和英国人的性格相当熟悉，对于激励全国的抵抗拿破仑统治世界疯狂计划的精神又十分同情，因此，他很快便完全拥护英国式的思维方式。但他尽量避免公开支持任何有可能会损害他在法兰克福家族的政治势力，并且，他的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是凡事首先以商业为重。

内森时年29岁，正在考虑结婚。他曾结识了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的女儿，女孩的父亲从阿姆斯特丹移居至德国，曾与内森有几次生意上的小往来，但他们二人的关系并没有熟稔到让女孩的父亲能够对内森这个求婚者的财务状况和总体商业素质进行准确的估计考量。而内森旅居英国这一情况使得对以上状况的调查显得更有难度。然而，内森凭借着他本身的能力和直白的性格，使他未来岳父对他的疑虑消除得一干二净；而彼时，女孩的父亲也从法兰克福获悉罗斯柴尔德家族繁荣兴盛且备受尊重。内森迎娶了心爱的女孩，并且因为结婚，妻子带过来的数额庞大的嫁妆，使得自己原本的财富大大增加——由于他的岳父在伦敦是个既有钱又受人尊重的商人，他的地位也受此影响而得到加强。

此外，内森妻子的妹妹朱迪丝·柯恩（Judith Cohen）不久之后嫁给了著名的富翁摩西·孟蒂福爵士（Moses Montefiore最著名的英国犹太人，19世纪著名的金融家、股票经纪、银行家。），也因此拉近了内森和摩西两人的关系。摩西对欧陆战事变化所投入的旺盛精力，显示出的不凡远见和稳健的商业头脑，都深刻影响了金融业务的运作，内森对此不断表示钦佩。

尽管内森在法兰克福的父亲总是劝说他去做威廉伯爵的投资，并且不停地敦促他多结交那些在伦敦的威廉伯爵的全权代表，但他一直都未曾着手。迄今为止，劳伦特兹伯爵（Court Lorentz）收到的关于威廉伯爵意愿的暗示对这一安排非常不利，但这丝毫没有使法兰克福的梅耶·阿姆斯洛或伦敦的内森气馁，他们正在继续努力着。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威

廉伯爵很快改变了他的意见，我们现在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在这段时间内，正如内森所言，英国股市开始接受大量投资。鉴于威廉伯爵和梅耶·阿姆斯洛关系十分亲密，他决定不继续反对雇佣他的儿子内森在伦敦进行交易业务。

第49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3)

青睐内森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很难获得这些文件的所有权，以证明购买了股票，而这对内森来说，因为有无数的犹太或非犹太的联系，安排起来并不十分困难。因此，内森开始对威廉伯爵的巨额金融业务感兴趣，由于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干预对证券的购买和支付，他有时能够暂时控制一大笔数额的金钱，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进行安全的短期交易，比如购买在那个时候价值不断上涨的金条。

在英格兰，没人知道内森的账户里是如何在短期内有了这么一大笔金钱的，因为在威廉伯爵账户上的英国股票都是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正式购买的，而且显然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因为伯爵的资金在英国已经被冻结过一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内森的信誉从这些巨额的采购中大幅提高，他开始接受他人委托进行各种交易，即使他不能立即以现金履行他的责任，他并不想输，因为他们为将来提供了良好的前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内森特别擅长利用异常情况，比如对于那些为了使自己富裕而抓住机会投资的人，要赠与礼物，而对于那些被动地站在一旁的人，则减少他们的钱，让他们变穷。

拿破仑通过大陆封锁，使整个英格兰的商业前景改革一新；然后，当他发现他的方法伤及他原来的言论及提议时，便对其进行修改，并和走私者进行了切实的谈判，这些走私者在英国政府的鼓励和嘉奖下正努力突破拿破仑的封锁。1810年6月15日颁布的法令几乎正式地使这种非法交易规范化。法国需要某些商品，然后，黄金和白银被允许限量带入法国，法国产品被发送到英国进行交易。为防止走私不需要的物品，在格拉弗林(Gravelines, 法国城市)有一条被专门隔开的圈地被用于官方认可的走私行为，走私船的船长按要求只能留在该圈地内，而且装卸货物要受到警方严密监视。

内森利用了英国和处在敌对状态的法国之间正式批准的经商活动，在广泛的领域做生意，不仅用他自己的账户，也用法兰克福总公司的账户。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必须还要有一个可靠的人在巴黎帮他应付这方面的业务。内森为此给法兰克福写信，老梅耶·阿姆斯洛于是决定利用他和达尔伯格在法国证券之间的关系，通过官方给他的儿子办一张法国护照，并替他的儿子获取一份交给法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推荐信。

当1811年3月达尔伯格前往巴黎时，因为有罗斯柴尔德借的钱，一个对此事极为有利的机会悄然诞生，根据法国警方的记录，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时年19岁的詹姆斯由安特卫普前往巴黎，并在当地一所私人住宅中居住下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拿破仑的财政部长马里昂(Count Mollien)已经知道年轻的罗斯柴尔德的到来，并知道他打算接受并递送大量来自英国的现款。

1811年3月26日，这位部长在给拿破仑的信中写道：“一个持有法兰克福护照的法兰克福人现在正待在巴黎，他的名字叫罗斯柴尔德，他主要忙于将英国的现款从英国海岸带到敦刻尔克，并用这种方法在一个月内在带来了超过10万几尼(guinea, 旧时英国金币，合1.05英镑)。他在与巴黎最高规格的银行家进行接触，比如马列特(Mallet)，查尔斯·戴利尔(Charles Daillier)和霍廷古尔(Hottinguer)等银行，他们给他汇票让他在伦敦换成现金。他表示，他刚刚收到本月20日来自伦敦的信，根据英国的打算，为了检查出口的金银币，而将克朗(crown, 英国旧币制的25便士硬币)的价值从5先令(shilling)提高到5.5先令，而按照金币的价值来看，就是从21先令提高到30先令……这种行为等同于和奥地利人或俄罗斯人交易。我衷心希望能够将这些情况告知这位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同时也希望伦敦的官员足够傻地以这种方式去应对这些事。”

第50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4)

这封信揭示了很多内容：它表明，在1811年3月24日之前，在未经警察允许的情况下，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可能已经到达巴黎了，当他正式抵达时，也就是说，当他向法国警方报告时，他一定已经与财政部的部长或一位官员进行过接触，由于达尔伯格的介绍，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内森主要是按照适应英国政府的十分明确的计划把金币送到法兰克福，但为了获得法国政府对这些操作的支持，詹姆斯假装向巴黎内政部表示，英国当局对出口现金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并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件事。他十分成功地哄骗过了马里昂，并通过他，哄骗过了拿破仑。

马里昂说：“英国的金币运到海峡港口，法国政府对此十分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这不仅是证据，同时也是英国逐渐衰退的原因。”马里昂事后在他的回忆录中试图表明，他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也同时表示，拿破仑认为它来自别处，但是上面引述的信件内容清楚地表明，财政部长也相信罗斯柴尔德。在这个时候，内森想往法国派送大量现款，他偷偷地希望这些钱能够被最终送到威灵顿的军队，他们正在西班牙与法国发生战争。那位将军自从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英国战争开战之后，就遭遇了巨大的财政缺失。在当时那个时候，对于繁复航行的船只来说，不仅面临使海运现金变得十分困难的封锁情况，在比斯凯(Biscay)海湾的破坏性风暴也是严重的威胁。因此，运送这些货品不仅有很大的风险，保险费用也十分昂贵。

早在1809年，威灵顿曾给政府写下以下内容：“我们急需资金……军队的薪酬已经被拖欠了两个月。我觉得英国内阁简直对我们在这里的状况无动于衷……”他之后补充说，“如果政府支付不起战争的费用，那么，对于政府来说，放弃我们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战事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这种事态持续了两年，威灵顿不得不求助于那些十分可疑的银行家和在马耳他、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的贷款者，从那里他不得不以最高贷款利率借钱，把交易的账单给他们，这些账单如果兑付会使英国财政部损失惨重。财政部为满足威灵顿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总是不够充分；最后，这位英国指挥官愤慨地写信向伦敦表示，如果事情继续这样，他的军队将不得不撤离半岛，而这不仅会缓解法国对于欧洲大陆的重要军事承诺，同时会使英国暴露于在岛上登陆的怀有恶意的军队面前。而接下来，他高贵的君主和他的部下都将在自己的国家经历那些他们曾经有幸避免的恐怖战争。

一年之后，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好转，由于随便从英国政府取用账单，威灵顿遭到责备，他因此激动地做了回复，他写道，他不得不遗憾地说，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受伤和生病的英国军官为了活命而被迫出售自己的衣服。

这就是英国军队在西班牙打仗时的状况，而此时，在伦敦，各种充满活力的运动正在支持下开展起来，而这项运动正是由内森·罗斯柴尔德以自己的名义发起的。他以非常低廉的成本获得了很大比例的由威灵顿颁布的账单，进而英国财政

部将它们再兑换成现金。他将因此获得的现金——以金币的形式——运送到海峡对面的法国，在那里，一般由他的兄弟来接收，主要是詹姆斯负责，但是在1812年则是由卡尔或所罗门负责，然后再向巴黎的各个银行付款。罗斯柴尔德兄弟从法国银行家获取在西班牙，西西里，或马耳他的银行家的账单，他们通过他们的业务关系进行谋划，目的是为威灵顿获得“这些文件，威灵顿从而能够及时从银行家那里收到现金。因此，从伦敦调配过来的现金实际上只能从伦敦到巴黎做短途旅行”，再通过大都由犹太人拥有的错综复杂的商业公司的网络，穿过敌人国家的核心，最终到达西班牙的英军指挥官手中。

第51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5)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现金和贵重金属的供应即使是在英格兰也开始变得稀少。自从封锁使得正常的商业变得困难，内森就将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硬币和账单的兑换上，在此时，他密切关注着是否有有利的机会可以获得任何可能提供的硬币托运。当东印度公司曾出售相当一笔金银时，内森·罗斯柴尔德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个客户；通过最近收到的来自伯爵的投资资金，和流通自己所有的价值很高的现金，他因此能够获得全部的黄金股份。

那时候，约翰·查尔斯·赫里斯（John Charles Herries）是总代表，他的办公室是为了给没有出战的英国军队和在欧洲大陆战斗的英国军队提供必要资金支持而建立的。他一个人没办法满足需求。携带资金的航船再一次被搁置几个星期，而到达里斯本（Lisbon）的另一份委托物品就其下一步的运输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英国政府，特别是赫里斯，对此最为苦恼。

他们随后听说内森·罗斯柴尔德从东印度公司购买了黄金，而这位几乎不知名的人购买以后将其送往国库。内森把黄金卖给政府，从中获得昂贵的利润，同时，他要求应该委托他把钱通过法国运给在西班牙的威灵顿，因为他以自己的利益为代价已经在有限的范围内运了一些，他要求现在应该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运送更大金额的现金。

1812年4月6日在巴黎的詹姆斯寄给伦敦的内森的被巴黎警方截获的信件表明，数量可观的大笔金钱正在穿过海峡，从英国运往法国。在那时，内森将27300英国金币和2002盎司葡萄牙黄金放在六个独立的箱子中，通过六个不同的公司，发送给格拉弗林的詹姆斯。詹姆斯承认收到了这些款项，以及霍廷古尔公司、戴维勒（Davillier）公司以及莫勒尔（Morel）和法贝尔（Faber）公司的汇票，总金额达65798英镑。他补充说，他很高兴运送这些钱并没有影响汇率，并敦促他的哥哥，让他尽可能早地获得任何一条商业新闻。两兄弟对汇率变化的关注自然非常密切，当汇率上涨时停止购买，当它下跌时便大量买进。

所有这些交易是通过法国行政部和财政部长马里昂的同意的。他安慰自己，英国正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汇率正在对她（英国）不利，并且黄金的流出也正在不断恶化，而法国的银行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法国的货币在世界也是价值最高。同时，在法国政府的监督和保护下，金币正通过法国本土，十分安全地缓慢流入法国头号敌人威灵顿的口袋里。

但是，尽管马里昂被骗了，从法兰克福来的犹太移民的行为正在其他区被极大地怀疑着并监视着。当地商人给在敦刻尔克的罗斯柴尔德的信件被法国警方截获，信件透露了他们活动的本质。一位警方官员就这件事给达乌（Davoust）元帅——汉堡的军事总督——发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元帅决定向拿破仑皇帝直接报告。他不经意地指出：“支持从英国撤款的言论，在策划者隐瞒自己的行为的状况下，在考虑到英国会尽一切可能促进进出口时，便失去了它们的力量。”

皇帝注意到了这份报告，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毫无疑问地说，达乌是一位出色的军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了解财政事务，而马里昂的意见显然要更加可靠。然而，警方的行政处长继续关注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举一动，而他们的与黑塞的关系他也很早便得知了，他决心对他们之间的行动追根究底。他将达乌的报告转交给德马雷（Police Perfect Desmarests），指导他提供和这个家族有关的准确日期，并在同时给格拉弗林汇报类似的内容。

第52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6)

这一切都发生在1812年2月，当时，卡尔和詹姆斯都在巴黎。德马雷监视着他们，并询问了在梅因茨（Mainz）的法国警务处处长，让他报告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关政治同情的状况和国外的商业关系，以及整个家族的投资交易，以及如果有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所涉及的有关违禁品的交易。

警务处处长在梅因茨发出了一份详细的答复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了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达尔伯格的秘密关系，并指出，他们的关系极其密切，以至于凡是罗斯柴尔德提出的请求，达尔伯格从来不拒绝。他补充说，达尔伯格的随行人员在1809年警察搜查罗斯柴尔德家之前一定给与了事先警告，最后他总结说：“至于罗斯柴尔德的政治倾向，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与他们真正想做的相差太远。他根本不喜欢我们法国人，他只是假装为法国政府效力而已。”

同时，来自格拉弗林的报告也寄到了，这份报告证实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经常在敦刻尔克出现，实际上相当于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公司的一个分支，并涉及了他在伦敦的兄弟和合作伙伴。优秀的警察考特·里尔（Court Real）指出，罗斯柴尔德是一个外国人，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成为他不能留在法国的充分理由。

他生气地继续指出：“为什么能允许这个人做任何事情却不怀疑他呢？当国王陛下允许走私者进行交易时，他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毫无疑问，他一定希望这种交易能够对法国的工业有利，而如果伦敦公司能够留住客户，这个想法将无法实现，更不用说在法国的分公司了。对于罗斯柴尔德在我国沿海逗留这件事，我们该怎么考虑？我们能只把他想成单纯的一个人，他的兄弟在伦敦已经站稳脚跟，而他和他的兄弟有共同的利益么？”因此，里尔建议应尽快要求罗斯柴尔德离开法国。

巴黎警察厅长把所有这些调查的结果报告给司法行政长官，同时建议应该拘捕住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但是有着法国财政部长的保护，局部被阻止了。确实，如果一个人能为法国政府的需要去开展金融业务，能为法国财政部提供报告和建议，又有政府的委托职权，法国政府又怎么能突然让人去逮捕他呢？罗斯柴尔德兄弟在他们去巴黎，进入狮穴前，巧妙地将自己的立场确立得绝对安全，尽管有来自警方和军方的种种猜疑，他们仍然保持着未被干扰的状态。

当然，这个位置肯定充满危险。上层的情绪可能会突然改变，比如拿破仑会和罗斯柴尔德兄弟进行短期合作。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引起法国警方的恐慌，它也使得萨瓦里（Savary）将军开展进一步调查。

第六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秘史.txt

由一个商业公司转交给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一封信，原本是由布洛涅警方的监控下运送的，却在运送途中被截获。所得出的推理是，罗斯柴尔德兄弟经常企图逃避检查，但是该信的作者以及负责的警署官员都宣称，因为是紧急事件，这封信只是由特别信使在定期寄送之后的紧急寄送。此事没有继续深究，但是帕斯-德-卡莱斯（Pas-de-Calais）的警署官员受到了斥责，他的上司使他认识到，他家庭的奢华以及他的铺张浪费都是高度可疑的。

英法双方交战的局势对罗斯柴尔德兄弟俩的生意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们继续留在法国当地是绝对必要的，就是在1812年9月18日他们的父亲死后也十分必要，而当时只有所罗门——在法国的两兄弟中的一个——回到了法兰克福，詹姆斯则留在了法国，在巴黎和海岸间摇摆不定。

第53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7)

有着巨大的交易量，却依然保持准时和准确，这使得詹姆斯赢得了巴黎商业界的尊重。他是否收购债券会立即被人关注，而一旦传出他要收购，整个交易便会立即受到影响。他高度重视他的个人声誉；一位商人曾向内森的雇员诋毁他，指控他的行为不符合一个正直的人的行为，他却从没有提过和此事相关的人，正如在他给内森的信中写到的，这是因为他认为谈论这些事太伤他的尊严。

欧洲大陆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变革拿破仑没能在莫斯科的战争中续写他的战争神话。莫斯科的一场历史上的大火将他唯一的资源烧得精光。当拿破仑决定撤退时，冬季已经快要来临，这意味着，他的残留部队不得不冒着冰雪穿越几百英里以躲避敌人的追赶，穿过整个国家最荒凉的地方。

穿越别列津纳（Beresina）之后，拿破仑的军队便完全瓦解，就在12月3日，即拿破仑为了尽快回到巴黎而离开的前两天，著名的第二十九公报发表了，该公报大体承认军队最终遭到毁灭，也简洁地报告了国王的身体前所未有的健康。全世界的人们收到这条消息都感到非常激动，在法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国又有了新的希望。但是很难估计这场灾难将来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来自俄罗斯的报告给法兰克福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人十分不安，以至于人们首先倾向于这个消息是被高度夸张了的一报纸只允许报道那些通过法国方面检查的消息。但不久，就有分散的幸存者抵达当地，他们讲述了军队所遭受的不可名状的苦难。

在现实层面上，法兰克福对拿破仑计划的彻底崩溃尤其感兴趣。确实，拿破仑的军需官发送的秘密报告的内容还没有人知道。他带了55车的现金前去打仗，分得4匹马，78个书记员。他只能保住其中一辆车，撤离装着200万的黄金，他本希望将这笔钱平安地运到廓尼伯格（Konigsberg），但他却没准备确保运送的安全。

他报告说：“我的手下已经不存在了；他们都因为寒冷和饥饿而离开了人世。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手脚被冻伤而不得不留在维尔纳（Vilna）。所有的账簿都被敌人拿走了。人人都在想如何避免皮肤被冻伤，除此之外，他们别无他求，想要遏制恐慌几乎是不可能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长子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是法兰克福公司的头目，现在正想在法兰克福的波恩海姆斯特拉（Bornheimerstrasse）盖一座新的银行。听到拿破仑失势的消息，他兴奋不已；鉴于该公司营业范围十分广泛，从西班牙到丹麦，从布拉格到伦敦，已经占据了半个欧洲，而这种突然的变化注定会对欧洲大陆的力量分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事实上，他的公司在两个阵营都有朋友，但重要的是，如果任何一方的政治结构崩溃，或出现严重的不稳定的迹象时，该公司业务的中心就应立即转移到胜利的一方。

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严重。靠着巨大的精力，拿破仑很快又组织了一支新的军队，他希望靠它来扭转整个局面。法国依然占领着法兰克福，而罗斯柴尔德不得不十分小心翼翼。

确实，德国的人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闻到空气中自由的味道。黑塞的大街小巷，“伯爵万岁，俄罗斯万岁”的欢呼声不绝于耳。拿破仑所谓的盟国在俄罗斯的战斗中一个接一个地背叛了他。普鲁士和俄罗斯结成联盟，并在法国发动了战争，而拿破仑对奥地利的态度竟然也不确定了。同年4月，拿破仑在萨克森（Saxony）再次打响战争，在1813年的一系列战争中，他取得了一两场辉煌的胜利，但却再也无法将他的敌人完全赶出战场。

第54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8)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英格兰再次为普鲁士和俄罗斯提供了他强大的财政支持。在1813年6月14日雷申巴茨（Reichenbach）条约中，英格兰约定说，如果普鲁士能够调拨8万人上战场，她就会给这个国家提供了666666英镑的补贴。俄罗斯提供了16万的军人，因此也收到了两倍于普鲁士的补贴。8月10日，在梅特涅和拿破仑那场世界著名的会谈后，奥地利的态度也最终明确了。奥地利的部长虽然曾经是法国皇帝的女婿，但是最终改变了他的政策，蹒跚地离开了法国皇帝，奥地利也最终加入了对抗拿破仑的联军队伍。

此时的威廉在布拉格流亡时也满意地看到了整个事件。他再次要求奥地利的皇帝尽快恢复他的领地。他认为他所受的迫害和苦难已经快要到头了。他曾经不断地拜托皇帝和玛丽·露意丝能以他的名义与拿破仑调停，现在却认为自己是德国的依然忠实于事业的王子，是德国的主角（德意志帝国的捍卫者）；他当然没有忘记向皇帝提及他“保证不会有任何损失”的誓言。然而，他很乐意暂时提供公众的军事费用，并派遣部队以加强盟国的军事力量。布德鲁斯接到指示，尽管普遍缺钱，要为了这一目的而获得必要的资金。他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并收到10万金币，使得威廉伯爵能够向盟国支付几笔费用。

因此而成立的统一战线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获得了一些成功。尽管奥地利一直遭遇金融危机，却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英格兰也加入了援助队伍，并根据1813年10月3日签署的特普利兹（Teplitz）联盟条约，在当年的10月之后，每月支付给奥地利100万英镑，作为奥地利答应出兵15万的回报。

1813年10月18日在莱比锡，是拿破仑事业的最后转折点。总将军被迫向强大的联盟投降。莱茵河岸的一声爆炸之后，整个德国都解放了，莱茵联盟被炸得粉碎，威斯特法里亚（Westphalia）国王闻风潜逃，达尔伯格自愿在法兰克福辞去公爵的身份。流亡的王子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并在11月11日，伯爵of Hesse也离开布拉格，并在不久之后回到了卡塞尔，在那里，全体公民都欢呼着迎接他。

这些事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经商策略十分有利。拥有了自己财产的大公已经知道是谁同他们站在如此独特的立场上，为了感谢布德鲁斯的协助，将他恢复了原职。他立即着手恢复他自己的财产损失，并恢复了与德国大公们比肩的地位。这自然对他的御用银行家极为有利。

在其他方面，法兰克福的立场还有待改进达尔伯格的失势并不仅仅意味着失去了一个个人的赞助犹太人失去了这个已经把他们放置到与其他公民具有平等权利的地位的人。最后的付款还没有到期，不仅如此，组成旧贵族家庭的参议员有可能会撤销已经被高价卖出的特许权。旧自治宪法重新确立，但没有规范犹太人的法律地位这本是一个不好的迹象，它表示由于购买他们的自由的合同而导致公司正在下跌的债券的赎回遭到了拒绝。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处理这个情况，即罗斯柴尔德家族必须通过其金融业务，证明自己对胜利的同盟国中最重要的国家非常有用，这样，如果法兰克福的公民真的表现出敌视犹太人的行为，同盟国才有可能要求他们调整或改变这种行为。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一项原则是聚敛钱财，种族压迫限制的解放间接有助于这个目的的达成，因为这将有利于促进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并因此提高财政收入，这反过来能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实力。

第55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9)

在这个关键时期，最好的生意机会提供给了法兰克福公司，然而却不是由公司新首脑指挥，而是他那更加有才华的兄弟，在英国的内森负责，他在金融方面的天赋无人能及。内森现在得到了威廉伯爵完全的信任。当1812年英国的摄政王更倾向于偿还100万英镑时，内森接到指示，接受这笔赔偿，并把它投资在英国公债上。而这项交易使他立即接触到了皇室的个人财政。

由于英国是在欧洲大陆打仗的国家和自己的海外军队的资金提供者，1813年英国财政部面临了更大的资金需求。对于攒钱和将钱提供给欧洲大陆，政府官员们的任务各不一样[Qi-shū-ǒ āng]。此时他非常有必要证明，与国外的英国人利用英格兰的汇兑账单相比，作为一个已经加入英国籍的外国人，他还有别的攒钱和寄钱的方式。这个方法对英国汇率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到1813年底，汇率已经下降了1/3。

唯一负责将钱寄送到欧洲大陆的赫里斯再次向内森·罗斯柴尔德请求帮助。他的主要问题是根据英国刚刚签署的资助合同，需要提供庞大的资金，而更加紧迫和重要的是，为了最终推翻拿破仑，需要向一直需要资金的威灵顿将军提供每一笔可能的帮助，但是，由于拿破仑将他最好的军队和将军转移到德国，他能够随时进入法国领土。

尽管英国国库依然总是拼错内森的名字，赫里斯邀请他参与会议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英国官方完全相信内森提出的派送资金的既清晰又有逻辑的计划，并请他向财政大臣起草一份备忘录，解释一下给威灵顿公爵提供迅速财政援助的方法。由于威灵顿更希望能供应法国货币，因此技术问题有一些不同。

考虑到英格兰的利益和内森自己的口袋，他迄今为止的工作一直是反拿破仑的；但是，他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做着这些工作，就是怕他在欧洲大陆的兄弟会受到影响。即使是现在，拿破仑正在撤退，并很快在法国边界进行战斗，尽管他对反拿破仑的工作更有激情，他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背景，因为俄罗斯的灾难和莱比锡的失败暗示着拿破仑的势力终将灭亡。第一财政大臣兼首相利物浦勋爵和财政大臣万斯塔尔特（Vansittart）同意了赫里斯提供的计划，考虑到内森的以往经验和谨慎的态度，他们在一封秘密的信件中将计划的执行权委托给了他。

内森·罗斯柴尔德于是亲自来荷兰，由于欧洲大陆遭到洪水侵袭，法国金属货币因为封锁无法运到英国，内森便在他的兄弟的密切合作下，收购了这些货币。詹姆斯还在巴黎收购了法国的现金，并成功地将它们走私给他那在荷兰的哥哥。这笔收购来的资金因此从荷兰航运到威灵顿的总部，随着他的部队从法国西海岸不断向北推进，这项交易变得越来越容易。这样，法国的货币以黄金和白银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流向英国陆军，而这也使得在法国的英国军队有了充足的资金，与此同时，从东岸推进的盟军却被剥夺了此类资金的任何一处来源。

考虑到罗斯柴尔德兄弟的利益，这个秘密被完好地保存着；赫里斯对他以及他的国家与犹太人的关系非常满意，并且没有因为他赚取的巨额利润而嫉妒他。多年以后，内森表示，这是他所做过的最好的一次生意。

与此同时，战胜国已经到达法兰克福，并在这座城市里设置了总司令部。俄罗斯的亚历山大皇帝，普鲁士的国王和弗朗西斯皇帝在罗马神皇帝加冕的那座古城里会面。梅特涅加入了他们，为他政策的胜利而欣喜。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在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的家的所在地，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56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10)

家族依据这些来管理他们未来的行为，这并不足为奇。迄今为止，他们与奥地利的政治家从没有任何瓜葛，但是罗斯柴尔德兄弟现在是帝国随行人员中响当当的成员，他们希望能与奥地利开始建立联系。陪同梅特涅的是他们的一位老相识，奥地利财政部的副部长巴比尔，他负责安排奥地利军队的财政事务。正因为有他，关于伯爵的贷款的谈判才没有成功。尽管一开始的成功率很低，阿姆斯特因此呼吁并企图保证他和他强有力的上司梅特涅的利益。

现在每个人都在念叨梅特涅的名字。他政策的成功大大加强了他部长的地位。未来他将对奥地利的各项事宜，甚至是财政方面的事宜，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即使这些事不是非得发生在他所在的省。除了他其他出色的品质，梅特涅没有强大的经济能力，无论是对公共事务还是他自己的私人事务。他用他的私人账户花钱相当不经思考并大手大脚，他一向认为相对于外交政策，财务永远是次要的。

弗朗西斯皇帝多次拯救他的部长的个人贷款，并在之后免除了他的还款。梅特涅还经常求助于不同的银行家，其中包括诸如贝斯曼和米依兰（Mihlen）兄弟等法兰克福银行家。据考证，在1813年前，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既没有官方合作，也没有私下交往。

梅特涅意识到自己在财务问题上的不确定，因此他主要依赖他那不可缺少的秘书兼参事、出色的公关顾问金斯。这个人在1802到1803年他还在普鲁士做政府官员时就和伯爵十分熟稔，而了解他杰出的才华的梅特涅，当时是德累斯顿（Dresden）的大使正是梅特涅介绍他进入奥地利做政府官员的。

金斯在管理私人事务方面还不如梅特涅，而且不像威廉伯爵，他完全肆无忌惮地利用任何机会获取钱财，这些钱来自他可能接触到的任何人或国家——他们可能想借此获得职位或职称。不仅如此，他还利用他的笔赚取大量金钱，此外，因为他奢侈地生活，他长期处在缺钱的状态，并多次处在彻底崩溃的边缘。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伟人，诗人、政治家、王公贵族，以及犹太银行家和商人结交深厚的友谊。

洪堡对他十分了解，歌德也对他十分感兴趣。一次洪堡在给歌德的信中写道：“你也许听说，几个星期前可怜的金斯完全破产了。让他到这个地步的不是铺张浪费，而是软弱。”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洪堡的这句话不攻自破；比起金斯来，几乎没有人能够更不经思考地，大手大脚地消散他的金钱。

除了这些性格特点，金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很有天分，并且他还在英国的时候在那里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在那里学习的时候他认识了赫里斯，后者将他的几篇著作翻译成了英文，他们保持着书信来往。他还向他提及了罗斯柴尔德公司。金斯没有和梅特涅一起留在总司令部，但他依然负责着他的财务事务。

由于奥地利已经决定要将这场战争打过莱茵河，打到敌人的腹地，对于持续的敌对行动，其资金再一次告急。当前的问题是英国存在账户里的补贴转成现金。这项任务迄今为止一直由维也纳的四家银行负责，但政府对他们的服务并不十分满意，而金斯，显然是因为个人原因，和他们的交往不是很密切。因此，他写信给梅特涅说，据他了解，这四家维也纳银行没有权利进行国家的金融业务，并向他推荐了法兰克福的银行家冯·赫尔兹（von Herz）。但是这个人也被证明令人十分失望：他成功地给他自己赚了几十万，但把这些债券以不可思议的低利率出手了，因此损害了英国的信誉。至于应该由谁来负责这些交易仍悬而未决。

第57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11)

乌戈尔特（Count Ugarte，奥地利金融与财政部长）给梅特涅的信中暗示了如果有能够解决这件事的最佳方案他们可以出钱。乌戈尔特发现，过去，英国政府总是以现金和金条银条的方式发放补贴，而它们中只有一小部分通过了“商品”的渠道。然而，现在贵重金属在英国也很稀缺，因此这很难安排。

他写道：“我们不得不估计，至少平均1/3的补贴会因为汇率而损失，这也是设法尽可能提高补贴数额的另一个方法，因为，如果举例来说派送了600万，我们将只能在外实现400万。”当时奥地利最高官员之一的这一番话清晰地揭示了政府间是如何利用这些交易的，并揭示从英国到欧洲大陆，偿还这些钱能生出多么巨大的利润。

现在，对于雇佣法兰克福的公司，有了好几个强有力的理由。他们做了他们能做的，把影响力顺着这个方向转到梅特涅和他的顾问，以及胡戈（Baron von Hugel）大使这边，让他们开始考虑法兰克福的银行家。他在前一次已经写信给施塔迪（Stadion）勋爵说，在德国的所有城市中，法兰克福应该是和宫廷在金融措施方面有特别联系的。他说，在欧洲，没有一个商业中心能像法兰克福那样，能够轻易地改善奥地利的信贷。

为了使整个事情圆满，梅特涅同时收到了来自伦敦大使维森伯格（Baron von Wessenberg）的快递，他指出维也纳的四家公司不可能实现英国的汇票结算。他们曾经犯过错误——指示不止四家公司在同一天同一个市场，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购取债券，使得他们的合作能够让汇率自然升高。

帝国财政部因此损失了数千英镑，而如果由不害怕竞争对手的单独一个公司负责，这些损失本来应该是可以避免的。根据梅特涅的一项备忘录，弗朗西斯发出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再三嘱咐有关人员，如果不会招致庞大的损失，就要尽快实现英国的补贴。他还要求，要仔细调查最有利的执行程序，并补充说，来自一个值得信赖的消息让他明白那四家公司不能用一个实际的方法处理此事，而如果由法兰克福来接受这个生意将会大大获利，如果没有公司能够证明他的方法就是最出色的并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就不许进一步签署合同。

乌戈尔特要求四家银行给他寄送能够答复包含在维森伯格报告中的声明的信件，因为他本人倾向于支持它们，因为它们收取的佣金只有25%；同时，他指示在法兰克福的巴比尔向他报告，债券是否能在哪里兑换更多的现金。在这时，梅特涅介入了，也要求法兰克福能够被考虑。于是乌戈尔特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这个会议的成员自然都主张更支持四个经营良好的本地银行，因为它们的信用很高，并能更有效地加以控制，更重要的是，它们看得见、摸得着。

与此同时，帝国总部已从弗雷伯格（Freiburg）转移到瑞士，在那里，金斯加入了梅特涅。鉴于由乌戈尔特的指示，弗朗西斯皇帝觉得对于处理此事的意见冲突对现状毫无帮助。但是在1814年初的几个月，盟军部队从各个方向进入法国，而盟军的政治家们在战争之余，忙于轮番与拿破仑谈判，他们为使支持进一步战争的资金有所增加而尽力做他们能做的一切。

在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公司做着一切努力为与急需资金的奥地利政府接触，通过内森，他们知道它受到了大量来自英格兰的资金。内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并已经争取到了赫里斯的支持。1814年初，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在法兰克福成功获得了给途经或驻扎在法兰克福的帝国官员发放薪酬的命令，这笔款项是由奥地利军需官结算的。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第58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12)

此时此刻，设在弗雷伯格的军事总部已经变得资金严重匮乏。军队每个月耗费多达200万荷兰盾，因此更需要根据查乌蒙特（Chaumont）条约英国政府答应提供的更多的补贴。奥地利收到1666666.67英镑或每月支付138888.67英镑。实际上，因为盟国对拿破仑很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于3月31日进驻巴黎，支付这笔款项根本就没有机会；而在拿破仑退位后，第一部巴黎和平协议签署了。

威廉伯爵立即向皇帝，欧洲的解放者，致以他最诚挚的祝贺，并照例表示他请求获得他的损失的补偿。伯爵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个有利的榜样。他总是不以咄咄逼人的态度强求当局保护他自己的利益，而罗斯柴尔德兄弟虽然也一样执著，却总是企图使他们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这样看来，他们似乎只关心到底是国家还是个人来决定利益的所在。

奥地利已经收到英国欠它的一年之中前三个月的资金。四月和五月的付款依然被拖欠，同时拖欠的还有两笔归还给军队的价值555555.3英镑的资金，这笔汇款不得不安排。罗斯柴尔德公司为这项业务投入甚多，为了支持它，赫里斯曾向维

也纳建议，奥地利应该安排这笔钱从法兰克福送过来。内森·罗斯柴尔德认为法兰克福是德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并派了自己的全权代表驻在该市，曾经就补助问题进行过多次谈判的切维勒·冯·灵伯格（Chevalier von Limburger）与他达成了一致。他本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并在莱比锡拥有一个重要的卷烟厂，但是他更受到英国总代表赫里斯的信任。

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兄弟不断敦促巴比尔，后者仍留在法兰克福利用他们公司为奥地利政府做的金融事务为自己服务。他们现在决定，在赫里斯和灵伯格的帮助下，发动最后的“攻击”。1814年7月28日，罗斯柴尔德的两兄弟呼吁巴比尔全权代表公司，并告诉他，他们接到了来自英国总委员的全权代表切维勒·冯·灵伯格的指示，让他们去问问赫里斯关于1814年解决奥地利的英国补贴的平衡问题的提议是否可能被维也纳接受。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兄弟向他转交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他们希望在这次事件中提供他们的服务。

这封信是这样的：

阁下：

根据您慷慨赐给我们的许可，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向阁下您提供我们最忠诚的服务和阁下您以绝对的自信赐予我们的最谦卑祈求，并能够委托我们实现您在伦敦的工作。鉴于我的兄弟已经在伦敦站稳脚跟，我们很容易利用那所城市的债券，并且能享有很多优势，使我们始终持有最好的价格。阁下有机会发现，我们在伦敦和维也纳都收获颇丰，并打算在此特殊状况下为自己牟利。如果阁下能够赏一只耳朵倾听我们的请愿书，我们会最忠实地为了您的利益而服务，并保证阁下您的亲切善意能够换得很高的价值，作为我们努力和服务的回报，我们一定会对一般贸易佣金满意。……希望您鉴于我们的祈求和应得的尊重上，能考虑答应我们的要求。

阁下最忠诚的仆人，

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儿子们

不久，他们再次致函，更明确地表示：“我们顺从地通知阁下，而我们今天以利率为132的英镑付款（7月28日时只有127），并且，我们为此目的准备了20万英镑，恳请您批准我们的工作。”

第59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13)

巴比尔将这两封信转交给了在维也纳的乌戈尔特，并认为他有责任补充他的意见——他认为这项提议应该不被接受，因为维也纳的公司和奥地利的目标也都有权予以考虑。然而，他建议，就算不采纳罗斯柴尔德的建议，赫里斯和灵伯格的建议也应该被采纳。尽管迄今为止他们只大体上推荐法兰克福，并没有具体提及罗斯柴尔德公司，但巴比尔当时不知道这些建议背后的动机就是确保整个生意能够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拿到。

他不久就明白了这一点，卡尔·罗斯柴尔德没有留给他一丝安宁。8月5日，他有一次拜访了巴比尔，并陈述了他的想法，即英国汇率当时十分有利。他说，前一天，他收到了来自灵伯格的沟通，根据此次沟通，他决定提供明确并且有利的帮助，进一步实现由于奥地利而增加的进一步补贴。

巴比尔将此帮助带到了维也纳，并补充说，他对于结束这个安排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最后又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做的生意比其他公司所做的生意的总和还要多，这可能主要是由于该公司的其中一名成员在伦敦站住了脚，而另一名则在巴黎，并且，该公司已经在英国政府的账户上进行了好几次大幅度的汇款。”

赫里斯头脑里的最根本想法是内森最先提出的，这就是，鉴于英国政府对于中间人的方法的不幸经验，英国政府应该自己控制补助的实现，从而避免因努力提高英国汇率而受到挫折。虽然内森在这些方面支持赫里斯，他也在通过确立他的公司与欧洲大陆的国家间的关系而从中获利，并促使赫里斯把给三个最大国家的英国补助的汇款的人物委托给他，他同时希望，这种联系带来的结果有可能会使公司总有一天能够保证和这些国家的财政官员之间的其他重要生意的顺利实现。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确立他的公司作为四个打败拿破仑的主要国家的国立银行的特权地位。1814年8月8日一封来自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公司寄给巴比尔的信中，在不断地向赫里斯和灵伯格提供参考的同时，也涉及了关于其余500000英镑汇款的具体事项，而这是之后提议的一个敲门砖，信的结尾写道：“如果阁下准备接受这个非正式的建议，我们不会不通知灵伯格关于您的看法，而在此之后，我们会尽职尽责地提交一份更正式的要约。”

他的员工，巴比尔和财政部长斯切维格纳（Schwinger），迄今为止只与贝斯曼，梅兹勒（Metzler），或维森伯尔（Wertheimer）等公司打过交道，罗斯柴尔德公司却已经带着打倒所有竞争对手的必胜信心进入了比武台上。要约由巴比尔发出并转到了维也纳。与此同时，他向罗斯柴尔德表示，它太含糊了，很有可能不被接受，并告诉他，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银行交易主体，没有通常会遇到的风险，相反，这是基于英国总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因此是具有官方性质的。

罗斯柴尔德回答说，灵伯格才来巴黎不久，因此无法更清晰地表述他的建议。尽管在他的公司为英国政府所做过的类似业务中，都需要交2%的佣金，奥地利财政部却不用对这种交易支付任何佣金。他所希望的只是一个可以展示他代表英国皇室的热情的机会。

罗斯柴尔德对他打算在交易中使用的方式进入了细节的安排，因为他能够因此不经意地提出，罗斯柴尔德公司已经为俄国和普鲁士进行了规模非常庞大的类似业务。那时，英国需分别向俄国和普鲁士支付1000万金币和500万金币。英国同意支付这笔款项不会立即影响汇票，但是应该每月分期支付100万金币。

第60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14)

根据进一步的情况显示，如果两个国家早期需要钱，银行家可以短期提供贷款。内森在得知了合同中的这一条款之后，就告诉他在法兰克福的兄弟立即向普鲁士和俄国提供贷款。因此，贷款过后，在他和巴比尔的访谈中，他骄傲地告诉巴比尔，他的公司已经向俄罗斯宫廷提供了400万荷兰盾现金的贷款，而他的哥哥所罗门正前往柏林完成这笔重要的业务。

几天之后，罗斯柴尔德为了给巴比尔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向他再次透露说，他的公司已经收到了价值75万法郎的英国硬币，而这笔钱也是补贴的清算。

第六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秘史.txt

巴比尔于7月28日和8月1日写信给乌戈尔特，在信中，巴比尔第一次提到了罗斯柴尔德的要约，在此期间，乌戈尔特的回信寄回来了，信中说：“正如阁下理所当然地指出的，利用能够享受英国政府保护的本土公司来实现英国补助，比起利用那些不在英国政府管辖之下的外国公司，而对于这么大的生意也没有信心的公司来说，前者对于奥地利来说更加有利且安全，因为一个公司对自己的行为都无法控制，也就无法保证能够接受更加客观的资金委托。”乌戈尔特还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在维也纳贴现英国债券都更加有利，因为在维也纳，一镑价值9荷兰盾，而根据最新的报告，在法兰克福，一镑仅值9荷兰盾。他继续说：“因此，接受罗斯柴尔德公司8.48荷兰盾的报价以代替他们曾建议的20万英镑银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此，罗斯柴尔德的建议由于时间的推移被拒绝了。乌戈尔特没有能被说服，而罗斯柴尔德兄弟甚至连巴比尔也没能说服。然而，他们没有因为被拒绝而停滞不前。因为他们知道英国政府正通过赫里斯总代表，使这些金融交易能够委托给他们，而内森已经在他身上施加了他全部的影响，他们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放松自己的努力。

灵伯格带着新的指示从英格兰刚刚到达法兰克福，阿姆斯特洛就亲自给巴比尔写信：

最尊贵和蔼的副主席先生！

我们很荣幸能够忠诚地通知阁下，按照指示，灵伯格已经带着协商的目的，在国家的三位部长或军需官的陪同下，就悬而未决的补贴问题来到这里，根据您的最高领导，我们秉承极大的尊重和奉献精神，再次重申我们的要求。

阁下最忠诚的仆人，

梅耶·阿姆斯特洛·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儿子们

法兰克福，1813年8月22日

这封缺乏文化修养风格的信是由这个家族的第二代成员执笔，与其他来自公司的仅仅由公司领导之一签署的信件相比，这封信已经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与当时大多数银行家不同，这类信件在书法和风格方面应该一直是模板，也因此很容易阅读和理解——从而给政府部门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们将它视为高于普通标准的信。但是，罗斯柴尔德出乎预料地将笔拿在自己手中，而他的拼写和写作风格立即揭示了他所受到的低标准的教育。然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经商天赋中最渺小的障碍。它只引起那些同罗斯柴尔德家族打交道的外交官和上层人士的理解的笑容。

由于奥地利不倾向于接受罗斯柴尔德提出的要约，英格兰背负了更大的压力，因此决定派灵伯格去维也纳。卡尔·罗斯柴尔德向巴比尔发表声明说，关于他的公司与普鲁士和俄罗斯都有财务往来，是有事实根据的。赫里斯曾经去巴黎与国家的全权代表就补贴问题亲自进行谈判，为了说服他们转而接受内森的制度，即补助发放不会受到伦敦支出债券的影响，对双方来说，不会造成大量的损失，而是通过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兄弟悄然进行。

第61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15)

在巴黎，对巴黎非常熟悉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让自己在总代表的指挥下工作，反之，他又被赫里斯介绍给驻守在巴黎的战胜国的代表们。鉴于谈判代表需要出席在柏林的讨论，所罗门奉命从法兰克福前往普鲁士首都，并在那里进行了详细的谈判。这样，五兄弟巧妙地进行着合作，正如他们的父亲所设想的那样，为了一切事业的发展给予彼此充分的支持。

根据1814年5月28日的一项公约，法国已经承诺一次性支付同盟国2500万法郎，作为还未征收的捐款和剩下的贮藏费用。奥地利分得其中的867万法郎。法国将这笔钱以证券的形式存入账户，被称为邦斯·洛雅西（bons royaux），罗斯柴尔德公司立即在巴黎申请该业务的兑换，佣金是1%。

罗斯柴尔德一再呼吁巴比尔，只要奥地利也有关，他就要试图为他的公司保住这份业务。他谨慎地提到，他已经接受了俄罗斯的一项类似交易的委托，并说，要运到俄罗斯的250万新荷兰币已经存入他的公司。

为了支持他的建议，他带来了一份书面申请，并把有关巴黎公司的最重要业务的信件也提交给巴比尔，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的货币状况很轻松，债券可以以非常理想的利率来谈判。

信中说：“如果你觉得十分乐意利用这些非常有利的条件，并把属于皇室和帝国政府的债券的贴现委托给我们，由我在巴黎的兄弟进行这方面业务的照料。我们将一直按时向尊敬的阁下您，以通常的1.5%的佣金，支付我们所收到的证券，这样我们就会非常满意了。”

巴比尔没有回复罗斯柴尔德兄弟的信，而是把它连同自己的一些相关意见提交给了乌戈尔特，并补充说，包括贝斯曼在内的其他公司也就该业务提出了申请。

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的人们还在努力为争取刚刚提出的第三项生意而努力。在奥地利总督——比利时将军和普鲁士财政部长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占领的费用，由比利时国库以相等的比重支付给三个东部国家的9500万法郎。了解到此项安排，罗斯柴尔德兄弟中的一人当着巴比尔的面，轻描淡写地丢下一句话，说罗斯柴尔德公司近期给布鲁塞尔派出了八万拿破仑金币，并在短期内代表英格兰再向该市转交一大笔钱。

巴比尔回忆到，奥地利会在比利时收到这笔款项这个事实，再加上他刚刚听到的信息，他认为如果让罗斯柴尔德公司负责这项交易会很好，并向他们是否愿意承担此项业务。罗斯柴尔德立即承诺，在减去1.5%的佣金后，他会以法郎，金币或在法兰克福的良好汇票，支付任何一笔他在布鲁塞尔收到的款项。

巴比尔对于此类事宜完全依赖维也纳；他第一次不得不向乌戈尔特汇报，并等待他的决定。在那个时候，收到一封回信会耗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政府部门对于处理回信方面也极为缓慢。罗斯柴尔德兄弟就7月29日来自布鲁塞尔的汇款一事，向巴比尔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在计划书的最后他写道：“我们要求阁下您看我们的花费和麻烦上支付我们1.5%的佣金，这样您就不用承担进一步的任何花费。如果，在钱到达之后，我们可以为您争取更多有利的条件，我们就一定会向您提供证明我们无利害关系的证明。”

使用“无利害关系”这个短语并不完全是受到讥笑。很多时候，尤其是他们想要争取一位新客户时，罗斯柴尔德公司总是强调在交易方面它特别关注另一方的利益，而生意往往只赚取微薄的利润，有时甚至亏损，它总是更重视是否能保证将来的更重要的业务，而此类亏损也将扭亏为盈。老罗斯柴尔德向威廉伯爵申请生意时也利用了相同的原则——在他们关系的起步阶段，老罗斯柴尔德将硬币和古玩以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钱卖给伯爵。遵从了这一原则，截止到1814年，罗斯柴尔德已经开始做以百万元计的大单生意了。

第62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16)

巴比尔忠实地向维也纳传达了向他提出的所有要约，并在一个月后收到了乌戈尔特的答复。这个答复倾向于依靠本土的银行家，这对于外国犹太人来说十分不利。然而，他不能完全忽视巴比尔的关于从布鲁塞尔转移这笔钱的建议，因此他写信说，他认为罗斯柴尔德提供的要约基本上可以接受，但要他们将经手的钱的总额限制在一半以内；并且，为了避免所有的风险，他指示巴比尔去和罗斯柴尔德公司安排一下，布鲁塞尔财政部的收据应该在这笔钱以现金，或良好的债券，或提供适当证券的形式支付完毕后，再交给罗斯柴尔德。

巴比尔立即安排与罗斯柴尔德公司，以及同他们合作的康塔德（Gontard）公司见面，但他无法说服他们根据上述条款进行业务。尽管他们希望加强同奥地利的关系，他们希望至少在短时间内能够有优势处理这样一大笔款项，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可以在许多活动的范围内非常有利地雇佣它。他们也因为缺乏信任的这样一个示范而有些生气。

在巴比尔给乌戈尔特的信中，他写道：“公司的首脑们在这点上观察我，他们认为这些条件在交易中并不常见，甚至有可能损害他们的信用；当然没有别的公司能够接受类似条件，同时，他们在做生意时通常只收取相当少的佣金，因此他们不可能预付现金……特别是在他们还有其他很多机会能够让他们的资金获利更多时。罗斯柴尔德进一步说明，英国政府曾经委托给他更大的一笔款项，其他政府也有对类似信心，而黑塞的威廉伯爵的几百万荷兰盾和在伦敦、维也纳等城市投资的政府贷款也经过他的手。”

巴比尔承认罗斯柴尔德的争论大体上比较公平，但是他说，他不能将没有被大公司接受或支持的债券当作他除了财产的支票没有任何债券。他写道：“虽然现在已知罗斯柴尔德公司和康塔德公司，有非常坚实的资源，他们和其他‘二等’公司以及他们的资源一样……有着十分良好的声誉和不那么广泛的信用。”

接下来与巴比尔谈判的贝斯曼指出，他要毫无损失地做这笔生意，而且他要求更高的佣金。巴比尔指出罗斯柴尔德只要1.5%的佣金，并说贝斯曼应该认识到获得更高的佣金很难被批准，贝斯曼回答说，因为他为在荷兰的英国军队支付了大量货款，罗斯柴尔德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能够更容易地开展生意，接受巴比尔提交的申请的灵伯格也不同意接受这单生意，因为他的权力只涉及到英国补贴仍然未发放的三个联盟朝廷。与此同时，他表示，按照他接到的有关指示，他将把补助生意留给罗斯柴尔德公司来指导和监督，因为这些交易需要与一位有着广泛交易的活跃的银行家来完成该公司实际上已经为英国军队提供了相当数量的金钱，并因此比任何其他公司都更容易处理上述汇款事宜。

尽管这一新的攻势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有利，这项业务还是委托给了贝斯曼，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众所周知太多了，除了一份准时的有约束力的合同或公司债券外不需要其他证券”。在这件事上贝斯曼胜过了罗斯柴尔德，而这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公司在金融方面的伟大和重要之处，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新的，维也纳对此也并不欣赏，甚至连巴比尔，比起新兴的犹太公司，也对贝斯曼古老的基督公司更有信心。

内森对于这次失败极为恼火，但为了争取到他的目标，他更加一意孤行。不过，在此之前，乌戈尔特不得不在维也纳给新人施塔迪，让位，而巴比尔也要被接替，这一接替直到1815年才在巴黎完成。在当前情况下，罗斯柴尔德依旧勤勉地希望获得与奥地利的大生意，但仍然失败了，而他不得不利用最少的职责处理奥地利的战争委员会在法兰克福的账户来满足自己，而这件事确是为了确保其与奥地利政府财政部间的关系而完成的。

第63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17)

从上述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商业交易的性质的描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克服了由于那些日子政治条件和落后的通讯条件所带来的重重困难，主要就是为了关注哪一笔国际货币交易是他们的目标。

胡戈尔的报告详细阐述了该以何种方式，才能将8353 荷兰盾和74十字硬币（Kreutzers，旧时德国和奥地利的硬币）最安全且最廉价地从法兰克福送到维也纳，而在今天看来，他的报告读起来显得有些奇怪。起初他想把这笔钱委托给一个非委托的官员，他正好要出发前往皇城去寄送一份正式文件。但经过思考，他还是认为这很危险，委托这样一大笔钱给一个不熟悉的官员，没人能知道一路上这个人会发生什么意外，会连累他这笔钱。

经过类似思考，胡戈尔最后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并询问他们是否可以不在维也纳发行债券。罗斯柴尔德的公司答复说他们在准备发布他所说的文件，并且想让它成为即期可支付的债券，但公司说他们可以收取1%的佣金，即83.30荷兰盾，而这笔钱显然比用二轮马车送汇票要少多了。这种特殊情况能够催生获利的机会，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通过在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的三兄弟之间建立的情报交换所，很有技巧地利用这种特殊状况赚取利润。而这个情报系统将很快扩展到维也纳。

是内森想出了这个办法。尽管他是罗斯柴尔德家的第三个儿子，他越来越希望成为整个家族产业的决策者。他也越发依赖于他与赫里斯合作，虽然掩饰得十分隐蔽，但不管是政治方面和还是财政方面，两人的合作都越来越紧密，并且赚取了越来越多的利润。内森提供的服务不仅覆盖了十分广阔的领域，在性质上也各不相同。在内森的财政政策支持下的盟军和威灵顿勋爵将拿破仑领导的法国军队打败之后，内森前所未有的地扩大了自己的生意。因此，他立即利用自己的每一个机会为波旁家族服务——他们已在盟军的支持下回到了法国——从而为他在巴黎的弟弟詹姆斯铺平脚下的道路。

正在流亡的波旁王朝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国王路易十八——自1807年起一直住在白金汉郡的哈特维尔（Hartwell）。当1814年盟军入侵法国时，他较之神权更向往皇帝宝座，于是决定在拿破仑失势后立即去巴黎。然而，他没有足够的钱，他需要的钱能够不仅承担整个旅行的费用，还要让他能够相当恰当地作为一位国王出现在法国。这位国王当时向英国财政部发出申请，希望财政部能够借给他这笔必要的资金。由于需要法国货币和巴黎的票据，这份申请当时交给了赫里斯处理，而赫里斯则请来内森让他负责。

内森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及早证明自己路易十八有很大用处，远在巴黎的弟弟詹姆斯倾力相助，内森以20万英镑

的价格购得了可以在巴黎通行的票据。他将这笔钱很快交由新国王处理，从而使他于1814年4月26日在卡莱斯（Calais）登陆，并于5月3日最终进入巴黎。

尽管赫里斯在这件事上对内森相当满意，内森自己却尽量小心地掩饰着在这件事中自己的行动，将大部分功劳拱手让给赫里斯。而他则对从中获得的商业利润感到很满意，并且这次交易将他引荐给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政府，这也让他颇为欣慰。在这期间内森谨慎地发现，新登基的君主获悉了整个交易过程中他所出的份额。而这在他看来，具有重大意义：他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产业将来在法国的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64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18)

家族决定将法国的业务交由詹姆斯去管理，当时他风华正茂，不过22岁光景。老实说，他的长相虽算不上其貌不扬，但也不俊美。他看起来很像典型的犹太人，红红的头发，眼睛深陷，面色红润。不过他长着一张阔嘴，高高的鹰钩鼻，嘴巴鼓鼓的。他早年在巴黎生活的时候，几乎对所有人都是一副谦恭逢迎的态度。这个习惯显然是在法兰克福养成的，在那儿犹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但随着他一步步走向成功，社会地位日益提高，他渐渐地便不用再过看别人眼色行事的日子，也不用再对人毕恭毕敬了。而且，詹姆斯是一个极其敏锐、优秀、精明的银行家，别人评价说他的才干仅仅略微逊色于他三哥内森。至少，他和哥哥一样，拥有充沛的精力。

巴黎被占领之后，城里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活动，政府官员、外交官、银行家、商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积极投身于这些运动中间。詹姆斯在这些活动中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如鱼得水。不论在政府办公室还是在交易所或是外交界，到处都可以见到他忙碌的身影，这是他正在花大力气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他积极支持赫里斯和他的哥哥内森兑现英方提供的补助，而且不降低汇率。内森在一份递交给英国财政部的报告中成功证明了，这一新的财政举措拯救了成千上万人。

1814年5月10日签署的巴黎条约规定，法国政府负责履行相关官员要求的义务，不论在法国本土境内或是在其被占领的领土范围内。要筹集到赔款的数额，债权人觉得有必要雇佣中间人。詹姆斯担任多家银行和拥有银行所有权的组织的代理人，他还持有黑塞大公爵威廉选侯和其他一些德国小亲王的股份。他的个人生活在别人眼中是过分低调了。虽然他的生意上的来往不仅为他赢得了商业界的敬仰，也为他赚了一笔数量惊人的财富，但他却坚持住在一个狭小的院子里。内森在英国长期定居的时候，他决定最终在巴黎住下来。但他不像他哥哥那样急于安家落户，获得国籍，因为他打算密切关注法国在经历了动荡的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代之后的事态发展，伺机而动。因为当时法国不能刁难战胜国的国民，他看准了这一机会，打算在巴黎注册一家自己的公司。如遇到任何阻挠，英国这个欧洲强国随时准备向法国施加外交压力，维护其国民的利益。詹姆斯倒是真的注册了公司，也没有加入法国国籍。他的名字出现在巴黎的贸易年鉴上，身份是佩尔提埃街居民。

在两兄弟的上下奔走之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西欧已经颇有根基。不过在法兰克福故乡，公司还不得不努力赢得人们的认同，因为市民们憎恶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财源滚滚，基督徒开的公司却必须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法兰克福人因此十分愤怒。布德鲁斯公司成功地彻底击败了竞争对手。阿姆斯特丹的范·诺顿公司在与布德鲁斯公司的竞争中坚持的时间最久，但该公司仍然敌不过布德鲁斯公司对选帝侯组织的系统性宣传。1814年5月14日，布德鲁斯公司曾写信给伦敦选举全权代表洛伦兹。这封信中布德鲁斯公司写了以下的话来宣泄它对范·诺顿的反感：“受人景仰的银行家范·诺顿一定是心胸狭窄、固执己见又目光短浅之辈。举个例子来说，我因为急等着英国的援助，加上压力非常大，就从他们那里取了35,000英镑。他们便摆出一副生怕我还不起钱的样子。我希望他们现在思想开明一些了。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完全不一样。他们不但主动预付我50万，还乐意提供各种各样的贴心服务。”布德鲁斯公司当然没忘记向选帝侯传达了相类似的信息，这样一来罗斯柴尔德兄弟的对手关于黑森亲王的全部计划就完全被破坏了。

第65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19)

法兰克福的犹太居民并不害怕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大公爵达尔伯格离开法兰克福的时候，他还欠罗斯柴尔德公司一大笔钱，包括以下几项：供应法国的面粉一共22,900荷兰盾，有关富尔达的产业交易预付的71,181荷兰盾，因为还未到期的犹太纳税折算款，预付给达尔伯格的5000荷兰盾。在法兰克福被占领之后才参与市政管理的冯·胡格尔伯爵，根据罗斯柴尔德的申请将所有的债务都记入市财政预算中，激起了议会的强烈愤慨。市里的金融状况一片混乱，但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收到了索赔款。

犹太人通过贿赂争取到了一些政治权利，但法兰克福居民尤其不愿将这些平等的政治权利与犹太人分享。他们威胁恫吓的态度逼得罗斯柴尔德兄弟必须认真关注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总公司的前途。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在达尔伯格政府手中买来的一切犹太人的权利。法兰克福颁布新的宪法，如此一来确定犹太人在法兰克福的地位，是摆在维也纳议会面前的问题之一，会议将于1814年10月1日举行。选择维也纳来召开会议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点难以接受，因为奥地利迄今为止仍顽固地拒绝与他们建立密切的生意伙伴关系。其政府高层，比如乌加特，仍不能切实信任这个新兴的自命不凡的法兰克福犹太公司。更为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十分清楚在维也纳犹太人入境将受到严格的警戒限制。所有犹太人在奥地利自由经商的权利也受到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做出了以下决策：保持与奥地利预定的经济交往；他们不会受人唆使，一时冲动与警方冲突，使实现他们的计划更加困难。

出于这些考虑，罗斯柴尔德家族尽量避免将大批的家族成员派往维也纳。这个法兰克福的犹太家族派了老博尔纳斯、雅各布·巴鲁（Bornes, Jacob Baruch）、J. J. 格拉姆奇（J. J. Gumprecht）作为公司的代表。一行人遭到维也纳警方的严密监视。事实上将他们驱逐出境是维也纳皇帝亲自授命和批准的。但梅特涅出面干涉此事，阻止了有关方面执行这个命令。梅特涅阻挠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在法兰克福任大使时就认识巴鲁。但是无法确证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与这位部长有任何瓜葛或来往。

抵达维也纳的犹太代表们到处送礼。他们送给亨伯特（Humboldt）三枚举世无双的翡翠戒指，值4000达卡，亨伯特断然拒绝了，而金斯却欣然接受了这些贿赂。罗斯柴尔德兄弟当然也在这笔钱中出了一份，但他们仍然寂静地隐藏在幕后。

对王公与外交官们引以为荣的维也纳集会的全体讨论顺利进行。有时会议进入了关键性阶段。事实上，似乎两股主要势力集团一度即将形成，而且两派的分歧随时可能引发战争。拿破仑在厄尔巴（Elba）已经对会议进程了如指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回国复辟的机会。5月1日，他带着一群心腹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三个星期后，他似乎充满魔力的名字让他重返巴黎杜乐丽皇宫。路易十八和其大臣早逃之夭夭，离开了法国首都。拿破仑不但想要瓦解维也纳议会，还图谋议会代表的一些阶级会倒向他，支持他的复辟事业。但实际上他的希望全落空了。维也纳举行的谈判已经宣告破产，所有人都清醒地认识到拖延一刻就会增加一分危险，所以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这些力量一致同意对抗破坏和平的

人，决心协同作战。议程里的其他的事务都草草了结，结果是批准了一些半调子的行动计划，例如德国联邦的成立。39个邦结合成了一个联邦国家，每个邦各自独立，但共同拥有一个政府体系，奥地利控制联邦议会的权利，联邦议会的所在地是法兰克福。德国仍处于分裂状态，这对梅特涅是有利的。引发争议的问题诸如犹太问题将在联邦议会中继续讨论。同时已达成的协议在各国将不可更改。梅特涅把这些决定告诉德国的犹太居住区居民。他向他们承诺联邦议会尊重犹太人的福祉，他还将亲自敦促政府授予犹太人全部公民权利。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代表团赶紧发了一份梅特涅的声明给罗斯柴尔德公司，并焦急地盼望着从法兰克福来的消息。但提出这一问题的时机还未成熟。眼下更为重要的事情是打败拿破仑在法国境内重新集结的军队。1815年3月2日，四个主要国家重新结盟。每个国家派遣了15,000人组成联合军队，而英国例外，它派的人最少，但是要为盟军提供军费资助。

第66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20)

拿破仑最终被四国结成的统一战线打败了。因此，英国需要再次付给欧洲大陆各国补助款，还要给普鲁士和奥地利一大笔钱。普鲁士再一次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缓解，它日后出战时将力不从心。赫里斯和内森现在的活动更加活跃。快到4月底时，内森赠送给普鲁士政府200,000英镑的资助。所罗门特地赶往柏林交付这笔资助款。当所罗门得知这笔钱还不够时，他没有事先征询内森的意见，就许诺在以英国的资助做担保，再预付给政府150,000英镑，至于说到贷款的利息，他当然从中谋取了厚利。

赫里斯事后也批准了这一做法。他不仅没有提出反对，还承诺英国将承担所罗门高息贷款带来的巨大汇兑损失。他的回报并不是所罗门独得的交易的利润，而是普鲁士政府因为感激他坚定地将这笔巨债揽在了自己的头上，授予他商务顾问的头衔。这就让他的大多数对手望尘莫及了。

此时奥地利政府的金融形势发生了变化。乌加特伯爵（Count Ugarte）退休了，他的位子由施塔迪伯爵（Count Stadion）接替。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卓越非凡的政治人物，政治立场是坚决反对拿破仑。到他接任时他已深谙外交事务，但却对金融问题一窍不通。因此他搬进新办公室的时候难免顾虑重重。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非常器重施塔迪，甚至将他誉为他见过的人中最有个性的。他也在日记中写到，施塔迪自己都亲口承认金融知识少得可怜。纵然他在其他方面卓尔不凡，但与这样一位金融部长谈生意对于精明的银行家与金融家而言理所当然也是十分轻松愉快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觉察了维也纳风向的改变，加上有可能增加的新的英国贷款，他们立刻再一次亲自出马，通过赫里斯和林贝格（Limburger）四处活动，又向奥地利政府直接递交申请。

然而，施塔迪还未曾听闻过他们，加上内森的大笔业务仍故意躲在幕后暗箱操作，他对此也一无所知。所以他有关罗斯柴尔德之起源和其家族事业的整体印象还非常模糊。他猛然间注意到梅耶·阿姆谢尔和他的儿子们自称“我与英联邦代理人”并署了这样的签名。施塔迪在外事办公室向梅特涅询问了此事，梅特涅曾在莱比锡战役中位至亲王。他说他不知道他们为何要签这样的署名，财政部还不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何时、如何得到奥地利王室授予的封号的。鉴于对使用签名可能产生的种种推断，他感到自己有义务要求梅特涅对这件事提供更详细的解释。这一命令得到的回答是：“对于您关于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商业公司的皇家授权代理人的头衔的问题，国务秘书荣幸地禀告，他的部门里没有关于授予那个公司的头衔的记录，也没有对此事件的任何资料。”事实正如施塔迪想的那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获得皇家侍卫的头衔，而是获得了皇家冠名代理商的称号。他们根据法国兼罗马德国皇帝发布的1800年1月29日法令，才获此殊荣。不管怎样，这件事都说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奥地利是多么不受信任。他们在法兰克福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为了遏制他们的企业蒸蒸日上，有人曾试图将住在法兰克福的两兄弟强征入伍，并美其名曰为防止拿破仑卷土重来召集军队。他们焦急地向内森求救，内森决定借干涉之机对奥地利进行一番说教，因为他感到，如果要动员奥地利最终成为家族的客户，英国方面必须向奥地利政府明确施压。罗斯柴尔德已在这个濒海岛国建立了操纵资助款的实际独霸地位。内森找到赫里斯并将整个形势告诉了他，赫里斯说服外事办公室向奥地利驻伦敦大使馆顾问诺曼先生转达，同时诺曼向奥地利全权代表冯·胡格尔伯爵推荐罗斯柴尔德家族。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第67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21)

“先生：英国政府已特地要求我向阁下推荐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公司。该公司管理我们资助款的流动。这个公司由几个兄弟代表，其中一个在我国居住，英国政府聘请他主管该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主要金融活动，因为他享有的信任和他业务的广泛性质，他和他的兄弟招来了法兰克福银行家们的嫉妒。他们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以至于强迫他们服兵役，试图以此折磨他们。英国政府非常担心这家公司会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而且这似乎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服务。现在我决不能坐视不理，必须向您转达这个请求。因此我希望阁下承诺在您权力范围内向其公司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和保护。”

冯·胡格尔伯爵马上把这封信发往维也纳，然后在那边呈递给了梅特涅和施塔迪。这封信果然见效了：再没有人提出反对罗斯柴尔德兄弟接管资助款流动的异议了。自从施塔迪允许其属下自由出国，比乌加特批准的范围更大，州际的金融交易大体上都更加顺畅了。新任金融部长更看重让手下发挥个人的独创精神和判断能力，他觉得他们处于了解形势的更佳位置，而且当时通讯方式非常不便，依靠书信来征询亟待做出的决定的问题不太实际。这个时候赫里斯亲自访问法兰克福，他的总干事林贝格正与财政部主管斯威内尔（Schwiner）就对给奥地利的资助款数目进行谈判。施塔迪希望以硬币或金条形式收款。赫里斯坚决要求在这个问题上罗斯柴尔德尽可能获得最大的自主权。拿破仑重返巴黎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迫使他们出台新举措。全权代表和内森一直都忙得几乎一刻没有闲着。在反抗这个无所畏惧的冒险家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筹措现金，尤其是法国货币。由于四处都找不到法国硬币，赫里斯采纳内森的建议用金子铸成金币保证军队供给。6月中旬，拿破仑再次发动战争。法国人民并不是全心全意支持他，毕竟人人都渴望和平，不愿打仗，甚至能够忍受外国军队进入法国境内。然而现在法国人民又得面临流血牺牲，钱财遭殃，还得与贵族势力对抗。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战争之神似乎又在向拿破仑微笑。但就在1815年6月18日，法国的皇帝在滑铁卢遇到了命里的劫数。他被彻底坚决地打败了。随后退位，被关押，最后流放到圣赫勒那岛。

赫里斯和内森再次受到法国的仇视，于是回到了伦敦，焦急地等待战争结果。内森和他的弟弟约定彼此第一时间互通消息，一切将影响他们生意的重要事件，或关系新项目的关键问题，要么直接通报，要么通过生意上的朋友传递。内森答应奖赏往返英国与欧洲大陆间消息最灵通的船只。他还授意他在全世界的探子为他搜集将要爆发的冲突的结果的最早的报道。这些措施在当时看来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现代传播消息的工具都还没有发明，而一队送信人组成的驿站，就是那时获得消息最迅速的常用方式了。

内森的布置安排在滑铁卢战役中非常有效。他的一个名叫罗斯伍兹（Rothworth）的线人，守在奥斯坦德（Ostend）等待战果的消息。他成功地拿到了战役胜利的第一份新闻报道。揣着刚从印刷厂里拿来的一份荷兰公报，他坐上了恰好要开往伦敦的小船。6月20日早上他来到了英国首都，马不停蹄地报告了内森，后来内森又把胜利的消息告诉了赫里斯，通过

他又传到了英国政府那里。

第68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22)

政府首脑们起初半信半疑，因为他们还没有收到任何直接的信息。直到惠灵顿的亲信亨利·珀西少校（Major Henry Percy）6月21日带着战地报告抵达英国，他们才真的相信了。内森在这样一件大事上未卜先知的能力令英国政府的官员们瞠目结舌。这件事情传开之后，群众事前刚刚知道内森受聘于英国财政部，现在他们就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传说，猜想内森是怎样修习到这门学问的。他又是怎样利用这种学问的。大家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他私人养了许多家养的信鸽，又有人说他亲自参加了滑铁卢战役之后，就骑着快马飞驰到了海边。为了让故事更加富有浪漫传奇色彩，人们称他看见海边起了大风暴，但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横渡了海峡。据说内森还从股票交易市场中截获这一消息。罗斯柴尔德公司也因此因为这件事一下子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当然内森利用了最先获得的信息，在他的生意过程中确实是赚了一些钱，但罗斯柴尔德大部分的财富是通过上述的金融交易积累起来的。滑铁卢战役获胜的事情不过为家族增加了一些财富，也为以后利润丰厚的生意开辟了更宽广的空间罢了。因为英国胜利了，内森就愈加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的重心转移到了英国那里。尽管战争的风云变化只持续了六天，英国不断付给欧洲各国贷款。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遵照英国财政部的命令，即赫里斯和内森的命令，付给奥地利要求的277,777英镑，8月至9月期间，这个数目不得减少，以便奥地利可以得到全额的款项。这个命令任务表面上赋予罗斯柴尔德兄弟，但其实由英国自己承担。偿付一直持续到11月，并包括11月。

施塔迪表明了尽可能用硬币收款的意愿，这使得搬运过程十分困难，汇兑的时候也耗损了一些。由于持续的不信任，斯威内尔一奥地利在法兰克福的全权代表竟然也不能解除这种情绪。英国人特地重点驳斥了这种态度。所有这些相应的书信明明白白表示了年轻的罗斯柴尔德公司在英国已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高高在上的地位，与他们在奥地利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

1815年1月斯威内尔在写给奥地利驻伦敦的大使馆的信中说：“（对英镑的）汇兑值在11月初期还不断上涨，9号以后，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充足理由相信奥地利仍会坚持接受现金形式的贷款，他们限制了对外国人出售的纸币的购买，这样一来英镑的汇兑值就下降了，这种情况仿佛佐证了英国特派员林贝格伯爵-赫里斯先生的全权代表在几个月前曾提出过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越大的自由权，英国货币的价值就会越可能保持稳定’。”

“在这个业务往来中，和那些已经收讫的和在先前付款中全部兑现的几百万一样，罗斯柴尔德公司提供了11月和12月两期的经费。然而，虽然罗斯柴尔德公司得到广泛认可，应该成为这些交易的充分保障，但就我个人认为，我认为我必须坚持某些必须恪守的原则，以免在兑现外汇的过程中会遇到出乎意料的困难。当林贝格伯爵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公布其书面承诺，规定如果在兑现罗斯柴尔德承认的支票时产生任何损失，政府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补偿皇家和贵族财政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条款已经成立了。”

斯威内尔在以前就向林贝格表示，他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会对任何由自身缺乏稳定性造成的损失负责。林贝格在那个时候用下面的话回应了他：“我很荣幸告知您，我如期收到了您的信件。我根本不可能相信您告诉我的传言，我认为这是恶意诽谤，应该受到严厉制裁！但是为了让您彻底地心服口服，我只能再次代表政府重申一次口头声明，即使开出的支票不能兑现，奥地利政府和皇室不会蒙受丝毫损失，他们将赔偿他们在兑现上述的支票时可能产生的任何意外损失的。我首先必须指出您已经接受了这种支票，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其次罗斯柴尔德本身就拥有十分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不可能产生任何损失，就算没有政府干预也一样。”

第69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23)

斯威内尔把信的全文寄往维也纳，这封信引起了梅特涅和施塔迪的注意，他们从各个方面听闻了一些像这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高度赞誉，并更加了解该公司享有的巨额信贷。奇Qi sūu. c om书罗斯柴尔德家族信用便在维也纳完全建立起来了。从现在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奥地利便如日中天，甚至在一些与英国贷款毫无关系的行业里也十分受宠。

内森就是这样自己在幕后操纵一切，从而帮助弟弟在大陆建立了奥地利财政部的信任。这将只是之后几年内，与帝制国家的政府建立更加密切联系的一个起点。

正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海外的地位日益提高，大笔州际金融交易中的财富从四面八方涌来之时，他们还得维护在法国统治期间获得的犹太人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在故乡法兰克福为此不断斗争。尽管有维也纳议会的决议，尽管有梅特涅和哈登贝格（Hardenberg）这样的人做后台，这种平等权利仍受到敌对参议院的威胁。然而现在他们在英国获得了今非昔比的地位，所以也更有底气了。罗斯柴尔德兄弟认为这是一个为他们同胞做点积极贡献的时候了。新成立的联邦议会在法兰克福这件事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罗斯柴尔德决定获得英国的主事代表的支持。一开始，他们就想到了担任黑塞大公国选侯代表的一位老朋友威廉。他在他的辖区内已经获得一切改革，包括士兵的发型，他跟以前一样，再次在关于金融和将国家财政与英国王室的私财分离的问题上与人争执不下。

1816年10月17日，威廉指派他德国联邦议会的使节，他的金融事务主管，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一布德鲁斯，他还同时兼任了枢密官和内阁总理。布德鲁斯最近在巴黎出差，处理他主人索赔的事情，并特别向詹姆斯推荐选帝侯威廉的股份。现在他一如既往地担当了一个在选民与罗斯柴尔德之间的联络官的角色。只是现在地位有些改变，以前一直是罗斯柴尔德有求于他，现在是选帝侯和布德鲁斯要求保持密切联系。罗斯柴尔德兄弟当然没有忘记他们的大恩大德，也尽全力满足他们的所有愿望。但由于家族已习惯了与欧洲国家成交上百万的交易，选帝侯的交易仍然渐渐退到幕后。但不管怎样，罗斯柴尔德这最为重要的关系已为多方带来了收益。选帝侯在拿破仑战争混乱中将他分散的资源重新聚集起来，布德鲁斯也成为了一个十分富有的人了。罗斯柴尔德通过选帝侯委托的资金也扩大了营业范围。他们催促布德鲁斯发表声明强烈支持犹太人在联邦议会上的利益，接着所罗门和卡尔·罗斯柴尔德给普鲁士总理哈登贝格亲王寄了一份梅特涅寄给维也纳会议的犹太代表的信的复印件，并写了一封附信，内容如下：

“我们以恭谦的态度敬呈殿下所附文件，此乃犹太人居住区注定的命运。

悉知阁下近年来为居住区所做的所有事情之后，我们不禁诚挚希望您不要在此关键时刻撤销您的有力支持。仅仅这样一个举动，就可保全法兰克福犹太人的苟且生存。一切都取决于联邦议会对此问题依据公正合理的原则所提名的组委会。殿下对此施加的任何影响会有最振奋人心的结果。因此我们请求呈上我们恭谦的有关请求，请求您仁慈宽厚地向普鲁士

驻法兰克福皇家大使转达所有在附信中说明的大概意思。这是我们唯一获得救赎的方式。”

第70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24)

这封信很有必要，因为有明确迹象显示参议院有可能不会参考维也纳的决议。这个问题会影响到金融业务，因为犹太居住区在他们解放运动中发行的债券还没有偿还。犹太人只有在确定他们获得了在购买时作为抵押的权利后才愿意付款。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也给哈登贝格和梅特涅写了相同内容的信件，称他们了解到，法兰克福各阶层的居民如期获得法定的所有权利之后，债券的偿还便不会再有任何障碍。

这封信继续说：“因为法兰克福负责此事的长官们没有人愿意对此问题采取任何措施，而持有债券的人步步紧逼，要求偿付，我们谨恳求您采取必要的行动步骤，以便这些债务不再拖延下去。”

“我们冒昧希望我们谦卑的要求可以得到您仁慈的允诺，既然所需的费用早就准备好了，一旦您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之后，我们就能付款了。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临门一脚。”

付款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法兰克福市民能够保证不再质疑1811年11月28日签定的有关犹太人平等权利的达尔伯格协议，这两条市民们都同意了，哈登贝格写信告诉梅特涅他认为这个要求公正合理，法兰克福人不能提出任何合法的异议。我建议两国王室成员共同坚决要求法兰克福承认协议有效并履行协议条款。

#奇#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Count Buol-Schauenstein）——奥地利的全权代表，因此也是联邦议会的主席——与他的上级梅特涅相反，他一点也不支持犹太人。他在维也纳向梅特涅报告了他的看法，他坚持认为大公爵达尔伯格以低价向几个犹太家族出卖公民权利。“金钱交易，”法兰克福的大使写道，“仍然是犹太人用以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这个民族，永远不会与其他种族合并，只会永无止境地追求自己民族的利益。他们不久将会盖过基督徒的公司的光辉，他们急剧增长的人口不久就将遍布整个城市，结果就是一个新的犹太商贸城市将逐渐在我们神圣的大教堂旁边崛起。”布奥尔的态度最终导致他与梅特涅意见相左，但当时在犹太问题上还没有出台任何决定，所以犹太人在法兰克福的地位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书#巴黎成为了一个接手新的大生意的黄金宝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在为在这里淘金忙得脚不沾地。战胜国向法国索要了大量赔款，委派四个国家的特使确定具体交付时间并负责收款事宜。他们在奥地利巴比尔伯爵管辖的巴黎领土上会面。赔款数额确定为70亿法郎，从1815年11月1日开始，分15期付，每期46,666,666法郎，在五年内付清。

#网3在四国之间分配所获赔款立刻成了一个难题，詹姆斯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巨大利润，建议并催促他的哥哥们使出浑身解数弄到接手处理这笔法国赔款的命令。

但是罗斯柴尔德兄弟必须面对激烈的竞争，奥地利仍旧雇佣了它在巴黎的四个银行，而巴林（Baring）和其他英国的大公司正与巴黎银行公司欧瓦（Ouvard）一道致力于获得这项业务。所有的公司都巴望着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全金融界和银行业都在盘算这笔赔偿金该怎么分配，期望从中分一杯羹。

巴比尔伯爵从巴林-欧瓦公司那里得到了一个建议，但它并不可行，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据巴比尔说：“银行家坚持要求他们必须得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绝口不提向我们保证实现我们主要的目的，即在分期付款还未到期之前提供全部的抵押和预付。四个维也纳公司与德国并没有什么交往，利用它们来做这件事也不太实际。

第71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25)

因此问题在于信使公司——横跨大陆的邮政服务商——是否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或是否需要依靠银行作为中间人。”

战乱刚刚结束，公路上非常不太平，所以巴比尔对采用第一个办法感到十分担心。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邮政公司曾在一次邮包被劫之后，宣布拒绝承担“军队的抢劫”造成损失的责任。

巴比尔是这样向施塔迪报告的：“我收到消息，称法兰克福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和康塔德（Gontard）已经为符腾堡（Württemberg）政权承担将遗留在法国的资金转出的全部风险。他们的服务也将得到总额1%的报酬。这个数目正好是雇佣信使公司的花销的两倍。我还听说他们在将钱运送到俄国境内的业务中抽成1.25%。我提议由他们自主承担风险，代理我们的汇款，佣金为1%，其中包括所有的费用。但他们坚持声明花销和风险太大了，这点佣金根本不够。和他们长时间的谈判之后，要么答应他们要求的佣金，要么采用便宜但不安全的汇款方式——信使公司，我别无选择。信使公司固然更便宜，但如果任何一笔汇款出现差池，就会让这种汇款方式贵得离谱了。”于是，巴比尔与罗斯柴尔德和哥恩达德公司秘密会面，拉近了关系，在1816年1月6日，他们就第一笔发往科玛（Colmar）的价值2,200,000法郎的汇款发出了决议信。

“请允许我们，”他们写道，“保证我们将同心协力将此事办好，让您完全满意。因为我们不能估量其中的费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减少佣金。但我们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今后汇款的过程中负责尽量减少花费，降低佣金。我们斗胆请求阁下通知我们预定的付款日期。以便我们能给您最优惠的报价。”

这两个公司将承担在运送过程中所有的风险，负责把这些钱从巴黎运送到科玛，事成之后得到1.25%的佣金。但这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困难，因为他们并不用真的汇款，而是动用他们已有的关系网在收款地获得相应的数目。这样他们就不必冒任何风险，就可以得到这笔高额的佣金，而且是纯利润。

这个汇款系统运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科玛总司令弗里蒙特伯爵，认为佣金过高，出面干涉，还企图以军中信差的形式把生意抢过来。但他这样干了两个月之后，他承认自己失败了，而且竟是他自己要求这些汇款和军官的工资问题重新由罗斯柴尔德和康塔德公司执行。因为他亲自验证了这是法兰克福范围内军事汇款的最可靠的方式。

他们的业务并不仅限于此。罗斯柴尔德和康塔德公司还接手法国赔偿给维也纳的高达数百万的快速付款，最重要的部分是由厄斯克（Eskeles）和盖米勒（Geymuller）委托的。尽管，奥地利政府仍给四个奥地利公司下大量定单，但他们在与罗斯柴尔德和哥恩达德公司的竞争中必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得到一小部分的利润。竞争是极端激烈的。罗斯柴尔德兄弟最终还是争取到了奥地利在巴黎的财政代表巴比尔。巴比尔对他们的态度到那时为止一直是保持中立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及与之共同进退的法兰克福银行家的热情支持者。这种转变在他与施塔

迪伯爵的来往信件中得以体现。伯爵以一种彻底公事公办及公正无私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施塔迪体会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汇寄财政津贴一事中竭诚的帮助；内森知道大臣从英格兰可以深知他们所做的努力。拿破仑被关押在圣赫勒拿期间，财政津贴的发放完全停止了，所以再也没有必要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高级机密了。既然越多的人知道那些巨额款项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经手解决的就越能够为他们赢得信用和名声，内森就认为没有必要这样保守秘密。

第72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26)

我们必须牢记在1811年10月到1816年10月这段时间内，经过哈里斯手中的钱不少于4250万英镑。几乎一半的钱由内森和他兄弟们作为中间人发放到了欧洲大陆各种各样的收款人手中。在由其子出版的哈里斯的回忆录中，收录有准备寄给一些高层官员信件节选的。其中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时哈里斯都不吝溢美之词。当然在称赞罗斯柴尔德家族时，哈里斯都在间接用他的名誉来做担保，因为他终究要对此负责，并且不得不承担任何失误所带来的谴责。

赫里斯写道，很可能就是罗斯柴尔德先生和他兄弟们的银行的功劳才使得他能够如此成功地开展兑换业务。他说这些先生们应该得到最多的感激，因为他们如此全身心地投身于公共服务中，并且，他们已经光明正大并光荣地赢得了他们理应得到的回报。

赫里斯理所当然地强调他总是把内森牢牢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下，从来不允许他在没有得到自己口头的同意之前采取任何行动，并且总是要他和自己呆在房间里；但是他也在一封写给国库大臣的私人信件中提到正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先生，他才得以没有错过这次机会能亲眼目睹他开展这些服务时的技巧和精力，是如此的低调，正是这种处事方式才使得汇率没有遭到极坏的影响。即使我们认为赫里斯的评价是带有偏见的，但无疑内森从他开展的意义非凡的金融服务中为他个人谋取了丰厚的利润，这是事实。

奥地利财政大臣施塔迪伯爵正好准备要负责把他国家的经济彻底重整得井井有条的任务，减少纸币发行量，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奥地利的公共债务。他需要一大笔现钱来实现这些目标。他寄希望于从法国的战争赔偿中奥地利所占的份额中得到这笔现钱，但是由于付款采取的是在几年时间内分期付款的方式，并且他急于得到这笔钱，他决定要试试利用税款来筹些钱。

于是他从来兰写信给在巴黎的巴比尔：“今后几年，在赔款安全到位的前提下，如果殿下您收到任何援助，我认为应该把它们列入考虑范围，因为它们有利于我们尽早获得确定数目的财政款项。”

巴比尔这样回复他的大臣：“因为这种援助只能指望由资产十分雄厚的银行来提供，我设法和罗斯柴尔德的公司联系了一下想介绍这个项目给他们。但是它没有给我答复。然而不久之前年轻的罗斯柴尔德又和我说现在或许有可能设法把战争赔款中英在今后四年内付给奥地利的份额一次付清，假如我有必要的权力来负责运作这件事的话就有可能开始进入谈判阶段。我让他把他的建议写下来，但是他的回答是他不会把它写下来，除非有一名完全由奥地利指派的长官参与这次谈判。

现在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我不得不认为这个计划只是罗斯柴尔德单方面提出的试探性的建议，如果我们的伯爵对此表示出兴趣的话，他们就会试着为这个计划找人合伙。……罗斯柴尔德提到了高达40%的巨额贴现。”

巴比尔强调企业家会投机获取巨大利益及罗斯柴尔德提到高额贴现就是为此开路的事实。巴比尔估计这笔提前支付的赔款至少会导致20%的损失。他提到要特别考虑如何使这遭受的超过20%的损失物有所值。

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提出的条件实在是太高了，在这笔交易中被抽走的利润绝对是巨款。但是罗斯柴尔德和他们的生意伙伴们都暗示会立即用无数的法郎现金来支付，他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这表明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界的实力是多么的雄厚。在金融交易领域中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种程度，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试图利用它们现在的有利形势。

第73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27)

奥地利急需钱，并希望从罗斯柴尔德兄弟的提前支付中得到好一点的待遇，这使得施塔迪做了个聪明的决定。他要把这个受出身拖累又想设法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家族置于一种特殊的义务中。在津贴交易的结论之后，罗斯柴尔德兄弟老是要在法兰克福的巴伦·冯·韩德尔（Baron von Handel）和斯科维纳（Schwinner）向皇室举荐他们的效力，斯科维纳又把这件事交给了财政大臣施塔迪伯爵。施塔迪欣然利用了这次机会。

1815年准备好的这笔津贴总额达到了约180万英镑（150万荷兰盾），维也纳的四家贴现所贴了总额大约275万荷兰盾，奥地利政府付给了每家贴现所1%的佣金。然而，这笔钱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快速到位，奥地利政府被迫要求这四家银行业务公司把支付提前。他们为此提前的支付又要付6%的利息。当英国政府同意大笔支付这笔钱并且通过罗斯柴尔德的公司来提前支付几个月的分期付款时，奥地利政府大大地松了口气。因为这样一来奥地利就再也不用支付任何佣金了，于是就节省了1%的钱，同时也为每笔提前的支付省了6%的钱。

在财政大臣向法兰西皇帝做的报告中，有如下这段话：

施塔迪伯爵殿下将会赞成这笔交易的进行方式真是值得敬佩。在这次的接触中，既然梅耶·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儿子们在法兰克福的银行业公司为确保英国应得的赔款能够按时支付出了大力气，而且在现在的情况下也许有必要和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有更深的交情，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推荐这家公司来经手这次交易。……这家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源并享有更多的信誉。因为英国政府在进行多数大型的金融操作时都聘请它并为之提供所需的资金，所以它能够承担对在欧洲大陆的的人来说过于庞大的交易。

对这笔津贴交易的一项核算表明，单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支付了12203822.43费罗林，合1442000英镑。当时负责法兰克福津贴支付的前任高级委员的报告显示，罗斯柴尔德总是按时付款，|奇*.书*网|在不同的场合，比如在兑换外国硬币和纸币时，他总是表现出提供帮助的最大愿望，并且不要求任何过分的回报。

在津贴交易得到实施之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希望殿下您能够公开表彰他们为此所效的力。我们已经就表彰的形式询问了

第六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秘史.txt

高级委员斯科维纳的意见。他和格兰兹警局指挥官，当时也在法兰克福的高豪森商量过了。……高豪森建议议会领导人应该授予皇室和皇家参赞的荣誉称号，就像因为类似原因授予在哈瑙和斯图加特的考拉兄弟和其他以色列人的称号那样做。另一方面，贵族称号的授予也许会激起基督教银行业公司的嫉妒并且可能在现在引起一种特殊的敏感，因为犹太群体在法兰克福的公民权利问题正在讨论。

高级委员斯科维纳并不建议授予皇室或皇家的称号，因为这个称号通常授予杰出的公务员。他赞成授予皇家贵族称号，并相信警察局长也不会对此感到担心。从那以后，罗斯柴尔德就不断地要求得到一些表彰来激励他自己和别人。

施塔迪伯爵恳求扼要重述一下：罗斯柴尔德提供的帮助并不合适授予一个称号，但是公民勋章又是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的。鉴于他所拥有的财富，奖励他钱或者值钱的东西就更不合适了。不论何种形式都关系到授予者的高贵身份，所以要慎重考虑。施塔迪伯爵的意见是把官衔作为奖励更为合适，但是由于在罗斯柴尔德名下已经有了很多官衔，一个官职是不能够取悦他的。施塔迪伯爵于是请求殿下您隆重地授予这两兄弟在这儿的永久居民资格，德国世袭贵族称号，免去所有税务来向公众表示殿下您对梅耶·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儿子们在法兰克福的银行业公司所做的贡献感到十分满意，并且将指派他，施塔迪伯爵给这家公司送去表达您满意的信件。

第74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28)

这份报告被送到了私人顾问巴通·冯·利德尔（Barton von Lederer）的手中。他是国务卿及掌玺大臣兹奇伯爵（Count Zichy）的得力助手，并且在1809年陪同皇帝逃出拿破仑手中。这件事使他得到了信任和宠爱。当继维也纳国会之后奥地利政府进行重组时，兹奇被调任为处理所有重组有关事务的中心办公室主任；他就有责任考虑各个部门的建议并就这些建议提出自己的看法。尽管施塔迪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帮助十分热心，但是相比之下利德尔并不为所动。他认为他们不过是只在乎自身利益，会赚钱的投机家族，因此他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他强烈反对授予他们贵族称号。在报告的开头，他根据罗斯柴尔德家的实际支付的总额，做出了一份在滑铁卢战役前后英镑的浮动。

在1814年间，如下：英镑（银币）平均值8 f1（弗洛林） 11 1/8 x

1815年，滑铁卢战役之前……7 " 42 3/5 "

1815年，滑铁卢战役之后……8 " 50 3/4 "

1815一整年……8 " 23 1/2 "

1814和1815两年……8 " 21 3/4 "

利德尔的备忘录还写道：

现在，我对财政大臣提出的奖励罗斯柴尔德兄弟的建议不做考虑了。这其中有两个问题要考虑：

1. 在这次交易中，他们有没有给奥地利的财政带来利益，如果有，这些利益又体现在哪儿呢？
2. 这些利益怎样才能得到适当的认可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直到1815年6月罗斯柴尔德的公司才被英国政府聘用为金融机构，为之处理津贴到位的事。它替英国政府看管这些钱，无疑为此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授权，它负责保持英镑对欧洲大陆货币的汇率，使之有利于英国并增加这种优势。罗斯柴尔德的公司从来就没有权利要求奥地利在影响了英国政府利益的付款中委托他们。这件事它处理得很漂亮，它按照了英国的意志办事值得英国政府的嘉奖。在滑铁卢战役前后交易资金的汇率表明了他们的成功有多少是由于侥幸，有多少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做到按时按量地付款，罗斯柴尔德家族只不过是尽了本分而已。甚至对于斯科维纳提到的他们把本应由奥地利政府支付给在法兰克福的总督及其国防部的钱从赔款中去除掉，但并没有在这些交易中所要任何佣金，我认为对他们的信用并不能说明什么。英国已经一次性支付给它佣金了，并且对于它来说，把付款分别付给各个部门并不会比把钱全部付给法兰克福的财政总局难。不论怎样，我不能想象一家银行公司会不求回报地做生意。商人为了赚钱才做生意，他不能假装尽到了他实际上没有尽的义务。

施塔迪伯爵认为为了长远利益应该维护一家享有如此信誉的公司的好心。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授予罗斯柴尔德家族任何表彰怎么就能够维护它的好心。他们以后也会为奥地利财政部处理生意的。即使是殿下您已经表彰了这家公司的老板之后，如果他们看到有利可图时，就会和我们做生意；无利可图时，他们就只是为我们做生意。

资产负债表是决定一个商人的心态首要且最有力的因素。可是，既然罗斯柴尔德的公司为奥地利财政部进行了如此大量财政交易，进而节约了佣金的支出，我认为合理且又符合陛下您的威严的做法是向罗斯柴尔德家族两兄弟证明您所给予他们的恩惠。

第75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29)

在这一方面，我不认为应当授予他们世袭的头衔，因为遮掩的头衔应只能授予在位的官员。而在这一案例中，我们要特别考虑到罗斯柴尔德兄弟是以色列后裔。曾经确实有过这样的案例。陛下将以色列人升至奥地利贵族的官衔，像巴伦·阿斯坦纳（Baron Arsteiner）和里特·冯·厄斯克斯（Ritter von Eskeles）。

另一方面，法兰克福犹太人提出取得完全公民权利的要求正在讨论中。尽管在议会的谈判结果还悬而未决，我不敢断言是否应该授予犹太商人某些荣誉，我还是建议，如果陛下倾向于采取施塔迪伯爵的提案，就要首先确定外事大臣的观点。我个人认为最适宜的做法是陛下赠与罗斯柴尔德两兄弟每人一个金质鼻烟盒，上面用钻石镶嵌出陛下姓名的首字母。陛下可以向施塔迪伯爵询问这样一份礼物的货币价值是多少。

兹奇（Ziche）伯爵审查了以上这个备忘录并将其上呈国王。伯爵评论说冯·利德尔（von Lederer）的观点是合理的。但他还是不能马上同意拒绝接受施塔迪的提案。他建议应该让梅特涅亲王发表一下意见，因为他最了解法兰克福以色列人的情况，而且考虑到罗斯柴尔德的公司确实为王室金库有过帮助。

弗朗西斯国王于是正式要求梅特涅亲王发表他关于施塔迪的提案的想法，还问他法兰克福犹太人现实的状况是否要求通过政治上授予官衔的方法来将犹太人的公司加以区分。

这件事因此就要由梅特涅来决定了。就像前面所说的，他很了解法兰克福犹太人，另外，他也赞成施塔迪做出的这个提案。梅特涅口头向弗朗西斯国王报告了他支持分封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贵族。

考虑到施塔迪的提案所依据的财政和政治上的重要因素，以及梅特涅的再次强调，国王批准了，尽管他觉得小贵族们会对封外国犹太人为贵族产生非常复杂的心理。1816年9月25日从斯传布鲁姆（Schonbrum）颁布专利书授予阿姆斯洛和所罗门贵族官衔，作为帮助实现英国补贴金的报酬。

同时，有人向施塔迪指明另外两个兄弟，卡尔和詹姆斯的帮助在实行计划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或许会觉得被忽视了。于是，几天之后，施塔迪建议这两个兄弟也应被封为贵族。弗朗西斯国王于1816年10月21日在议会上颁布了这样的法令。

这一文件一经签署，乌戈尔特就将事情计入维也纳官方公文中。施塔迪感谢了他这样做，因为这表明了他对整件事的重视程度。同时，他告诉乌戈尔特他已经让罗斯柴尔德两兄弟呈一个贵族盾徽的设计，并让他们说明是否愿意接受贵族的称谓。

施塔迪向乌戈尔特说过授予贵族官衔的原因就像他在呈给国王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他补充道：“然而我认为专利书不应该将罗斯柴尔德兄弟提供的帮助写得太过详细，只要有个概括的陈述就可以了，大意是由于阿姆斯洛和所罗门两兄弟在1815年谨慎且及时的完成了英国补贴金的交易，并且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诚意，乐于提供他们的实际义务外的帮助，国王陛下甚为感动，如此云云。”

根据施塔迪的要求，罗斯柴尔德兄弟呈交了一个贵族盾徽的设计，随附上一封所罗门的亲笔信解释他们的设计。信的内容如下：“第一部分，金色，一只黑色雄鹰，右边为红色盾面（参考奥地利王国和皇室的盾徽）；第二部分，红色，一只天然色彩的，头向右前方，抬起右前腿行进的狮像（参考英国皇室的盾徽）；第三部分，一头跃立的狮子（参考德国黑塞人选举徽章）；第四部分，天蓝色，一只携着五支箭的臂膀（标志着五兄弟的团结）。”

第76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30)

徽章的中心是红色的盾牌。右边是兽形图，是象征忠诚的灵缇犬左边是兽形图像，是象征虔诚和满足的鹤。上方的饰章是一顶上方有黑森狮的冠冕。

在上呈设计时，罗斯柴尔德兄弟说因为他们四兄弟居住在不同的国家，他们每个人都应有各自的贵族专利书。设计被适时的送到宗谱文章院（当时在奥地利）要求其审查。学院答复说他们没有反对准备四份专利书的理由，但有必要万分谨慎，由于各种原因，在涉及到犹太民族的成员时，尤须如此，特别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贵族的特权。学院还说，尽管一般的费用免除了，他们还是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应为他们的特许权支付150金币，且考虑到授予他们的极大殊荣，他们不能对此费用表示不平。

至于盾徽，报告接着说：“他们要求有一个冠冕，中心盾牌，扶持盾牌的兽形图像，英国的狮像，还有黑塞狮。根据纹章学的规则，绅士，只有权拥有一个头盔；他们的建议完全不可能通过，因为如果那样，就没有用来区分更高的头衔了，冠冕，兽形图像，中心盾牌，只适用于贵族阶层。再者，没有政府会允许使用其他政府的标志，因为贵族头衔是授予本国王孙和为国家服务的人的。狮子只是勇气的象征，不适用于此次申请人。”

宗谱文章院的建议被详尽的采纳了，而他们适时上交的设计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今后一些年的盾徽，这被记入了1817年3月25日的专利书中。尽管受封只是给了他们一个卑微的“冯（Von）”称号，新的职衔还是有不小的分量。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在当时，更高的贵族几乎在欧洲各国都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占据了一国的所有最高职位，与其他公民相比，他们在财政上处于最受惠的地位。对于一个在他们出生城市要努力争取地位的犹太家庭来说，罗斯柴尔德家的王室专利书是一项尤其罕见的殊荣，这使他们在争取社会认可的道路上朝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一旦贵族阶层从他们的不快中稍有恢复，罗斯柴尔德兄弟就更容易在社会上发展。

这一事件自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奥地利的政治家们的关系大有帮助。他们没有接管摊付所有的巨额法国赔款的事，但却也支付了部分赔款。他们还将资金转到科玛（Colmar），将更大笔的资金投入梅因茨（Mainz）建造军事堡垒。

奥地利拥有俄国30万荷兰币的债务，这是由于奥地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向俄罗斯军队提供了贷款，因此奥地利在罗斯柴尔德的法兰克福公司提取1817年12月和1818年1月到期的账单。为了答复巴比耳的要求，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回了一封考虑周全的信。信中说他不能接受账单，因为仍未受到俄国财政部长的指示。

“可是，”他写道，“如果由我接受这些账单是您阁下的愿望，如果您仁慈的阁下能确保这些账单是符合章程的，并且我将收到俄国皇家财政部的报告，那么我很乐意随时准备去这样做。”

罗斯柴尔德兄弟进一步表示愿意同康塔德（Gontard）一道以5%的利息，19%的回扣于前期几个月提供30万。他们说：“如果阁下认识到此提议的合理性，我们将深感荣幸，并且会十分谨慎的向阁下保证，我们最大的愿望始终是向贵国王室进一步证明，为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将保持不变的热情。另外我们随时准备对提议做出修改，如果阁下需要改变交易率才有理由接受提议的话。”

第77节：第三章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31)

巴比耳支持罗斯柴尔德的提议，抨击了四个维也纳公司，并注意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他看来工作得更有效益。但在维也纳计划已经改变了，只有在账单到期时才要求支付，于是关于如何将金币运送到维也纳也都咨询了四个维也纳公司和罗斯柴尔德与康塔德公司。

罗斯柴尔德兄弟说明了他们的情况，接着说道：“如果以后国库想要提前接收上面提到的30万金币，我们随时准备着提

供。但是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预付，阁下就会发现，答应我们提出的1%的回扣加上每年5%的利息并非不合理。如阁下认为以上多项提议是公正的我们将深表荣幸，并深信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是多么希望继续有幸得到国库的信任我们已尽了自己的力量做了所有可能的努力。”

这些信显示了罗斯柴尔德兄弟的智慧。他们设法用礼貌的语言写出提议，也表明了他们总是如此关切的表达他们的观点，就好像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自己有用处，而另一方则会获得所有的利益和好处一样。

在努力得到奥地利海关这笔生意的同时，罗斯柴尔德兄弟没有忽略其他的国家。由于法国的“贡献”，类似的贷款事宜也向普鲁士与俄罗斯提出来。1817年2月，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给普鲁士贷了几百万款。的确，黑塞的选帝侯威廉在这件事上做了不少贡献。罗斯柴尔德兄弟仍然与他们的赞助人或同其他公司一道进行一笔笔大规模交易。但很快五兄弟就单干了。一个接一个的大公司先于他们开始衰落、倒闭。

他们现在又要关心怎样保住他们在法兰克福的地位了。犹太人团体（当时对议会会有影响的）已向哈姆伯德（Humboldt）男爵提出相互协助的要求。罗斯柴尔德还请求年轻的德国法律英才，政治家塞尔威特·乔丹（Sylveate Jordan）利用他对在法兰克福早年就认识他的布奥尔（Buol）伯爵的影响力。

因此乔丹写信给布奥尔说：“罗斯柴尔德银行家是欧洲最富有的银行家之一，他什么都不愁，除了他是一个犹太人这件事。他一再恳求我将广大犹太人的利益委托于阁下，尤其是他的家族。哈登贝格（Hardenberg）已就此事向哈姆伯德（Humboldt）发出指示。法兰克福参议院决定将他们限制在犹太人居住区，这对身价百万的银行家来说自然是令他厌恶的。”1816年12月中旬，一份打印的备忘录被送到议会。这份备忘录有不到13个附件，是关于犹太人的公民权利的，签署人中有阿姆斯洛、詹姆斯，还有法科布·巴拉茨（Facob Barach）和老伯涅斯（Bernes）。

同时罗斯柴尔德兄弟刻苦地在外国做工作，夸大他们在当时的居住国的影响。在奥地利，他们的坚持获得了很大成功，因此他们在那儿就加倍的努力以获得更多的荣誉和头衔。不久他们就意识到良好的社会关系对他们在各国的生意最有用，但在伦敦和巴黎，他们正是在这一点上遇到了很多困难。

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德国移民犹太人进入社会高层十分困难，即便他们很富有。詹姆斯到目前为止是做得最成功的，在他自己的豪华宴会上，他已经开始款待一些外交家了，比如奥地利大使温森特（Vincent）男爵，甚至有一次请了一位皇族血统的王子鲍尔·冯·沃特姆贝格（Paul Von Warttemberg）。但他的邀请也被回绝过很多次。

内森和詹姆斯忽然想到可以让奥地利授予他们名誉领事的身份和职位。一旦接受这样的提名，他们将或多或少成为外交圈的一员，那时很多现在紧闭的大门必将向有官员身份的他们敞开。另外一个像奥地利这样的欧洲大国的领事头衔在当时一定会提高他们在商界的威望和信誉。他们向在法兰克福的阿姆斯洛写了一封信，请他帮他们在维也纳获得头衔。阿姆斯洛立即写信给了梅特涅：

最尊敬的最仁慈的王子殿下！

我们曾有幸在多次得到殿下您最仁慈的好意的认可，我们因此怀着最诚挚的敬意，胆敢提出以下建议。我们的兄弟，即巴黎和伦敦分公司的主管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和内森·罗斯柴尔德对我们家族最近所获得的殊荣及高升为贵族等级非常荣幸。感激之余，他们热切希望能为奥地利政府贡献他们的力量。如果他们中有一人能被奥地利授予名誉领事，这样一个跟巴黎和伦敦正空缺的职位提名，那么他们会觉得找到了满足这些天然愿望的方法。

我们能否得到职位取决于王子殿下您的提名，因此我们十分谨慎的写信请求殿下，殿下您或许愿意帮助我们达成这样的愿望。奥地利政府会发现我们几兄弟是最忠实热情和孜孜不倦的仆人。我们已与法国和英国政府建立联系，这使我们不管从总体上还是从个别的案例中都更容易对奥地利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有所帮助，对此我们很是荣幸。我们很高兴以这样荣耀的方式谋得一职，获得如此殊荣。

阿姆斯洛同时给施塔迪写信说明他请求将他两个兄弟提名为领事并不是因为想要获得更多的荣誉，而是真诚的要证明自己给奥地利政府提供更多的帮助。他确信他的两兄弟与其居住国政府建立的关系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尤其在商业问题上。答应他们的请求能使他的整个家族以更多种方式将他们的力量贡献给奥地利的商业。

卡尔·罗斯柴尔德还恳求了做生意中认识的兹奇伯爵，告知他驻伦敦的奥地利大使厄斯特哈兹（Esterhazy）王子已致函梅特涅支持提名内森，请求他也助一臂之力。兹奇将罗斯柴尔德的信转交给梅特涅，并说虽然这件事无关他管辖的省，但他斗胆注意到这个公司好像已为奥地利国库做出了诸多贡献，将来也会通过其财富和影响力尤其是在伦敦的影响力资助奥地利。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这些请求才被答应。奥地利国家机器运转十分缓慢，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或难题，需要花多年时间才能解决。这只有通过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议会时期与梅特涅和金斯建立起来的紧密联合，才能扫清障碍，因此3年后获得期待中的提名，没有更进一步的阻挠。然而，在达到目标之前，他们需要克服一连串的艰难。

但是罗斯柴尔德兄弟朝着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努力前进，不管出现什么困难，也不管在那些岁月中，他们的耐心经受了多大的考验。最终，他们如愿以偿。在推进事业的过程中，他们所做的不懈努力和永不放弃，不为冷落怠慢而气馁的精神，使他们取得了命中注定的独一无二的成就。

《完》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手机电子书，请登陆奇书网--Www.Qisuu.Com